



武俠小說

河朔英雄

續集

黃白  
英羽  
著

正氣書局總經售  
新出版

武俠小說

河朔七雄續集  
目次

第十一章	鎖龍坡俠僧除怪	一五七
第十二章	劉露秋毒計陷朱文	一七三
第十三章	朱建武避難入空門	一九〇
第十四章	鎖龍坡朱意明復仇	二〇六
第十五章	解紛爭一劍和羣友	二二三
第十六章	石炎輝爲女擇東床	二三九
第十七章	石玉芝力戰尅三怪	二五六
第十八章	朱復比劍聯姻	二七三
第十九章	懲惡婦石烈施威	二八八
第二十章	洪旭東臨危悔前過	三〇六

武俠  
小說  
河朔七雄續集

黃英  
白羽合著

第十一章 鎖龍坡俠僧除怪

賀爺於上來至樓門下面，在兩邊門框上本就一邊嵌着一條金龍，張牙舞爪，雙角齊出。賀爺將左門框上那條龍的犄角用手一按，就見那個銅鐵罩兒，向上一起，回到屋頂之上，由屋頂開了一個圓洞兒，那個罩兒縮入圓洞之內，拍的一聲，由洞內飛下兩條皮套兒，不偏不正，恰巧套在那個人雙肩之上，皮套一收，生生將那個人拖離地面。賀爺於是走到近前，將那两个人的香包解下來，捆上二臂，又將皮套摘下來，一鬆手吃的一聲，兩條皮套、縮回屋頂，復又劃着，各部消息俱都未動，於是對陸貞說道：「二哥你先把這位英雄請回正心堂內，我收拾收拾消息，然後回去。」陸貞點頭，帶領莊丁們那個被擄的壯士，下了十八層台階，出了二道門，順着甬路，出了大門，一直奔正心堂來了。工夫不大，來到正心堂外，陸爺進了正心堂，尹大爺說：「二弟是那位老義士困在樓上。」陸貞說：「樓上困住的並不是我們的人；後來才是一位，我們不妨將他叫進來問。」說着就要叫莊丁，只見賀星明由門外進來，陸爺說：「三弟收拾好啦嗎？」賀爺說：「妥當了，只是那個做人得另換一條胳膊，那只好過幾天再說，可是那個被擄的人怎麼樣了。」陸貞說：「我們將要叫他叫進來問，三弟你就來了，你先坐下休息。」一回頭對莊丁說道：「你們去把被擄的那位請進來，我問問他。」莊丁答應，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只見推推擁擁由外面推進那個人來，陸爺令莊丁搬了一個凳子，說道：「朋友你先請坐。」只見那個人一言不發坐在凳子上，邱爺四位一看，不認

識，起先一聽鐘響，還真以爲是東方七爺在樓上被困，不由的提心吊膽，現在一聽可就放心了。這時候就聽賀爺說道：「朋友貴姓，我們素不相識，又沒有冤仇，爲什麼半夜三更來攪鬧我的宅院。」就聽那個人說道：「朋友某家既然被獲遺擄，請你或殺或剮，可不許用言語刻薄我，你們如若用言語奚落，可別說我罵你們。」賀爺說：「朋友，我並沒用言語刻薄你，你何必着急，我不過請問你的姓名，我們並不認識，你爲什麼攪鬧我的宅院，難道說這就是刻薄人嗎。」那人說我既被擒，只求速死。你們問我的姓名作什麼，陸爺說：「朋友，你這個人，可真難說話，我們不是沒有說要殺你嗎，爲什麼你口口聲聲，只求速死呢，常常說的好，天下人交天下友，我們問你的姓名，自然有個心意，你何必這麼不說呢，難道說閣下是無名氏嗎。既然相遇全是有緣，問問姓名，又有何妨呢。」那人一聽，說道：「朋友你既然要問，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家住陝西華陰縣，四賢莊姓白名敬字子謙，江湖人稱銀白熊，題我你不知道，題我的父親，不敢說人人盡知，你們總有個耳聞，他老人家單諱一個哲字，字是天俠，江湖人稱，紅眉劍客。」陸貞一聽，呵了一聲，說道：「原來是少劍客到了，這可怨我們無理，太對不起朋友了。」於是站起身形，一伸手把繩子解開，說道：「請白兄千萬別怪，先喝盃茶休息休息。」家人一看趕緊斟過一盃茶來。白敬一看，把手一拱，說道：「不怪江湖傳說尹家林，六傑士義氣深重，果然話不虛傳，我這裏先謝謝衆位。」陸爺說：「白兄不必客氣，請坐吃茶，我們還要談一談呢。」白敬說：「在座的衆位老少英雄，我白某出世年淺，全不認識，請莊主給我介紹介紹。」陸爺這才把本莊的各位莊主連自己全說了姓名，白敬對大家互道傾慕，陸貞又把邱二爺白四爺江五爺還有裘爺老四位又一指引，白敬連忙行禮，說道：「原來是江湖七雄，前輩的老英雄，小子失敬。」邱二爺四位

說道：「不敢當，白少劍客請坐下談話。」於是大家坐下，陸貞說道：「白兄，我們尹家林，雖然出世年淺，可沒敢得罪過江湖的朋友，不知閣下爲何夜間來到舍下，在我的愚意，若非閣下受了小人的蠱惑，一定是我們有了不合規矩的地方，不然，絕不能惹的白兄不滿，本來我們既不認識又無仇恨，若不是這兩種問題，何至惹的你老夜中涉險呢？如果你老受了小人的蠱惑，我們說開了就算完事，如若我們有了不對的地方，請白兄說出來我們好研究研究，果然不對我們一定要當場認錯，白兄千萬不必客氣，請你當面指示明白。」白敬一聽說道：「二莊主，若問我來探貴莊的原故，你先隱隱這封書信，然後我再一說你就明白了。」說着由懷內掏出一封書信，遞給陸貞，陸貞連忙接過來，遞給尹大爺觀瞧。尹大爺看完了，仍然交給陸貞，看完以次往下傳遞，直到略爺看畢，這才仍然交給陸貞，陸貞說道：「這封信乃是一個請帖，同閣下來探明志樓，有什麼關係呢。」白敬說：「這個請帖你老看清了誰是主人嗎，陸貞說看清，頭一位是雲南玉龍山金波寨的大寨主，神拳無敵靈威叟大爺，方化龍。第二位是萬里追風長髯叟，二爺江天鶴，第三位是神掌白眉叟，三爺蔣東林。」白敬說：「他們三位人稱南方三老，自從蟠距在玉龍山二十多年，始終也沒有作過一次違法的事情，後來又請來了一位軍師，複姓諸葛，單名一個周字號是開人，江湖人稱聖手先生，這個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無所不通，諸子百家無所不曉，引門埋伏排兵佈陣，可說是沒有不知道的，自從這個人一來，才重整玉龍山，把玉龍山分出前後中三路共分二十四寨，餘外還有水八寨，總名叫作金波寨，後來才續上這位金波寨的總寨主，這個人姓宋名復，字意明，原是前朝皇室嫡派的子孫，現年二十多歲，胸懷大志，要謀奪大清一統江山，恢復明朝

的天下，他入了金波寨不到一年，每日同寨中各寨主，研究手術，叫他把所有的寨主完全戰敗了，連三老全不是他的對手，所以大家尊他在金波寨坐了第一把交椅。當初我家嚴同不才兄弟也全同他見過，後來分手之後，聽說他圖謀不軌，在金波寨造了一座百靈樓，內藏一本龍虎風雲譜，上寫所有的各位寨主的名姓，每日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今年二月間，從南方來了我家嚴的一個朋友，是直隸大名府艾家莊的人民，姓艾名元字天民，江湖人稱奇情劍客，他說有人在南方交給他一個柬帖，請他給我家嚴帶來，我家嚴一看這個帖不明白用意，一問艾老劍客，才知道，是金波寨，打算網羅天下的英雄，在今年五月端陽節立了一個天下英雄會，用柬帖四路分請出名的英雄，前去赴會。就近收羅人材，因為朱復年青譽淺所以三老出名，我家嚴得了這封請帖，才打發我同我二弟白純往山東茅山山下三公堡，去見茅山三劍，太乙劍客古天心，無形劍客孟天祥，混元劍客元天固，帶着這個請帖教他們聽，請他們一同至期前去赴會，到時好給玉龍山剪除羽翼，暗中幫助國家，我兩個走到這裏，久聞六位光明正大，打算進莊拜望一同邀着六位前去雲南觀光。後來又聽說你這裏有一座明志樓，裏面盡是消息，是我兄弟好奇心重，打算暗中進去瞧瞧不想我就被獲遭擒了，現在我兄弟白純，大概也進了埋伏，十有八九也得困在裏面，真是可笑的很。那白敬說完原委，衆人才知其詳，陸貞一聽說道：「原來白純兄也來了，我們趕快去請，不向大家等候白純。」

單說玉龍山金波寨的總寨主，朱復，他原本是大明朝的嫡派子孫，自從闖王攻破承天門，思宗皇帝煤山殉國，那些皇子皇孫，同許多的皇室近族，全都四散逃走，隱姓埋名散處四方，朱復的父親名叫朱文，字建武，乃是飽學儒流。於是帶着家眷，暗攜珠寶逃到貴州省清

兩府四面，距城四十餘里，所好的是地方險峻，易爲人查覺，再秀，於是就在這個鎖龍坡，置房買地住家。這地方，單說這個爲這個地方當初有一段神話，也不知出於何年何月，忽然來了一畜，被他傷害了個十分之五六，也是他作惡報應，忽然來了一畜住，壓在清涼山下，不獨這個地方叫鎖龍坡，山上還有一座廟設的，這個朱文自從來到鎖龍坡，一氣寫了二十餘載，圖廟治皇帝駕坐金闕，這位朱文一看，大沙江由總算國基安奠，也不過是東奔西走，郟成功雖然佔據台灣，可也沒有恢復明朝的念頭打斷了，於是每日同本處的幾位文人，栽花種竹，飲酒奕逆，雖然半頃田園，倒也怡然自樂，但是年過半百，可惜朱太太四十九歲，生下了一個孩兒，老太太一看自然愛若掌珠，不過因爲天意亡明，祇可戴天之恩順天之意，以度一生罷了。尚，空空長老本是莫逆之交，時常去到寺中談論儒經佛典，向高人，琴棋詩畫，武略文韜三教九流，諸百家，以至於醫技藝無一不知，可說是一位博古通今道貌高尙的僧人，他的因養的工夫深純，所以面目步履一切都同少年一樣，不過鬚髮這座降龍寺并不是十分的大廟，也不是十方常住，所以內中走，一個小沙彌專司暮鼓晨鐘，真是叩戶蒼猿時獻果，守門老



和尚，朱文時常同這位空空長老坐在一處，不是飲酒賦詩，就

也是機緣曾被朱文無意發見，這一年忽然清涼山後山起蛟  
龍無數，這座鎖龍坡幸虧是在山前，所以未遭波及，這天朱  
算去往降龍寺找空空長老，前去看棋，將走到半山腰，就見  
一個向後山走去，一個沙彌肩着禪杖，一個沙彌懷抱寶劍，朱  
去呢，我們相交二十來年，未見他出過一次降龍禪院，今天  
說有什麼事嗎，我何不跟在後面，瞧瞧他的行動，到底有什  
來了，工夫不大，來到後山一個岩頭之上，朱文一看，原來  
張香案，案上設着香燭紙馬五供蠟炬等物，朱文暗想，莫非  
必還往後山呢，正然思想，就見老和尚來到案前，兩個小沙  
空空長老，伸手拿起一封香來，點着插在爐內，跪在案前蒲  
向對面觀看，朱文也隨着和尚的眼光，向對面觀看，可是看  
妙是什麼緣故，這個時候，忽見雲生西北霧長東南，天上一  
向山頭攏聚，頃刻遮住陽光。工夫不大，濃雲如墨，黑氣漫空  
空空長老，已經盤膝坐在蒲團之上，手敲木魚，口內喃喃唸起  
有這個樣子，立刻就有大雨，怎麼這位老和尚，今天不瘋不傻  
麼緣故呢：繼而一想，真要大雨忽來，自己可往那裏去避雨呢

，有心趕緊回去，又怯着老和尚，這種奇異的舉動，要看個明白，於是找了一株松樹避雨，於是打定主意必要看個明白。

這時和尚把木魚敲的十分響亮，那曉鐘之聲越發的響激雷響，那天上的黑雲越聚越厚，眼看要壓到頭上，狂風也越來越大真有拔木倒屋之勢，一聲響如同牛吼，在這個空山寂靜的時候，風聲經聲木魚聲，互相應答，真真別有一種清趣。朱文正然觀看猛的一個交閃，紅光滿目，大地全都變成鮮紅的顏色，電光一過，緊跟着山搖地動，震天的一個大雷響，雲的人，耳聾目眩，雷聲一過，拳頭大的雨點，迎面飛來，自己幸虧坐在松樹下面，枝葉遮住雨點，再一瞧和尚，坐在風雨之內，木魚亂敲的連聲響亮，經聲越發緊急，那兩個小沙彌手捧着劍杖，迎着風雨，精神也越發奮興，這個時候的風雨越大，雷聲越響，真是雷電交加，大雨如注不亞如天崩地裂，險些震倒了這一座岩頭，再瞧黑雲更加厚了，眼看就要壓到頭頂上，那個雨也如同傾盆一樣，展眼的工夫，山洪瀑布，急壑奔流，朱文這時也溜了這個雷的方向，原來那個雷，一個跟着一個的直向北面山窪之內射去，朱文揮頭向山窪之內一看，嚇的把舌頭一伸，險些哎呀出來，原來在山窪之內有一塊高三丈高，一丈粗細的一塊大青石，在青石上面纏着一條錦鱗大蟒，這條蟒，是有缸盆粗細在石上盤了約有四五個週圍，尾巴拖在積水之內，一顆頭足有水缸大小，兩個眼睛好似水晶，射出多遠的光芒，週身鱗甲掀動，金光閃閃，一開口吐出三丈長的蛇信，紅如烈火，一抬頭起兩三丈高的一顆蛇頭，搖搖擺擺，日光一直射到岩頭上面，三個和尚的身上，猛然紅光一閃，好似一條金龍，一個霹雷向蟒身上射去，只見那蟒身上的鱗甲微一掀動，那雷就空扇無功，這個時候，雨更大了，天雨相連，接到

一處，那雷更緊了，各處的飛瀑流泉，直向山窪，奔流而下，功夫不大把一個，若大的山窪，變成一片汪洋大澤，那蟒的下半身，已經浸入水中，再瞧老和尚止住經聲，二日一閃由沙彌手內，接過寶劍，向外一抽，噲的一聲，寶劍出鞘，不亞如一汪秋水，正趕上一個霹靂雷直向蛇頭擊去，那蛇把頭一揚，一張口吐出二丈多長的蛇信，由信上發出一片青烟，立刻把神雷阻住。再瞧和尚把手一揚，只見一條白虹，如飛雲逐電，直奔那條大蟒射去，那蛇頭抬起來將將抵住神雷，這條白光不偏不正，筆直的射在那蛇的七寸之上，原來是口寶劍，一直的刺在蛇的身上，那蛇傷得要害，將頭一低，緊跟着一個霹靂雷，如同天崩地裂，正正的落在蛇頭之上，這個時候，那個蛇的身體一伸，立刻把一窪積水，旋起一座水塔，水塔一落，那條數十丈長的大蟒可就死在水中了，雖然身死，他的餘威還在，只見他在水內口接撕折，一路亂滾，直把一個一丈方圓二三丈高的大石，用尾巴來回的打了個粉碎，這個時候這一片積水，可就變成紅水了，蛇也死，雨也住了，雷也不響了，電也不閃了，再瞧那長老同兩個小沙彌，也成了落湯雞了，那長老一瞧，蛇身橫在水內，立刻帶着兩個沙彌，向山下山窪繞去，工夫不大已經繞到山窪積水邊上，只見那許多積水，順着山石缺處，大小的蟻縫，四處奔流聲如牛吼，直待了是有半個時候，這才把積水瀉去了十分之八九，露出許多高低不平的石塊。那大蛇也曲曲灣灣死在地上，距離兩丈多遠，蟒身上插着一口寶劍，口面止露出劍柄，劍尖透出脊背，就見老和尚，一伸手將劍拔將下來，身形向後一躍，退出約有三丈多遠，就是一條血箭由劍口躍將出來，也虧了老和尚身形敏捷，不然非濺一身鮮血不可，由此可見此蛇之大，死了若大的工夫，流了許多鮮血，寶劍一拔還有若大的血力，就見和尚手提寶劍，走

到了蛇前，寶劍一揮，割下蛇頭，老和尚用劍把兩個蛇目挖出來，鮮血淋漓，約有大海盃大，老和尚又將蛇頭劈開，在頭內取出很大的一塊血肉，老和尚用青藤把這三塊血肉纏在一處，交給小沙彌拿着，一回身在腰內取出一個小小的白瓶，拔下塞兒，倒在手心裏一些藥末，洒在蛇頭和身上，王天不大這條蛇立刻向一處抽縮頃刻成三丈大小，海蛇粗細漸漸的化成一汪清水，就見老和尚把鐵兒帶起來，把劍交給沙彌，自己雙手合什，口內喃喃念起經來，圍着那汪清水足足的轉了三個週圍，這才帶着小沙彌走上山來，工夫不大，到了山頭香案之旁，叫小沙彌去請朱先生過來，小沙彌答應一聲，奔松樹走來，到了松樹後面，說道：「朱先生，方丈請你那邊談話。」

再說朱文，這半天的工夫，看的二目發直，小沙彌說話，他全沒聽見，直到小沙彌又說：「朱先生，老方丈請你那邊談話。」這才恍呵呵的說道：「好吧。」話起身來隨着小沙彌來到香案前面，說道：「老方丈劍術通仙，鄙人不勝欽佩，這一來給世人除去大害，真是功德無量。」老和尚口念：「彌陀佛，朱先生太誇獎了，這條蛇應被天雷震死老僧不過累勞微勞，何功之有呢，再說他要不是勾動山泉，淹斃居民牲畜，也不致上干天怒遭了雷劫，真他要因為勾動山泉，自己找個深山古洞，悔過潛修，也可以躲過天災，他不但不知改悔，反倒顯露原身，同神雷相較，所以老僧算準時刻，幫助神雷用劍將他刺死，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若不把他除去，以後不知還得傷損多少生靈，自從閣下站在我的身後，我就知道，不過閣下爲人正大，所以並不避你，本想同你接談，又怕誤了時刻，所以沒有同你說話，現在我們被雨淋的週身溼透，不如去到廟中，換上乾衣再爲細談。」朱文一聽，這才覺出週身被溼氣

浸的十分難過，自己低頭一看，週身水點淋漓，好似落湯鷄一樣，不由的好笑，再瞧瞧老和尚兩個小沙彌，也週身是水，連忙說道：「老方丈說的有理，我們回廟再談吧。」空空長老仍令小沙彌，提着禪杖寶劍，還有那三團血肉，帶着朱文，一同走下山來，工夫不大進了降龍院，一直進了齋室，老和尚命火工去到後山收拾香案，令小沙彌取出乾菜，說道：「朱施主，暫且受點委屈，穿上老納的僧衣，等把你的溼衣烤乾了，再換下來。」朱文連連稱謝，於是大家一同把溼衣換下來，朱文自己低頭一看，居然變作了一個僧人。不過頭上老着一條髮辮，這個時候火工道人，已經端上茶來，老方丈同朱文對坐飲茶，朱文這才問道：「老方丈，你緣何知道此次發蛟是這條蛇精作怪呢，再說怎樣就知道今天這條蛇怪要遭雷劫呢。」空空長老不由的微微一笑，口稱：「朱施主，你要問此事的始末，聽我慢慢告訴你，老僧在家姓李，自幼出家，在大明中葉的時候，拜天台山紫雲上人爲師，多蒙他老人家悉心指點，不過我賦性愚魯，相隨七十餘年，對於一切飛星奇門文武兩科的技巧，盡心學習，才將他老人家的學業得來了十分之三四，對於性命之學，三乘佛法，可說一無所得，於是又苦心研究，二十來年，方才得了一點門徑。後來上入圓寂之時才磨大乘的工夫，但是我就靜靜中生靈的第一步工夫學的稍有進徑，在前一個月，我在入定的時期，查出本山空靈峯下，潛藏着一條千年怪蟒，可是他的巢穴，正正的坐在本山的一個泉眼上面，如果他要靜臥潛修，那山泉一定得被他阻住，不能發瀉，就是發瀉，也不至如此利害，但是他千載修煉，已經躲過兩劫，他若再躲過這末次的雷劫，就可脫去皮囊，神通物外，他因爲修煉的雷火不能傷身，所以他處心同雷神相抗。他這一出頭不要緊，勾動山泉，山水暴發，把這一帶的村莊變成了澤

圖，他自己也知道，輕舉妄動，罪犯天條，如果找一個深山古洞，靜候天刑，可是天地好生，念他苦修不易，未必不網開一面，許以自新，不想他野性難馴，要憑小小的道力，逆天而行，於是「才斷」申雷，雙飛劍將他殺死，直要被能躲過未劫，他必以為，人定可以勝天。以後不知「塗炭」呢。」二人正然談話，小沙彌已經把朱文的頭巾衣履用火烘乾，送進交換好了衣服，伙工可就將午飯端過來了，老和尚又留朱文吃過了午飯再推辭，入座吃酒，飯酒中間，二人又談了許多閒話，工夫不大，午飯用完，空空長老送出山門，二人拱手作別。

山路慢慢走下山來，這個時候紅日斜掛，萬里無雲，一陣陣山雀亂噪，各無聲，一條條飛瀑流泉，聲震耳鼓，朱文來到自己的門前一看，朱太太正抱前閒眺，一抬頭丈夫回來，連忙說道：「大概今天遇上雨了吧，午飯在什麼文說：『可不是遇上雨了。』」一壁說着一壁撫摩孩子，說道：「今天寺裏的方丈，給我烘乾了，又留我吃了午飯，我才回來。」朱太太說裏吃飯，所以午飯也沒給你留着。」夫妻二人一路閒話，進了上房，坐朱文一面吃茶，一面把今天在山中所見的，老和尚如何斬蟒，說了一遍，嘔口呆，不住的念佛。直說這位方丈看八成是羅汗降世，不然那裏有若八說說笑笑，朱文每日除了栽花種竹之外，毫無別事，似這樣悠遊歲月，已經三歲了，這年也是合常有事，朱文的住宅，本是一所小小的四合院外兩個院落，正房後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園，約有十餘畝大小，週圍

園牆，裏面也開了一條小溪，幾個小小舊荷池，溪上也種了幾株柳垂山，築了幾處小小的亭榭，雖無四時不謝之花，可也清雅宜人，在正額是擎天知命，在這擎天堂前種了一百多株牡丹，品種異種，但是姚黃甚好，又加上這位朱先生愛花成癖，每日親身澆灌，培植的每到春夏之十色燦如錦綉，又加上清流蕩漾，池水澄鮮，白黃紅紫，碧翠紅葩，岸上鱗游鱗，可說是和風拂面，清潔無塵，所以每到春天朱文必要安排幾桌酒席，在那擎天堂前，歡飲一日，一來是連絡鄉情，二來自己是個獨門外漢，必須有一種親近他表示，每日這個樣子，在這裏一住二十多年，是年三月中旬牡丹盛開，朱文照例安排酒席，邀請鄉鄰宴樂，這年的牡丹開的足有五六尺高，花足有丹盤大小，各鄉鄰飲酒看花，也十分的高興，趕到後，有人說道：「朱先生，我們年年這個時候擾你老一次，我們也無法回不過你，真使我們心裏不安。」朱文一聽連忙說道：「衆位鄉親千萬可別小文，本是一個外鄉人，寄居貴處，無一點不受大家的照顧，無一處不受大衆位的光可大了，區區這麼一頓飯，又何足掛齒呢，這不過是略表微忱罷了。」

叫我慙歎嗎。一大家一聽，說道：「你太客氣了，於是當日盡歡而散。」

單說本村有一個人姓仇名仲字表古石，年紀四十多歲，本是個大家敗落的子弟。幼年的

時候，飛鷹走狗，指着家中有兩個糟錢，捐了個監生，這一來可就成了紳士一流的人物，每一動身居然頭頂輝煌，最專長的就是拍馬吹牛並且陰毒險狠，這一上了年歲，越法結交官吏走動衙門，句攪詞訟傾害鄉民，總之雖然名列太學，可是無惡不作，所以大家替他起了一個外號，叫作飛天烙鐵，因為他一沾誰，誰就得脫一層皮，雖然他品行卑劣，人格破產，可是大家全都不敢得罪他，還得恭而敬之，所以朱文每年請客，必須把他請到第一席，坐第一個座位方罷，今年請客仍然把這位仇先生早早的送上，趕到了時候，派人一請，不想他有事進城沒有趕回來，因為人已激齊，只可也就不再等他，趕到了仇大爺由城內回來，也就到了第二天了，他一聽，朱家已經把客請罷了，不由心中十分不悅，暗暗說道：「好一個朱文，你這次請客，真要有三位或二位不請，我倒不惱，現在你不該單獨的把我給除外，你既然知道我不在家，你就應該改期才是，你這一不改期，當然是瞧不起我，教別人瞧着我不夠請的資格，這分明是給我難看，這不是你成心給我不好看嗎，我若不教你認的仇大爺是誰，我就枉稱飛天烙鐵。」世上人心各一，本來人家請客是爲的連絡感情，通知之後定好日期，到時候若無暇就可以不去，絕不能因為你一個人，大家全都等你，比如說你到時不去人家改期，若再到了時候，再有人不到呢，人家主人是不是還得改期，若這個不到改期，那個不到改期，若人家這個客還請不請呢，所以說這種人就得算是小人之尤，說俗話，就是不講理的地痞。

再說仇仲，既然對朱文存了不滿的心理，當然他要無事生非，單說這個鎖龍坡本屬貴陽府管轄，府官姓程名繼先，字繩武，原籍是河南中州人氏，爲人倒是老成練達，但是有一種毛病，就是懼內，因為他當初本是一個不第的寒儒，家內父母雙亡，一貧如洗，這年正



嘗北京大開科場，他於是求親告友措設川資，由河南起身，直奔北京走下來了，一路之上不過是飢餐渴飲曉行夜住，非止一日，這天到了北京，就住在前門外大柵欄興順老店之內，這個店裏的店東姓李名哲字又賢，賦性直爽，仗義疎財，同這位程繼先一談，倒是投契，趕到考試之期，程繼先少不得入場應試，等到三場試罷，回到店中，滿想囊裏香簪，大魁天下，誰知放榜之後竟自名落孫山之外，程繼先這一氣非同小可，又因為川資短少，舉日無親，不知不覺憂思成疾，可就病倒在店中了，幸而李店東憐他異鄉孤客，每日給他請醫調治，這一場病，足足的病了一個多月，方才病退災消，病雖好了，可是也兩手空空了，店錢飯錢藥錢，反倒欠下許多，這天晚上吃過了晚飯之後，程繼先打發伙計把李店東請到屋內，李店東說道：「程先生如今病好了嗎？」程繼先說道：「多承你老極記着，現在好了，今天請你老過來，有一點事情同你商議。」李店東說道：「不知先生有何見教。」說着二人對面坐下，程繼先說道：「自從我來到店中，住了兩個來月，想不到病了一個月，多蒙你老人家處處照應，方才病體痊愈，真要換個旁人，縱不病死，也得餓死，現在受你老的大恩身體已然復原，自知道這一個多月的工夫，我一個人一切的用度，當然虧了不少，但是我一個異地寒儒，這筆欠款，真是無法償還，我可不知道你老怎樣打算，說到我如果再要賴在店中，不作打算，你老想想我這不是腆不知恥嗎，所以我今天請你老人家來，跟你老把話說明白了，我打算三五天回歸故里，求你老再給我安排幾個路費，等我回到家中，再行設法償還，不知你老看着怎麼樣。」李店東的一聽，微微一笑，說道：「程先生，你聽我說，要按說自從先生你病在店中臥床不起，我明知你是一個落第的寒儒，那麼我為什麼還照顧你呢，這不過是出門人的

義氣，常言說的好，在家靠鄉鄰，出外靠朋友，遇到一處就是有緣，再說誰沒有個三災八難呢，有錢的病了就有人管，窮人病了莫非說就得命喪無常嗎，這個事請你不要掛在心上，至於你在店中，病了這一個多月，通共消耗了不到二十兩銀子，可是我要說不要了，先生你也覺着過不去，可是我要說要，你現在那裏有錢呢，這不是你今天說到這兒了嗎，索性咱們說開了，你幾時有錢，幾時還賬，如若沒有錢呢，咱們那可就交了朋友了。再說出外的人誰沒有淺住的時候呢，家有萬貫，還有個一時不便呢，這個事情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就是對於先生你回歸故里這一層，我有點不讚成。我可不是糊先生你的高興，這個回家，依我說，你可作為罷論，因為什麼呢，你今年雖然不第，不是還有明年呢嗎，梁灝八十二歲，才中了狀元，這功名二字遲早總有個命定，你焉知道不是大器晚成呢，比如說，今年回家，明年你還來不來呢，雖說相隔不遠，可是這一二千里路程你得多少川資呢，所以我說你不如耐守，准知道明年不能平步登雲嗎。一程纔先一聽不由的咳了一聲，說：「李店東，你老這一片金石良言可完全是爲我，可是我何常不作這種思想，但是有一件難處，你老請想我一介寒儒，肩不成担擔，手不能提籃，你叫我指何爲生呢？」李又賢一聽，哈哈大笑，說道：「程先生，隔了半天，你是愁着沒飯吃，你想年年開科取士，莫非說應試的舉子全是富有之家，和本地人嗎，就怕你沒有能力，真要你學問深遠，何愁沒有飯吃呢，往大裡說，給各衙門作個幕友師爺，一方自己刻苦用工，單候明年秋季大考，如若不然，找個館地給人家教訓蒙童，一方自己研究學問，等候明年應試，說到最下等，各處遊學不是也能吃飯嗎。現在生在這種太平盛世，就是每日寫點字畫，沿街去賣，也可以進錢糊口，你怎麼就愁起沒飯吃來了。」程

繼先一聽，一聲長嘆，說道：「蒙你老多方指教，可是作幕教館，全得有人介紹，我在北京城，除了你老人家以外，連一個認識人也沒有，我就是有天大的學問，你叫我找誰給介紹呢，真要你老能給我介紹一個館地，那就同救了我的性命一樣，不怕就是在你老櫃上幫忙，我全情干願意。」李又賢一聽，說道：「程先生這不是你說到這兒了嗎，你先在店裏候幾天，我託人給你吹噓吹噓，成了呢更好，不成呢，咱再想辦法，你可別忙。」程繼先一聽說道：「你老就多費心吧，我也不說謝了，反正我到骨銘心永感太德就是了。」於是李店東告辭回櫃房去了，一連過了三天，這天李店東一直來到屋中見了程繼先說道：「程先生我有點事情求求你，可不知道你對於這路文字研究沒有。」程繼先說：「不知你老教我作什麼。」李又賢說我有一個朋友，大後天給人家前去祝壽，他託我給他找人作一篇壽文，可是他已經託人作了好幾篇了，總不對心思，不是太泛就是不恰當，他一託我，我可答應了，可是你要能作，就給他作一篇，如若你對這路文字沒研究過呢，我再另找別人，程繼先一聽，說道：「店東，我當初在這種文字上可也用過心思，不過現在手生了，既然你老把事攬了來，少不得咱們俯敷一下，可是作這種文字，必須把作壽的人年齡出身官階平生所作事情以及祝壽人雙方的關係還有祝壽人功名，先得問明白了，這篇文章作出來方才恰當，不能移到別人身上去，非這兩個人都不能用這一篇文章，不然泛泛的說上一大篇，仍然是合不了心思。」李又賢一聽，一拍雙手說道：「程先生，你這一說這篇文章就錯不了，因為你的命意先來的高超。」說着在懷內掏出一個白摺兒來，說道上面這就是雙方的履歷年歲合關係，你慢慢的瞧瞧，今天下午且明日上午，在這一天之內作成了，明天下午我送去，說着放下摺兒告辭走了。

再說程繼先，打開摺兒仔細一看，原來是鹽商秦慕淵，給工部侍郎陳文泰，祝六十正壽，這秦慕淵原是個舉人出身，年紀四十多歲，那陳文泰是秦慕淵的姑丈，程繼先看完了摺兒，打開箱子取出文房四寶，磨墨濡毫，可就作起文來，他本是個的學儒流，工夫不大把這一篇壽文已經脫稿，自己又仔細看了一回，不妥的字句修改了修改，這才找出一個宣紙的白摺兒，慢慢的恭筆抄寫，他本來寫的一筆飛快的趙字，到將過半已經錄完，自己坐在椅子上閉目吟呪，這個時候伙計從外面端進飯來，程繼先一看，是四個菜，兩面素一大盞酒，一份盃筷，只聽伙計說道：「程先生您先吃酒吧。」程繼先說道：「伙計，這是誰叫你預備的。」伙計說道這是店東的特敬，吃完了酒，飯是扁食，程繼先說：「這裏店東費心。」伙計把酒斟上，程繼先自己入堂吃酒，伙計轉身出去，工夫不大，把扁食端來，放在桌子上，程繼先這時酒已吃完，於是自己吃飯，工夫不大把飯吃完，伙計收拾家俱，一回身送進一盞茶來，順手斟了一盞放在桌子上，說道：「程先生你老吃茶。」程繼先說：「伙計，你去張羅客人去吧，咱們自己人不用伺候。」伙計說：「外邊沒什麼買賣，再說人很多，今天店東說下午請你老作文章，教我來伺候茶水，你老用什麼，只管言語，我在外屋裏候着。」程繼先一聽，不由的一笑，說道：「我的文章已經作完了，店東要給人家送去，就請他給人家送吧。」伙計一聽，連忙說道：「好吧，我去說去。」說着直奔前邊去了，工夫不大，就聽外面李店東連說帶笑的嚷道：「程先生真是大才怎麼這麼快呢。」說着一掀簾子，走進屋來，說道：

「程先生手筆真快，受了累了吧。」程繼先說道：「你老太揄揚了，我這不過是對付着應酬罷了，作可是作得了，成不成可不敢說。」李店東，說道：「一定能成，說着把白摺兒打開一看，說道：「喝抄清了，真快，這筆字也真好，今天下午我就送去，你就聽信吧準不能叫你白受累。」程繼先說：「你多費心吧。」李店東，將白摺兒捲好攏入袖內，可就告辭走了，到了下午太陽將落的時候，就聽李店東在外面說道：「程先生在屋裏嗎。」程繼先說：「在屋了，請進來吧。」就見李店東滿面含笑走將進來，程繼先讓他坐下，就聽李店東說道：「程先生你的學問真好，這篇壽文我送去之後，秦先生一看，真是愛不釋手，滿口稱贊，說是鏘金戛玉，非受了千錘百煉之工，沒有這種擲地金聲之作，并說你那字，寫的龍飛鳳舞鐵畫銀鈎呢，秦先生因為愛你的學問，仔細問我是請誰作的，我才把先生你說了出來，秦先生一聽十分替你可惜，說是有這樣的學問，不能名登金榜，可說是試官無目。」說着又在懷內掏出五十兩一封銀子，放在桌上，說：「這是秦先生送你的潤筆之資，并且對我說：「他有兩個少爺，大的十五歲，小的十三歲，要請你老到他家內教訓兩個少爺讀書，每年束金三百兩，教我對你老說說，我因為不知你的意思，當時我可沒有答應，你如若樂意的話，他說明天他自己前來請你，要按說這個事情可不錯，只不知你老的意下如何。」程繼先一聽，連忙說道：「這全是你老的栽培，同秦先生的憐貧起見，我程某倘得寸進，一定忘不了你老，這個事情你老對秦先生說罷，我是很愿意，這不是五十兩銀子嗎，請你老收起來存在櫃上就是了。」李又賢一聽說道：「程先生你聽我說，這不是有了這筆銀子嗎，你先置辦點衣服行李好去上館，我那點店錢不成問題，請你不必掛心，我掣個大說，明年兄弟你要一舉成名，

哥哥我求你的地方可就多了，這點區區的飯錢，不是有限嗎。」程繼先一聽，十分有理，再說李店東又是誠心實意，說道：「既蒙你老成全兄弟，那喫我可就不讓了。」李店東說：「正該如此，你就安排罷，我要告辭了。」程繼先送走了李店東，自己帶上了點銀子，走到街上找了一個成衣舖，買了幾件衣服，一份鋪蓋，回到店中。這份高興就不用題了，本來受困他鄉，身逢絕地，遇見這種機緣，不啻絕處逢生，旱苗得雨，焉能不高興呢。

第二天午飯後，就勸伙計在外面說道：「程先生在屋裏歇嗎？」程繼先說什麼事呀。」伙計撇籠子進來，說道：「現有鹽商秦老爺來拜，現在櫃房坐着，同店東說話了，教我拿了一個帖來。」程繼先接過來一看，紅單帖上面恭筆小楷寫的是教弟秦慕淵拜，程繼先說道：「你去到外面請秦老爺進來吧。」伙計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就聽院中有人說道：「程先生在那屋裏住。」就聽店東說道：「就住上房西屋。」一壁嘆道：「程先生，秦先生來拜你來了。」程繼先連忙迎接出來，說道：「小弟有何德能，敢勞秦先生玉趾下降，快請屋裏坐吧。」李店東這才說道：「我給你二位介紹介紹。」用手一指說道：「這位是秦慕淵先生，這位是程繼先先生，你二位多親近親近。」二人彼此一抱拳，讓進屋內，分賓主坐下。程繼先留神一打量秦先生，身高五尺，便衣便帽，四十多歲的年紀，掩口髭鬚倒是神清氣爽，並無市井的俗氣。二人坐定伙計獻上茶來，秦慕淵說道：「久仰先生大才，自恨無緣得見，昨天雙讀大作，真是滿目琳瑯，試行擲地，當作金石聲，實令人欣佩之至，迨一問又賢兄，始知先生今科名落孫山，以先生之才華，竟未獲售，這真應了古人那句話，不願文章高天下，但願文章中試官，雖然說試官盲目，但未必不是大器晚成呢，昔梁灝八十二歲，方得大魁天下

，況先生正在英年，前途未可限量，萬勿以此介意也，小弟夫子兩人，擬請先生予以教誨，昨煩又賢兄代達鄙意，意蒙俯允，真令弟感荷不盡。」程繼先一聽，連忙說道：「小弟一介寒儒，落難旅邸，多蒙閣下垂青，慨助資斧，此德此情正思無以為報，由又賢兄代達閣下盛意，既承錯愛，敢不勉竭愚誠，仰副雅誼用報厚德，但弟才庸學淺，若同兩位世兄同席研究，互相砥礪，尚可勉應尊命，至必以師位推崇，小弟有何德能，詎敢謬膺斯席。」秦慕淵一聽，連忙說道：「先生太謙了。一回頭對李店東說道：「又賢兄今天兄弟來的倉促，甚非敬師之禮，俟小弟回去，擇定日期，再來迎請先生，屈就蠅居吧。」於是起身告辭，程繼先送到店門之外，方才回來。到了第三天，秦宅打發車子，來請先生上館，程繼先這才收拾禮物，到了秦宅，至於怎樣拜師上館不必細表，也是程繼先時來運轉，這一篇壽文，打動了工部侍郎陳文泰。趕到過了壽期，直接着由秦宅把程繼先請到侍郎府，見面一談也是陳侍郎愛才心切，就令程繼先在府裏辦理文件，問明了程繼先出身根底，知道他家世清白，於是就把幼女配與程繼先為妻，到了第二年秋季大考，陳侍郎替他上下託人，趕到榜發，竟高高中了第十九名進士，榜下用了個知縣，籤隸山東，到省後又蒙撫台委署泗水縣，一帆風順不到三年，直升到了貴州省的首府貴陽府知府，他的功名富貴，可說完全是由於秦山府內一手造成。這一來對於太太這一層，未免的由敬生出畏來，人之懼內，對於作官行政原沒有關係，但是對於隨任的一班妻黨，可就無所不敢十分的管束了，這位府太太本有一個幼弟名叫陳步雲，是陳文泰最小的兒子，又因為人情多有愛惜少子，所以這位少爺未免的嬌養太過，這一嬌養可就慣壞了，每在花街柳巷，揮金如土，結交了一班走狗流氓，常常的在外面無事生非，

仗勢欺人，人家一聽他是工部侍郎的少爺，誰還敢惹呢，所以胆子越來越大，陳文泰可是多少也有個耳聞，因為砥礪情深，也不十分注意，趕到程繼先到貴州上任，陳侍郎可就打發他跟姐夫同去，第一是練習世故，第二也打算離開他那索日結交的一班流氓，將來大小好給弄個功名。但是人當青年的時候，走入下流，作父母的就該加意管束，令他歸入正途，方是正理，若不加管束，反倒教他各處瞎跑，豈不知到處全有流氓走狗，盡打算躲避，那能避的開呢。

單說程知府，自從到了貴陽府，要按他作官的經驗合能力，可說是一位幹員，惟獨對於這位舅老爺，可說是沒有辦法，因為有太太從中袒護着，管又不是，不管又不是，所以只可是裝時裝時，反正他出不了大毛病就得了，可是這位陳步雲，若結交幾位正人君子，互相規勸，也不至鬧出笑話，但是那些正人君子對他不合脾胃，所以也交下的好友第一位就是這個飛天烙鐵仇仲仇古石先生，當初因為仇仲住在城裏給人家說官司，二人一見，可說是情投意合，居然結了金蘭之友，常言說的好，人以類聚，物以羣分，這一幫狐朋狗友跟那，一班走狗流氓，都是仇仲的介紹，可就全都來了，暫且不表，單說仇仲，既然打算陷害朱文，只苦於無法插手，也是該當出事，這天正趕上仇仲進府有事，不偏不正，遇見陳步雲在街上閒遊，一見仇仲連聲說道：「仇大哥，咱們好幾天不見了，今天你若沒事，何妨去府前街太和軒喝一喝呢，並且我還有點事求你。」仇仲一聽陳步雲讓他去太和軒吃酒，連忙說道：「陳賢弟，我因為每日窮忙，所以總沒與你相會，我今天第一是來應應你，第二有點小事，不想一進城就遇上你了，你若有暇，咱們立刻就去吃酒。」二人於是直奔府前街而來，到了太和軒



一看，座全滿了，竈上刀灼亂響，跑堂的一看進來熟座，連忙說這：「二位爺後面坐吧，雅座清靜，前邊人多麻煩。」仇老爺怎麼老沒來呢。」仇仲說：「因為不得閑，所以沒有進城。」二人隨着跑堂的一直來到後面，進了雅座坐下，跑堂的泡上茶來，每人斟了一盃然後說道：「二位爺用什麼酒飯，吩咐下來。」仇仲說：「你將你們館子裏可口的菜，先配八個碟兒，好花雕先來二斤，然後再想。」一回頭說：「陳賢弟，你瞧怎麼樣，你若想起好菜，讓他一同作來。」陳步雲說：「我倒想起兩個菜來，一個是油炸鯉魚絲，涼拌着，一個是油炸雞片涼拌着，這兩樣菜每樣給作個大盤來，你趕緊作去。」仇仲說：「不錯，你說的這兩樣，我也十分愛吃。」於是伙計轉身出去，工夫不大，酒菜上齊，二人開懷暢飲。在這飯酒中間，仇仲說賢弟，方才在街上你說有事求我，不知兄弟你有什么事教我辦，陳步雲一聽，說道：「大哥咱們相交日淺，你不知道，我有一個小毛病，想着託你，因為你是此地人氏，可說人傑地靈，你一定可以辦的到，所以我才說求你。」仇仲說：「兄弟你有什么事呢，止要我辦的到，我一定去辦，如若辦不到，也可以替你來想法子，你就說吧。」陳步雲說：「小弟自幼，最愛喜牡丹，我在北京的時候，我那書房同臥室裏外擺的盡是牡丹，擺着是有十幾盆子，單有一個花兒匠替我收拾，自從我來到這裏一住，不獨看不見花兒，連個花的味兒也聞不着了，所以我每天悶的十分難過，我說求你，就是求你給我買幾盆子牡丹，因為你是本地人，你一定知道那裏有好種子，只要你能買，不怕多花錢。」仇仲一聽，沉吟不語，暗暗說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呢。」他這一沉吟，陳步雲可就說了：「怎麼了，大哥莫非為難嗎，為什麼不言語呢。」仇仲說道：「這為什麼難，不過我想起一個地方來，不獨有，而

日多，不獨多而且還好，就是怕他不賣。」陳步雲說：「不要緊，他不賣，咱們多給錢不成嗎。」仇仲說：「人家并不是賣花的，人家養花，爲的是自己消遣，兄弟你若不信，明天你去到我那裏，在我那蠟房吃個早點心，我領你去一回牡丹，你就知道我不是虛言了。」陳步雲一聽十分大喜，「連忙說道：「大哥你今天回家候着吧，我明天一早準到。」仇仲說：「好吧。我一定恭候。」說着二人把酒吃完，又要菜吃飯，工夫不大吃喝已畢，仇仲搶着會了飯賬，這才走出太和軒，同陳步雲告辭分手，仇仲又辦了點小事，可就出城回鎮龍坡來了，到了家中，吩咐家人，明天教廚房預備兩桌上好的酒菜，我要請客，家人答應下去，仇仲自己坐在屋內，心中暗暗說道：「未文哪，你只願你請客，把我放在一旁，你可忘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腿了，我教你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暗暗思索良法，次日，早晨天將晌午，只見外面看門的進來說道：「外邊來了好幾個人，說姓陳的同姓劉的，要見老當家，不知你見他不見。」仇仲一聽說道：「快請進來。」一面說着向外就走，到了大門一看，見來了七八位，除了陳步雲之外，盡是每日一同吃喝不分的一些閑汗，什麼吃喝嫖賭，坑崩拐騙，檢直說盡是些無所不爲的人物，內中有一位姓劉，名叫劉露秋，字是曉寒，他在衙門是個刑案師爺，原籍是直隸省大名府人氏，也是跟官過來的，可是已經連了好幾任了，所以對於歷任的案卷，一切府衙門中的大小私弊，沒有他不知道的，他到是個刑名老手，人雖然能幹，但是六行可十分的卑劣。本來在這種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就有好官，也不敢得罪他們，真要遇見個總項令尹，他們一定可以教你撤任查辦，因爲他們手眼通天，上下朦朧，非把你鬧的一場糊塗，不算完事，可說是金光遍地，銅臭薰天，可是自從這位程知府，到任以來，就看

出這位劉先生利害來了，但是捨其短而取其材，細心監視，所以還沒有鬧出大笑話來，劉師爺雖然不高興，因為知府是陳侍郎的令垣，本省的撫台，還得高看一步呢。自己可有什麼法子呢，不過相讓而動罷了，後來一看隨任的這位陳步雲少爺，是個花花公子，歡喜逢迎，他可就在陳步雲身上留了心了，所以一拉絡，立刻水乳交融，他本同仇仲是莫逆之交，仇仲仗恃府衙作惡多端，可說是盡出此公之手，這天聽陳步雲說，請他去拜牡丹，他就叫陳步雲，把認識的一些狐羣狗黨，全都叫來，一同陳步雲去看牡丹，又在本衙之內選了四名健役，作為跟班，他指的是指着官家，好欺壓百姓，本來同人家素不相識，真要人家不教看，豈不敗興而返，所以帶着衙役，好用那三三班詐六房的手段，再說在那個時期，人民畏官如虎，有句俗話，是屈死不打官司，冤死不告狀，又道是衙門口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雖然皇家立出多少監察，可是官官相護，鬧到歸齊，還是老百姓沒有理，不信現在的時期，人人可以發言，不受那種官府的惡氣。

單說陳步雲同劉露秋，帶着大衆到了仇仲門首，仇仲恭恭敬敬把大家接進去，到了客廳，分賓主坐下，仇仲道：「不想晚寒兒，同陳賢弟連衆位兄弟，來的這般早法，咱們說句不客氣的話，大家一定沒吃早飯，我這裏預備了點粗糙的點心，衆位姑就着吃一點，咱們好去賞花。」陳步雲一聽，說道：「很好，大哥就叫他們預備吧，我還是真沒吃點心。」這時家人已經泡了茶來，仇仲對家人說道：「那幾個跟班的，也給他們收拾酒飯，叫他們在外面去吃。」家人答應，把跟班的讓到外面吃酒，這裏面擺了兩座酒席，自然是陳劉二位坐在上首，其餘按次坐下，仇仲坐在主位相陪，飲酒中間陳步雲可就說了：「這牡丹倒是誰家的，我們

看完子，是不是可以能買。」仇仲說：「題起這位犧牲的主兒，可大大的有名，姓朱名文字建武，原是個外鄉人，遷居此地，大家議論。恐怕是亡明的後裔，來到此處避難逃災，自從本朝定鼎之後，他就遷了來了，二十多年可沒有別的舉動，不過他很有銀錢，每年他必須要大家宴鄉民一次，明着是連絡感情，暗中可就不得而知了。」陳步雲說：「大哥沒有吃過他的請嗎，仇仲說也去過兩三回，不過他十分懇請，我才去一遭，若非他極力請求，誰愿意合家歷不明的人作朋友呢。他家有個小小的花園，收拾的十分幽雅，內中各樣的花木果品，無一不備，最好的就是牡丹，星有二百多株，各色的全有，可惜每年大家只能在他請客的那天看一次，聽說夏天的荷花，秋天的菊花丹桂，冬天的臘梅青竹，全都十分茂盛，這個園子真要在兄弟你的手內，我們每日就能夠大飽眼福了，這個可就不然啦，非得他請大家去看，才能玩賞一天，不然他就許不教進去，因為他那住宅同園子連在一起，如若進園子非走住宅不可，別處沒有門戶。」陳步雲一聽說道：「若照仇大哥這樣說法，我們今天豈不空來一遭嗎？」仇仲說：「爲什麼自來呢？」陳步雲說：「不是你方才說的，若不是經他請來的。就許不教進去嗎，人家又沒有請咱們，倘若是不叫進去，豈不是白來一遭嗎。」仇仲一聽哈哈大笑，說道：「雖然這是這麼說，可也得分看花的是誰，賴乎咱們弟兄若去賞花，這還不是賞給他面目嗎，你先不要忙，咱們吃完了點心，就去走走。」一回頭，說道：「仇福呢。」就聽門外答應一聲，進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家人。仇仲說：「你拿我一張名片，去到朱文家內，問問朱文可曾在家，如若他沒有出門，就題我同府裏的陳舅老爺，還有幾個朋友，今天去他園裏玩賞牡丹，請他在家裏陪客，如若他不在家，告訴朱太太吩咐看門的把園門開開。」仇

福連聲答應轉身出去，待了不大的工夫，回到客廳，仇仲說：「你去啦嗎。」仇福說：「去了。」朱先生說了，陳舅爺幾時去，他幾時候着，聽他還叫長工打掃園內的樂天堂，叫人預備酒菜，要請舅老爺同衆位爺們吃午飯呢。」仇仲一聽把桌子一拍，說：「劉大哥陳賢弟，你看怎麼樣，准有點特別的面子，他既誠心預備，咱們就擾他一頓春酒，也真難爲他，這樣的開通。」說着大家吃完了早飯，嗽口擦臉散坐吃茶，工夫不大茶喝足了，陳步雲說，咱們走哇，仇仲說走吧，於是大家一同起身。

全奔朱家來了，本來相隔不遠，衆人工夫不大，來到朱宅，只見門口上立着一個長工，一見仇仲說道：「當家的來啦，裏面請吧，我們當家的在園裏候着你老啦，你老往裏請吧。」仇仲一聽，說道：「你在前邊引路。」於是長工在前面領導，進了大門，轉過屏風，順着西廂房一拐，就是甬門，這個甬門就是園門，一進園門，只見一條假山擋住去路，這個假山雖然是人工堆砌，也頗玲瓏奇巧，上面許多藤蘿，枝葉茂盛，轉過了假山，前面就是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種着垂柳，真是和風拂面，綠柳垂金，溪上橫着一條小小的板橋，過了板橋前面就是一片荷池，那荷葉將將浮在水面，水清見底，游魚嘍嘍，轉過荷池四面一看園子雖然不大，可是構造的十分精緻，茅亭草榭，風雅宜人，大家跟着長工順着園路一直奔了正北一片青竹塘來，這片青竹十分茂盛足有一丈多高，鷄卵粗細，順着小路進了竹塘，在竹徑裏面繞了二十餘步，豁然開朗，原來是一片畝餘大的空地，四面綠竹環繞，正面三間草堂，倒是十分寬暢，圍着草堂，盡是用青石堆砌的花壇，也有長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形式不一，壇上完全種的牡丹芍藥，這時正在三春之末，牡丹芍藥正值大開，真是綠葉紅葩燦若錦

綉，姚黃魏紫鬥勝爭妍，又加上在草堂之前十餘株青桐，濃陰匝地，觸體生涼，陳步雲同劉鏞秋一看不禁連聲喝彩，說道好地方，清幽得很呢，看起來，這位朱文先生，一定是清雅一流的的人物。正然觀看，只見山草堂裏面走出一位先生，看年歲六十多歲，花白的掩口髭鬚，便衣便帽，氣爽神清，笑嘻嘻的立在對面，抱手當胸，口中說道：「仇兄和陪衆位駕臨敝舍，可說是蓬壁生輝，恕我接待來遲，當面請罪。」仇仲連忙說道：「豈敢豈敢，朱先生，我來給你介紹幾個朋友。」一用手一指說道：「這位姓陳，字是步雲，是本府太尊的舅老爺，是現任工部侍郎陳老爺的三少君。」一回頭對陳步雲說道：「這就是朱先生，名文字建武。」二人彼此一抱拳，又給劉鏞秋同大家一一介紹，彼此對施一禮，朱文用目一打量陳步雲，二十多歲，倒是眉目清秀，不渴被酒色所迷，二目無光，再瞧這位劉鏞秋先生，只見他四十多歲的年紀，短眉毛小三角眼尖鼻子，薄片子耳朵，兩撇小黑鬍子，一臉奸詐的神氣，再看大家，沒一個安善良民，盡是些不良之輩，無奈只得拱手相讓，進了樂天堂，教長工將那幾位跟班讓在清涼塢去休息，自己到了外邊又請了幾位鄉隣，帮着陪客，書不重叙，這伙人一直在這裏亂了一天，直到太陽西斜，方才告辭走了，不題朱文自己收拾傢俱。

單表陳步雲，自從在朱家飲了一天酒，帶着家人回了衙門，心中暗暗的想道，不略在這種偏僻之鄉，未經王化的地方，竟有那麼一個清雅的所在，同清高的人物，真能常常住在這個園中，賞花飲酒，這才有點趣味，就是我那京中的後園，也沒有這麼清幽精雅，待了沒有兩天，他又同劉鏞秋找到仇仲家中，叫仇仲領他去看牡丹，少不得朱文又有一翻酬酢，書不重叙，在這一個月下旬，同四月上旬，一連去了五六次，朱文一連應酬了五六天，眼看

池中綠蓋參天，荷花出水，朱支這個應酬，可就有點接應不暇了，雖然無法應付，但是還得勉力恭維，因為仇仲這個小子，是個飛天烙鐵，如何敢得罪他呢？按下朱文不表，再說陳步雲，因為三天兩頭去逛花園，雖然人家不說什麼，自己覺着實在有點討厭，所以一連三天坐在書房悶悶不樂，忽見差人進來說道：「仇老爺來了，陳步雲說道：『快請。』」差人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只見差人打起帘子，仇仲由外面進來，口中說道：「賢弟好幾天不見了，你每天在屋內坐着，不嫌悶的慌嗎。」陳步雲說道：「可不是，悶的慌，可有什麼法子呢。」仇仲說：「現在荷花開放，我們何不到朱家去看荷花。」陳步雲說：「三天兩頭去，不怕人家討厭嗎。」仇仲說：「那有什麼討厭的呢。」陳步雲說本來花園又不是公共的，我們若天天總去，人家豈有不煩的道理呢？若是打算天天去逛，我們只可多出銀子，買到手內，就能天天住在裏面了，就怕人家不賣。」仇一聽，暗道：「是時候了。」口中說道：「憑賢弟你的人，又有府尊給你作主，還能買不到手嗎，真要是朱文明白，一看你愛惜，不用你說話，就應該雙手奉送才是，我今天回去，明天打發人去說，聽聽他的口氣如何，他若不賣，咱們再想法子。」陳步雲說道：「全憑大哥辦理好了，」

再說朱文，一連應酬了五六次，心裏可就煩了，本來牡丹一解，緊裹着荷花出水菱芙蓉，正丹桂秋菊相繼耀彩，再就是紅梅開放，如若說每天應酬，這可就接應不暇了，這天早晨，正在屋中間坐，忽見家人領着仇仲進來，朱文說道：「仇兄如何這樣閒在，快快請坐。」於是分賓主坐下，朱文自己斟茶應客，說道：「不知仇兄枉顧有何貴幹。」仇仲一聽，不由的緊皺雙眉，長歎了一口氣，說道：「朱先生，今天來到貴宅，有點事情同你商議，不過對不起

你。」說着又咳了一聲，說道：「這個事本來怨我，不該多事。」仇仲這要一裝扮，把朱文可就鬧懵了，連忙說道：「仇兄，到底是什麼事呢。仇仲說前幾天不是府裏陳舅爺來了幾次嗎？要不怎麼說怨我呢，他原先說是愛牡丹，問我那裏有好牡丹，我以爲他看看就得了，所以告訴他，說先生你這裏有，他磨着我領他來看。本來看花不算什麼，所以我就陪了他來，誰知小子蠻不知足，看了幾趟，他就愛上你這個園子了，昨天更得意把我請到他的府內，託我來對你說，要買幾十你這個園子，你要多少他給多少，我當時對他說，人家築箇園林，爲的是自己消遣，恐怕不賣，比巧說你若家文，你肯賣嗎，我這一說，小子可就火兒了，立刻拿出他那公子哥兒的脾氣來了，把眼一瞪，說着怎麼着，再敢說不賣，慢說我給他錢，就是白要他的，他也得變手奉送過來，你快快對他去說。他若真敢不賣，我自會對他的法子，你瞧這小子有多學不講道理，真是仗勢欺人的敗類。家文，你看這個事情怎麼辦呢。」朱文一聽，心中一動，雙眉一皺，計上心來，不由的高聲陪笑，說道：「仇兄，既陳舅爺看上這個園子，何必講買呢，我明天把園子同住宅隔開，另開一個園門，就請他老天天來逛，如若愿意住在園中，園中還有幾間草舍，若不嫌窄狹，就請他住在園中，那是他應的起我，何必講賣講買呢，再說他又不能長期居住，幾時府尊一高陞，他當然隨任得走，買這種無味的東西，有什麼用呢，雖然是我的，他不是一樣可以住居玩賞嗎。仇兄你何必爲難呢。」這是朱文逆來順受的一種辦法，明知此事是仇仲的主意，所以要打算破他這個陰謀，非如此不可。仇仲一聽，心中暗道：「好一個朱文，你居然想着躲過這賊，那如何能成呢。」於是說道：「難得你老這麼開通，我回去一說他一定願意。」說着告



作別，到了次日仇仲坐車進府，見了陳步雲，陳步雲問道：「大哥怎麼樣了。」朱仲把桌子一拍，說道：「兄弟不用題了，活活把人氣死，可恨朱文這西，園子不賣倒不要緊，他不該張口罵人。」陳步雲不由的一怔，說道：「賣是人情，不賣是本分，他爲什麼罵人呢。」仇仲說：「你聽我說呀，我由這裏回去對他一題，他說原來陳步雲這小子是這麼一種小人，我的園子，讓他玩賞，不過是你的介紹，我瞧你的面子，所以才招待他，怎麼小子這麼蠻不知足呢，」我當時一聽，說道：「朱先生你別着急，這不過請你把園子同住宅隔開，另開一圍門，要多少錢，給多少錢，租也可，賣也可，幾時府尊高興，他一定隨任，園子還是你的，你何必着急呢。」陳步雲說：是呀，他說什麼呢。」仇仲說：「他一聽更火兒了，說道仇仲，你不用說了，我的園子，我不賣，他有什麼法子，他別以爲是工部侍郎的兒子，府尊的小舅子，我可不怕他，他依仗官勢強買民宅，說不的我要進京上告，真是狗仗人勢的小人。」我說朱先生，你不要張口罵人，人家並沒說非買不可，你不賣不是作爲罷論嗎。」他說：「連仇仲你全不是東西，這個事你就不應該來說，給一個風月公子，來作走狗，全都是些什麼東西，快給我滾出去，以下還說了好些難聽的言語，也不便學說，當時差一點沒把我氣死，有心跟他打架，這又不是那回事，所以我回來，對你學說，就是你能忍過這口惡氣，我也同他完不了。」陳步雲本是個少年公子哥兒，那裏能辨別是非，一聽此言，不由的十分大怒，當時就要打發差人，去抓朱文，仇仲一聽，把事鬥起來了，於是說道：「你何必着急呢，想法子治他就是了。」陳步雲於是打發差人去請劉露秋，工夫不大，把劉露秋請來，三個人在一處一商議，兩個壞蛋同一個花花公子可就把計策定成了。

直說宋文，自從應付走了仇仲，一概過了三四天，沒有動靜，這天寫完了早飯，自己慢  
慢走上清涼山來。工夫不大到了隆福寺，一看空空和尚正在方丈坐著，一看他  
禪坐，沙彌獻上茶來，宋文說道：「方丈這幾天我心裏十分不淨，我久仰  
我打算請你老給占幾占，看看我的月令如何。」宋文長老說道：「出家  
但是先生起課非別人可比，你寫個字我給你測一測吧。」宋文說道：「我  
寫了一個半字，但寫不穩，你住，說道：「幸方丈，請你看這詞，  
一看，說道：「阿彌陀佛，這字，請你處處小心謹慎，恐你在寺中動齒，  
寫的這個半字，在中百誰一人一人，正是個采字，正合寫字的姓氏，  
且看損，爲什麼說有字獄之災呢。你看半字上面，你用鉤及這一層，  
所以說你有牢獄之災，再說這個半字生本位下位於何方，朱着紫色  
場火，火者陰象也，其中多有陰人陷害，但是若在半字，尚無上  
說還有一線生機，此說向來將定有禍禍飛災，我想問你這句  
時候你就照東行事，說着一個掃塵，拿出一個字來，送臂過來  
說道：「老方丈，你怎麼就知道我不得了呢。」老和尚說：「  
人知命這句話，就是爲朱先生你這一流人物說的，你只慮不  
氣，自然遇難成祥。」兩個人說了會子閑話，宋文告辭回家  
天的事情，只不知禍由何起，莫非說仇仲真要害我嗎，但  
呢，夫妻說了一回，也就睡了。」

一概又過了兩三日，這天老夫婦正在屋內引門四歲的

面有人要找當家的，朱文一聽來到門首一看，原來是三個

，找朱文作什麼的。那三個人說：「我們是府裏來的公差，

考可是朱文朱先生。」朱文說：「不錯我正是朱儲武，差人說

合我們來請你老到府裏有事商議，你老若有工夫就可以辛苦一些

位略微一候，我到裏面告訴給家中一句話，咱們立刻動身。」

，我們就在這兒等着吧。」朱文於是轉身到了上房，對妻穿說道：

裏請我，大概真許有牢獄之災，我這裏有空寮長老的一個字柬，

回來，你們就打開觀看，照東行事。」說完放下柬帖轉身就走，

許不去嗎，朱文說：「定做難逃，外面有人，那裏去，你千萬不要忘了

對公差說道：「三位受等了。」三個差人說：「不算什麼，我們走吧。

不休息，咱這就動身。」你道公差爲什麼對朱文這樣和氣，因爲朱文

帶很有點聲名，全知道是個樂善好施的儒者，再說此次受這種橫禍飛災

身上，連公差全有點不憤，所以對朱文，無形中用了這麼一點人情，

，到了城內進了府衙，差人讓朱文暫在班房等候，自己前去請差，

齊敲，府官升堂，喊道：「帶朱文帶朱文。」只見看守自己的差人說道：「

堂了。」只見原先那三個差人進來說道：「朱先生過堂去罷。」朱文說：「

，這一定是仇仲他們作的鬼，自己反正知道沒作過不道德的事情，過堂咱就過

堂，所以一聽

差人相叫，轉身就走。」那三個差人說：「先生就這麼去嗎。」朱文說：「怎麼樣呢。」差人說：「我們知道你老是個忠厚長者，但是上邊不知道，現在過堂了，請你把王法帶上點才成呢，不然我們吃不了。」朱文說：「帶上吧。」於是差人一摸兜兒，掏出一根脖子索，雙手一抖，嘩啦套在朱文脖子上，拉看就走。」朱文這個氣可就大了，本來沒犯國法王章，硬給索上了，於是忍氣吞聲跟隨差人來到大堂之上，只見府尊高坐堂上，兩邊擺着許多刑具，站着兩行衙役，一見朱文帶到，喊喝堂威，說道：「跪下跪下。」朱文走上堂來，雙膝跪倒，伏俯堂前，只聽知府一拍虎威問道：「下邊跪的可是朱文。」朱文說道：「小人正是朱文。」知府說道：「抬起頭來，朱文把頭一抬面容一正，作官的講究察言辨色，程知府一看朱文，文質彬彬神清氣爽，不像個凶惡之輩。」於是張口問道：「你有無功名，朱文說道，治晚是前明的秀才。」知府說：「既然名列學宮，爲什麼窩藏盜匪，坐地分贓，從實招來。」朱文一聽，不由的魂飛天外，連忙說道：「小人素日安分守己并沒作過非法的行爲，不知大老爺此話從何說起。」知府一聽說道：「你道我冤枉你嗎，若不給你個証據，你也不服，來帶干証過來。」只聽下面噓了一聲，工夫不大，由外面帶進兩個鉄鎖噹噹的人來。

第十三章 朱建武避難入空門

那朱文一看並不相識，知府說朱文，你可認識他兩個，朱文搖頭說道：「小人不認識。」就聽左邊跪着的那一個說道：「朱大哥，你這就不對了，我們捨死忘生在外邊作案，你老太太平平在家住地分賤，現在我們受了罪了，可是你老人家反倒自在逍遙，並不打發人來看我們一看，所以我們受刑不過，才將你老人家招出來，我們這是沒有法子，你老也就招了吧，省的自找苦吃，你豈不知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呢。」這一套話，把個朱文氣的火高千丈，啞了一聲說道：「你們全是些什麼東西，妄禁好人，你們趕快實說，是彼何人主使，不然老爺是經明的，慢說小康之家不能爲盜，就是我家中萬分的窮苦，憑我名列學宮，也不能身爲盜匪，你們既然說坐地分贓身爲盜首，當然你們時常在我家居住，你們可知我那宅院的形式，我多大年歲，我家中還有什麼人，你們說對了，就算我坐地分贓。」兩個人一聽，說道：「朱大哥，我們在你家一住半載，這個事如何會不知道呢？你家就是你夫妻兩個，還有一個男孩，今年四歲，你今年六十二歲，大嫂子五十二歲，使着兩個老婆子，一個丫環，一個長工，你家是一宅分四院，正房兩房全是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後面就是一所菜園，老爺如若不信，成以派人調查，如果查不相符，小人情甘認誤禁之罪。」這一番話，把朱文說的目瞪口呆，知府一看，說道：「朱文，証據已明，你還敢抵賴嗎，快將所作的案件從實招來，以免皮肉受苦。」朱文一聽，向上磕頭，說道：「求老爺秦鏡高懸，這兩個入，不知受何人主使，妄誣良民，望大老爺與小人作主。」知府一看，這是理盡詞窮了，於是一聲斷喝，好一個

刁惡的朱文，大概抄手問事，你事萬不肯招，左右，看大刑伺候，只聽下面「噓」了一聲，噲唧一聲響亮，三根木爲五刑之祖，這一來把朱文嚇了個胆裂魂飛，猛然靈機一動，暗道：「看這兩個匪徒，一定是受了仇仲的主使，不然他也知不清楚，看這個樣子，我若不招，他一定要用刑訊，我若大年紀，豈能受此重刑，如苦招認了，憑我帝室宗親，普母這兩個匪徒，同這個狗官，把我開成賊黨，豈不丟了我祖宗的面目，我寧可教他知道我是問家苗裔，死在北京，也不能教他把問入賊黨，誣作匪徒，死了也落個不乾不淨。」想到這裏，連連向上搖手，說道：「大老爺不必動刑，我有下情上達。」知府說道：「你還有何說，快講。」朱文一回頭對二賊說道：「你兩個受誰的主使，我可不知道，但是你方才你不同我共事多年嗎，當然我的出身，你們很明白了，我再問你一句話，你二人若是答上來，我一定認罪無辭了，你二人若答不上來，可趁早實說，不必再行狡展。」來大老爺問他主使之人，二賊說：「大爺拉倒吧，不必再分辯了，招了吧。」朱文咱的一口唾沫噴在二賊臉上，說道：「滿口胡說。」一回頭對知府說道：「求大老爺，問問他們，既然同我共事多年，我是何方人氏，遷在這鎮龍坡多少年了，我原來是個什麼人。」知府一聽，暗道：「他說的倒是有理，於是一拍虎威，道：「你二位人可聽見了，快快說來，朱文是何方人氏，什麼時候移到清涼山，他當初是個作什麼的？」這一問，把二賊問的面面相覷，知府一瞧勃然大怒，說道：「好你兩個賊匪，竟敢誣誣良民，情實可恨。」正要追問他二人受何人主使，忽聽內宅鎖鑰響亮，原來內宅鎖鑰，必有大事，於是知府，把三個人標牌收監，拂袖退堂，來到內宅一看，夫人同舅爺陳步雲正在內宅相候，知府說什麼事，陳步雲說：「就因爲前面這個案子，我請姐夫

回來同姐夫商議，怎麼個辦法。」知府說道：「這個自有我來辦理，你們何必操心呢，問明二賊是何人主使，定一個買盜攀贓的罪名，不就完了嗎。」夫人說：「原來老爺不知內裏的情形，於是仔細對知府說了一遍。」程知府一聽曖呀一聲，連連躁腳，說道：「你們怎麼這樣慌唐，這要叫撫台知道了，還不是個倚官害民，貪贓賣法嗎，輕者撤職，重了就得鑿解進京，你們這不是要我的命嗎。」說着不由的搔首望天，道：「你們太胡鬧了。」

原來這個買盜攀贓誣良爲盜，就是仇仲同劉露秋，還有陳步雲鬧的鬼，他們三個人那一天暗中商量的辦法就是這麼一段，正趕上前兩天，獄中收了兩個大盜，一個叫過海龍李九，一個叫爬山虎黃七，於是劉露秋同仇仲，二人親自交給這兩人供詞，叫他二人硬攀朱文入獄，可是這兩個個人說的也好，我們現在已經是不能活了，可是因爲我作的事不道德，所以才受了國法王章，我們既然當初把事作錯了，現在再誣賴好人，我們覺着於良心上過不去，所以我們就不愿再作孽了，劉師爺說的更好，你若能把朱文拉到獄裏，陳舅爺一定能救你二人的性命，你須知道，陳舅爺是現在工部侍郎的少爺，一句話就可以把你們救了。螻蛄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怕死，二人一聽能夠死裏逃生，於是可就應了，趕到過堂，就把朱文拉上，知府連忙把朱文拿到，一看朱文的神氣，不像個爲惡之人，就疑心內中有人主使，不過沒想到自己的舅爺身上，但是一看朱文，被二賊問的張白結舌，自己才信以爲真，打算刑訊，不想二賊又被朱文問住，這時候陳步雲在屏後可就把手聽明白了，他本來怕二賊失言，被姐夫把自己問出來，所以一陸堂的時候，他就把此事的始末告訴他姐姐，求他姐姐給他出主意，當時他姐姐埋怨他，不該這樣不顧天理，無如姐弟情深，不能十分相逆。本來鬧壞了，對自己的

父親也有關係，所以當時說等知府退了堂再說，趕到他聽的二賊被朱文問住，他知道這個事情要壞，真要二賊當堂供出自己主使，這可怎麼辦呢，再說這個朱文也未必相饒，於是跪到內宅，請他姐姐鳴鑼，請姐夫退堂，等知府問明白了之後，才把個羅繼先嚇的胆裂魂飛，還好對朱文尚未用刑相訊，若一周大刑，府衙同巡撫衙門不遠，叫撫台知道了，自己非落個倚官詐民，縱盜誣良的罪名不可，於是緊皺雙眉，在屋裏踱來踱去，有心問明之後把朱文當堂釋放，可是朱文一定要追問那主使害他之人，自己的功名富貴本來完全出在丈人手下，怎能將他的少君問罪加刑呢，若打算將此案模糊下去，把朱文治罪，自己的舅爺可是樂了，但是這個事叫撫台知道了，也得做職被參，自己空被他們支使了，罪名可是還得自己去領，總之若依着舅爺的心思去辦，先得喪盡天良，紙內包不住火，早晚自己得有點罪名，若打算一秉大公，自己實在有點對不起泰山合自己的夫人，真要糊糊糊糊把朱文放了，餘事一概不題，可是朱文若當堂質問，爲什麼不追求實盜誣良的主使人，糊糊突突輕放，自己用何言答對呢，堂堂首府，豈不成了兒戲了嗎，再說這個風聲難免傳入撫台耳內，自己仍然脫不了干係，左思右想，罪之不得，放之不能，所以只落的搔首向天，工夫一大居然被他想出一個主意，不由的咳了一聲，說道：「事情既然如此，我再想法子應付就是了。」

再說知府晚上想好了主意，次日一早升坐大堂，把朱文提上堂來，知府說道：「朱文，今天本府已經派人出去調查你的真相，如若果然冤枉，本府一定替你伸冤，現在不要駭怕，我且問你，倒底是何方人氏，爲什麼移居本處，你原先作何生理，你要仔細說明，我好替你設法。」朱文心中暗道：「我若不把我的實在情形說出來，恐怕這個盜賊的官司，無法擺脫



，便是我若說了實話，可是明室的苗裔，正爲清朝所忌，大概也難脫性命，兩方的輕重比較起來，能爲明朝的忠魂，也不能受盜賊的誣讒，死在九泉之下，方對的起歷代祖宗，看起來天數造定，無法挽回，空空和尚，好神奇的占算。」自己想到這裏才毅然說道：「大老爺要問，我本是明朝思宗皇帝嫡派子孫，自從聖朝入關，小人由北京遷居此地，不過隱居避世以終天年，不想身受盜賊的誣陷，大概也是命該如此。大老爺請想，雖然國破家亡，堂堂帝室之貴，豈能失身爲盜呢。」知府一聽，原來朱文是前明的遺胤，問明之後說道：原來如此，你先在獄內待幾天，我自有的辦法。」於是吩咐禁卒，對朱文好好的看待，不許虐待罪人，退堂之後，把這個案情的始末，實在的情形，懇懇切切寫了一封家信，差人加緊送入北京，交工部侍郎陳府，他寫信的意思，因爲陳步雲胡鬧，才鬧出這些糾葛，因爲自己無法處理，才請示一種辦法，不消兩個月的工夫，差人回來並且討得回書，知府打開一看，是叫自己稟明上憲，將朱文並他的眷屬，押解進京。路上必須派委員護送，恐其遠處邊陲謀爲不軌，朱文的家產，收沒入官，另外一個條子是對於陳步雲，必須嚴加管束，不許他再無事生非，這一封書信，真不啻朱文的催死文書，知府看完書信，有了主意，立刻親自到撫台衙門稟見，撫台傳見之後，知府就把現在捉住了一個亡明的遺孽，怕有私通匪類圖謀不軌的行爲，所以京中家岳來函，教稟明大人派委員連同該犯的家屬解進京，卑職因爲未奉明示，所以還沒有派人去提該犯的眷口，說着把陳侍郎的書信呈與撫台，撫台看罷，說道：「此事到甚容易，你先回去把朱文的家眷捉來，我這裏辦一個委札，就派你押解進京，我再派兩個委員一路相伴。」知府得了指示，自己這才告辭回衙，到了府衙，立刻出簽，派人去捉朱文的眷口，那

知起到了鎖雲坡一看，朱文的雙門緊鎖，早已逃遁無踪了，差人無法，祇可捉了幾個鄰居便回府銷差，知府一聽走了朱文的家眷，嚇的心神不定，連忙升堂訊問鄰居，才知道於朱文一進府的那一天夜中，一家上下就逃避無踪了。又問鄰居，朱文本處可有親戚，鄰居回稟，朱文本是個外鄉人，本處沒有親故，連婆子帶了環長工，全是人家由家鄉帶來的。知府無法只可據實呈報，鄰居取保回家，一面派人查封朱文的家產，這一來好好的一個人家，因為得罪了一個小人，落了個七亂八糟，第三天程知府接到撫台的委札，並派來的兩個委員，携帶奏章，一同在府衙，等候照差起身，知府才派了一位本府的把總，名叫劉洪運，帶着五十名兵丁，把朱文上了刑俱，扶上車子，劉把總帶兵保護，這才一同奔北京走下來了。

這天進了湖南地界，地名臨江驛，屬沅陵縣所管，天色已晚，知府就打店住下，這個店房字號是洪福客棧，這一伙人足有六十來位，就把這座店完全佔了。知府同兩個委員，住了三間正房，劉把總因為得保護知府，住了東廂房，把朱文由車上扶下來，去了劉俱帶着藏練，同看差的兵丁，住了西廂房，其餘兵丁，分住各院，一陣索湯菜，搶盡盞盞，百亂到二更多天，方才完全歇下，再說朱文，他本來度量寬洪，安常守分，所以他并不上愁，一路放杯飲食，雖走了半個月的長途，始終沒有覺着勞累，這天在店裏吃完了晚飯，向後一仰身，不覺悠然睡去，一宿不去，到了次日五更，天將黎明，知府起來，上下兵丁全都起來燒水洗臉，叫廚房預備早飯吃了上路，劉把總洗完了臉，端着茶立在屋門口，對着西配房觀看，就見雙門半掩，裏面看差的兵士，連差事全都鴉雀無聲，劉把總一看，十分惱怒，說道：「西房裏看差的怎麼這麼混蛋，什麼時候了，還不起來。」等大老爺一旦起程，他們如何收拾的

利落，你們去個人快快叫他們起來。」於是過來一個兵士，走到門前，推開雙門，進去一看，不由的哎呀一聲，說道：「了不得了，老爺們快來吧。」劉把總說：「怎麼了這麼大驚小怪。」就聽那個兵士說道：「細細網上了。」劉把總說什麼網上了。」說着帶着幾個兵士一同進了西廂房，用目一看，不由的也哎呀一聲，咱咬把個茶盤摔了個粉碎，這一亂上房裏可就聽見了，知府叫差人出去喚劉把總進來問話，差人走到台階上，叫道：「劉老爺，太爺請你問話。」劉把總一聽，連忙進了上房，一見知府，撲咚一聲跪在地下，口中說道：「回稟大老爺宋朱文他他沒有了。」這時兩個委員一聽，連忙站起來說道：「你快說怎麼沒有了，不是上茅房去了，看差的兵呢。」劉把總說：「全叫人家網上了。」兩個委員一聽，說道：「這一定是叫人偷了去了，你還不快快派人追去嗎，你跪在這裏有什麼用。」劉把總一聽連忙立起身形向外就走，那委員叫道：「回來，你叫人把被網的解開，叫上來我們要問他話。把合店裏的人全網上。要好好私通土匪，劫去差事這還了得。」劉把總答應轉身要走，委員叫道：「回來，你叫別人前去追賊，你還得保護老爺要緊。」劉把總這才轉身出來分派衆人，再說知府一聽宋朱文被人救走，不由的暗暗躁腳，想道：「這可要了命了。」正在怔怔的想主意，一瞧兩位委員，把個劉把總支使的暈頭轉向，自己這才說道：「二位仁兄，我們去到廂房看看再說吧。」兩個委員說：「府尊先不用出去，恐怕還有未走的賊匪，傷了你老人家那還了得。」知府一聽說道：「現在那賊恐怕早已遠走高飛了，我們瞧去罷。」兩個委員不敢不去，這才喊道：「劉把總，府尊出去了，留神保護要緊。」外邊「噓」了一聲，這才陪着知府走出房門，抬頭一看，院中站着十幾個兵士，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一般，劉

把總也手持腰刀維糾糾，立在院中。兩個委員同着知府，這才帶着四個差人，走入西廂房，一看，四個看差的四馬攔蹄，網在地下床上一條割斷的鐵鍊，地下放着刑俱，那個朱文却不翼而飛了。知府叫人把被網的兵丁解開，一回頭桌上放着一個雙紅紙的字柬，自己伸手攏入袖內，轉身回歸上房，這個時候，追賊的也回來了。店中的掌櫃的伙計全都網在院內，追賊的回來報告，四路追尋并無踪跡，知府叫他們在外面聽傳，自己這才坐下同兩個委員觀看字柬，只見上面寫的是，「買盜諱良，土豪污吏，苦害良民，暗無天日，朱文沉寃，暫救之去，如致株連，取爾首級。」下面寫的是，「字奉知府同委員，不許諱賴好人，鏡花水月留柬。」三個人一看，才明白朱文是被俠客救了去了，又見下面寫着如敢株連取爾首級二句，嚇的三個人連忙吩咐把店裏的衆人放開，這才叫進看差的兵丁，仔細問訊，那看差的回道：「昨天晚上晚飯之後，朱文已經睡了，四個人分成兩班看守，天將三鼓，只見燈影一晃，由外面飛進一個人來，身穿一身青衣短靠手持寶劍，我們四個將要嚷，還沒嚷出來，叫那人在我們肩上海人點了一指，我們也不能動了，也聽不出來了，只可由人家網上，只見他叫起朱文，用劍把鍊子割斷，一口吹滅了燈燭，以下我們就瞧不見了，大概是把人救走了。」知府一聽，沒了辦法，於是把店東叫了來，又問了問，也沒有頭緒。於是叫大家下去，三個商量了半天，好在案子並未奏明皇上，沒法子祇可帶着家人一路回貴陽來了。到了府衙，叫劉把總回衙聽傳，自己同兩個委員，一齊來到撫院稟見。撫台傳見，三人這把丟犯人未始回稟撫台，連字柬也呈上去，撫台倒沒說什麼，祇說了個此案好在尙未奏明，還不要緊，至於朱文慢慢想法通緝就是了。貴府回去趕緊寫信，通知令岳陳大人，看他有何辦法。知府連連稱是，於

是辭了撫台，回到府衙，趕緊寫好了書信，趕速派人送往北京，趕到了晚上，知府同太太把陳步雲叫到屋內，仔細一說，把個府太太同陳步雲嚇的面目更色。知府對陳步雲說道：「你只顧你這麼無事生非任意胡鬧，差一點沒把腦袋給我鬧掉了。你如再不知悔，怕你自己還有性命之憂，你想我們上下六七十人圍着差事，神不知鬼不覺，把差事叫人給刦了去，你就知道這是一個什麼人了，所以我叫你處處小心，不然恐怕於你自己不利，以後你也不再要同仇仲這路人往來，若不是仇仲同劉露秋，給你混出主意，你絕不能作這種事，你自己想想，你雖然把朱文害了，可是他的花園子也歸了公了，也決不能到了你手，你想想良心上過的去嗎，把人家害的家敗人亡，你得人家的花園子，有什麼用呢，慢說到不了你手，就是到了你手，我一驕任，你就得跟我連帶同行，這所園子你怎樣辦他呢，一定得落在仇仲同劉露秋手內，為什麼你被人家這樣巧使喚呢，再說道京中老大人，本來名譽很好，你每天在京裏瞎鬧，鬧的老大人也教人家背後指摘，因為這個才叫我跟你出外練習世故，沒想到你依然不改，這個地方你須知道可不同天子脚下，五營十三汛，手明眼快的人到處全有，藏不住土匪盜賊，這個地方僻處邊陲未經王化，你真要鬧的叫匪人把你害了性命，固然是自作自受難怨別人，叫我對老大人怎麼交待呢。」將說道這個地方，就聽外邊房上有人說道，知過改過，暫且饒過一次，就聽嗖的一聲，再往下就沒有聲息了。這一來，把個知府太太同陳舅爺可嚇壞了，一聲不響，全都躲向床下去了，比時知府胆大，一聽沒有聲息，這才喊人，差人進來一看，太太同舅爺全都躲在床下去了，一問老爺，方知外面房上有人，差人出去告訴下面三班總役沈梁，沈梁這個人倒是很正派，一身好工夫，對於捕盜抓差，也甚有經驗，所以人送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一盞茶，慢慢的喝着，一打聽仇仲，還有自己的住宅，原來早經官家拍賣，仇仲以經買到手中，任細又一打聽仇仲這個人，倒是還活在世上，不過現在比原先可闊多了，原來他兒子名叫仇太平，在外舉官，他跟的這個官，就是當初的那位刑名師爺，劉露秋，因為劉露秋自從被知府辭退，自己收拾行李回了原籍，到了大名府在家內住了幾天，一肩行李，直奔京都走下來了。到京都之後，立刻寫了一張呈文，遞到督察院內，告的是貴州省，「門知府程繼先，沿途勒索，賣放亡命遺孽，朱文朱繼武，請來查辦，本來這程實關乎刑名，督察院如何敢押，立刻到京自呈，庶幾，御筆批府劉露秋交刑部看押，一面降旨，調劉露秋入京聽訓，并將貴陽知府押解來京，這道聖旨一下，當時嚇壞了工部侍郎陳文泰，平素之後暗中派能幹的家人，具稟往貴州進言，請撫台同程知府預備一切，不上兩個月，貴州程知府程繼先，並原送差的兩位委員，還有評差的把總，一並來到北京，皇上親批交刑部看押，這案子，一直嚴訊了好幾堂，這程繼先上去，皇上降旨，貴州撫台失於覺查着降級處分一次，程繼先恐感職務着革職永不敘用，劉把總疎於防守，辜負皇恩，着負職發往軍營效力。這個案子因有陳得郎運動之力，這算好將賣放罪名抹去，否則定成大獄，至劉露秋看押有功，放了一個邯鄲的知縣，劉露秋一看，這才算心平氣和，也不枉自己用了這份心機，總算得了夙愿，於是寫信打發人送到貴州，請仇仲前來作墓，仇仲因為自己年歲已大，不肯遠涉，鄉井，於是打發兒子仇太平去到邯鄲，這個仇太平本來奸詐過於乃父，所以同劉露秋一見面，真是臭味相同，也是小子鑽營得當，由邯鄲縣一帆風順，陞了河南陳州府。他們這路人本來才有餘而品不足，所以官一陞了，財也就發了。可是老百姓受了罪了，現在劉露秋已經調任陝西延安

府，仇太平自然隨任高遷，這一來仇仲在家可就成了老封翁，因為家財充足，所以護院的看家的全都僱上了，呼奴喚婢，突然這麼一鬧，又把朱文的住宅買到手內，翻蓋一新，每日除了在花園中遊逛就是同一班走狗飲酒談天，一棍過了十幾個年頭。實指望七十來歲的人了，悠遊歲月得終天年，那知禍不旋踵，只落身首異處，這也算是作惡之報。

再說朱復，打聽明白了，於是算清了茶錢，提起小包款慢慢圍着村莊繞了一個灣兒，只見由山坡之上，走來了一頭黃牛，牛背上坐着一個牧童，朱復說：「借問小哥，仇太爺在那裏住。」牧童說：「由這兒往北，二道街當中一所大瓦房便是。」說完趕着牛兒走了，朱復依着牧童的言語，來到二道街當中，一看果然有一所大瓦房，十分整齊，門前立着幾個差人，朱復圍着宅院，繞了一週看清了道路，這才找了一個飯舖，買了點熟食乾肉，用手巾包着，走到村外，一瞧離村約有一里遠近有一片大松林，自己奔松林走來，到了松林之內，找了一棵松樹，坐在下面，這時候太陽已經西下，自己把熟食乾肉吃了，天可就黑將下來，自己這才盤膝打座閉目養神，工夫不大，已經更點齊敲，自己這才把大褂脫下來，放在包袱之內，頭上用絹帕包好，將寶劍藏在背後，用絨繩繫在胸前，又把雙針用卡子卡好，把包袱向腰中一繫，這才邁步出了松林，直奔村中走下來了，到了村中一聽，人聲寂靜，於是伏身奔了仇仲的住宅，到了圍牆之外，翻身入房，向裏一看黑漆漆的並無人聲，於是躡上正房，向四而一看，只見前邊院內露出燈光，於是躡到前邊房上，用房脊映住身形，只見院內無人，屋中燈光閃閃這時只聽屋內一個年老的聲叫說道：「兒，現在有一個多月了，大爺也沒有來信，也不知是怎麼回事，這幾天我心裏總覺着不安定，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就聽一個小

孩子說道：「老太爺總記念着大爺，大概大爺的信，不出這幾天就可以來到了，你老何必這樣掛念呢。」只聽那個老人說：「四兒點上燈籠吧，我要安歇了。」工夫不大，只見籠子一起，由裏面出來一個小孩，手提着一個牛角氣死風燈，後面跟定一個七十來歲的老者，鷹鼻鵝眼，白髮銀鬚，兩個丫環左右摻扶，朱復一看暗道：「這一定是仇仲了，這個老小子這樣養尊處優，少時我一定叫你首異處，好替那些被害之家，雪恨報仇。」正然思想只見小童引路，轉過角門，往東跨院中去了，朱復房上暗中相隨，原來東跨院內，上房中露出燈光，只聽屋內說道：「老太爺過來了沒有，你們再去瞧瞧。」就見籠子一起出來了三個燈籠，提燈的是兩個丫環，一個小子，三個人正走到院內，仇仲也進了角門，大家說：「老太爺過來了只見由屋內出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向前迎接，這原來是仇仲新娶的一個姨太太。

朱順正在張望，就聽着自己身後嚶的一聲，朱復知道身後來了暗器，於是一蹲身，噯的一聲，一隻鏢落在房上，朱復回頭一看，在房下立着四個人，各持兵器用手指着自己，說道：「上面的小輩，真乃胆大包身，竟敢半夜前來偷盜，你可知道這飛鏢手金振鐸的利害。」朱復一聽，不由的有氣，暗道：「我並不是爲你們幾個小子來的，不想你們暗中給了我一鏢，我本打算不動聲色把仇仲殺了一走，看這個樣子，大概不露面是不成了。」想到這裏，一飄身躍下房來，這時候那四個人已經來到院中，再瞧屋內的燈光已經息滅，原來鏢一落地，仇仲一伙人早嚇的跑到屋中，拴上門戶，把燈吹滅了，朱復說道：「你四個那一個是暗中傷人的小輩，還不過來受死。」就見那四個人中蹣過一個人來，一身青衣服，盤着辮子，用白手巾罩着頭，脚下白襪子洒鞋，腰內跨着一個鏢囊，右手提着一口單刀，只見他把刀一亮，

說：「你是什麼人，敢來擾亂仇大太爺的府第，你可認識飛鏢金振鐸嗎。」原來近幾年來，仇仲因為家中有了財產，所以請了兩位師爺，一位叫金弓金振聲，這一位叫飛鏢金振鐸，二人是嫡親兄弟，在江湖上賣藝為生，倒是有點工夫，因為在本地上賣藝，叫仇仲瞧見了，所以把二人留下護院，後來金振聲又介紹了兩個江湖人，一個叫花槍鄧龍，一個叫花刀鄧虎，也是親兄弟，四個人在仇宅護院，這天晚上，四個人正在各院踞蹠，將將到了前院角門，一抬頭，房上站着一個人，依着金振聲打個招呼，若是夜行人，一聽招呼就走了。金振鐸說不對，我們自從來到宅內，寸功未立，今天我一鏢把這個賊打下房來，在老員外面前也顯着好看，說罷，回手發出枝一鏢來，一抖手對准索復的後心，就是一鏢，不想沒打着人家，滿想一道字號就嚇人家嚇一跳。本來他兄弟二人，在江湖上賣藝的裡邊總算很有點名氣，那知道一道字號，人家反倒下來了，自己一聽人家點手相叫，只可說道：「來人這名。」朱復說：「小子你問我麼，姓朱名復字意明，小子你知道了有什麼法子呢。」金振鐸說：「沒別的法子，要你的命。」說着左手一幌，右手刀連肩帶背向下砍來。朱復一看，刀離不遠身形一斜，一上左步，踢起左手向小子腕子上就磕，金振鐸向回一撤步，朱復的右手跟着向前一伸，嘯的一聲，撞在小子胸膛之上，撲咚一聲坐在地上鏘啣匕，撒手扔刀。金振聲一看，兄弟一照面就輸給人家了，自己這才一言不發，向前一躍，抱刀向索復背上便扎。索復一聽後面有人暗算，向外一開左步，身形向左一歪，躲開這一刀右腳跟着向上一抬啣的一聲，正踢在金振聲的腕子上，噹啣一聲鋼刀落地，緊跟着右腳一落地，右手一按地，左腳又起來，嘯一聲，蹠在小子小腹之上，金振聲一退兩步，撲通坐在地下，花槍鄧龍花刀鄧虎一看，可了不的了，金

氏兄弟一照面全教人家打倒，可見人家比咱們能爲大的多，若再單打獨鬥，恐怕依然敗北。於是哥兩個一口刀一條槍，一個在前一個在後，雙雙躍到朱復面前，鄧龍的刀劈頭就剝，鄧虎的槍在後面分心就扎，朱復一看二人雙上，仍然一上左步用右手一穿鄧虎的右臂，鄧虎的刀將要向下垂，那知朱復的右手順着鄧虎的右臂向下一攔，啪的一聲按在腋下肋骨上，小子哎呀一聲倒在地下。這時鄧龍的槍也來到朱復的身上，朱復一轉身，左手向一撥，一進左步一伸手把槍杆抓住，左腿一抬正踢在鄧龍的右腿之上，鄧龍撒手扔槍倒在地下。朱復將要用槍去刺鄧龍，只聽弓弦一響，一點寒星奔面上飛來，原來是金振聲立在旁邊，打了一顆彈子，朱復一伸手把彈子捏住，只聽一陣弓弦亂響，那彈子如同暴雨一樣，向自己打來。自己連忙展開身法，躡蹤跳躍，工夫不大將彈子完全躲開，金振聲本來打的一手很好的連珠彈法，一瞧四十多彈，未曾將人打着，不由的心內發慌，一伸手又向囊中取彈，只聽啪的一聲，弓弦斷作兩截，原來朱復一瞧小子彈法很好，若叫他打上一彈，自己就算栽了跟頭，自己若發出那重樓飛血的工夫，一口氣就可以要四個人的性命，但無冤無仇必如此短見，於是丹田運氣，一張口這條白氣正撞在弓弦之上，啪的一聲，弓弦變作兩截。四個人本來全都聚在一處，猛然弓弦斷不由的一怔，就在這一怔的時候，朱復已經來到四個人的面前，四個人將要回身逃走，朱復豈肯相容，每人肩上都按了一把，就是這一按，就把四個人定在那裏，原來四個人被朱復全都了點輕穴，朱復對四個人說道：「你們暫爲休息，我同你們，本來無冤無仇，誰教你們多管閑事呢。」一回身上上了台階，來到正房門口，用手推門，原來面裏已經拴上了。於是一回手亮出寶劍來，噲的一聲，寶劍離匣，真不亞一汪秋水，朱復把劍

向門縫內一插向下一按，嘵嘵嘵裏面門栓被削兩斷，用手一推雙門大開，自己先用寶劍向裏一探，然後由腰內取出火摺子，一搥，這才看清了，屋內陳設十分的齊整，朱復用火摺子點上燈燭，用目向四面觀瞻，只見兩個小子同四個丫環，全都躲在床下。姨太太嚇的倒在床下，那仇仲蹲在桌子底下，俱都抖成一團。朱復一伸手由桌子底下把仇仲拉出來，自己回身坐在一張椅子上。那仇仲這時多多嗟嗟跪在地下，口中說道：「大王爺爺請你高抬貴手，饒了我這條性命，你老若用金銀，那旁銀櫃內就有。」朱復說道：「你這個老奴才，你可認識我。」仇仲戰戰兢兢的說道：「不不不認識。」朱復說：「你可認識，當年在這村裏的一位外來住戶，姓朱名文字建武，這位老人家那裏去了。」仇仲一聽不由的打了一個寒戰，說道：「不不不知道他老人家。」朱復說：「原來你不知道，可是這位老人家，爲什麼逃往他方，這個事你一定知道。」仇仲一聽嚇的冷汗直流，說道：「小人更不知道了。」朱復說：「我告訴你，叫你也死個明白，我也不是大王爺二王爺，我就是朱建武他老人家的兒子，姓朱名復字意明，我今天特意前來取你的性命。第一報仇雪恨，第二替這一方，除去你這個飛天烙鐵，以免你再無事生非陷害好人，至於你兒子仇太平，早晚我也叫他死在劍下，你當初只顧陷害良民，不想天理昭彰，你也有今日，你聽見了沒有。」那仇仲跪在下面，只知發抖並不言語，原來他一聽是朱文的兒子，早嚇的真魂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朱復說的後半截他完全沒有聽見，朱復一瞧他不言語，不由的心頭火起，端的一脚，把仇仲踢的哼了一聲，倒在地下。寶劍一揮，仇仲變作兩斷。那時候那個姨太太同那幾個丫環小子早已嚇的昏了過去，朱復這才用劍在死尸上割下一塊衣襟，蘸着血跡，在粉牆上，大書八字，是：「殺人者

來復意明也」又用劍把櫃上的鎖頭削去，在裏面取了幾百兩金葉子包在包袱之內，邁步出了上房，仰天長出了一口氣，這才算心平氣和。於是對那四位教師說道，明天報案，你要實話實說，如苦誣賴好人，我一定取你的首級。說完了雙足一登，上了正房，一路出了仇宅，乘着黑夜向正北走下來了。

那朱復信步而行，這天來到一個地方，此地是河南湖北交界之處，在大別山南麓，地名叫作穿松林。原來這一帶盡是大松樹足夠十餘里方圓的一片，當中一條大路，這時候天將正午，一輪紅日如同火傘當空。朱復覺着十分的炎熱，一看前面青松夾道，滿地濃陰，越走越涼快。正向前走，猛聽前面人語嘈雜，內中還不斷有兵刃擊撞的聲音，不由的十分詫異，暗道莫非前面有了劫路的，用耳細聽，就在前面不遠。用目觀看，但是被松樹擋住目光，無法觀瞧。於是緊向前走，猛見對面不遠大路之上塵土飛揚，大約人數不少。自己連忙避在樹後，用目偷瞧，這才看清了，原來是一伙人在松陰之下，拚命惡鬥。內中兩個老者，全都鬚髮斑白，一個穿青，一個穿黃，穿青的那一個，手使一口金背刀，約有七十上下，還是左臂刀，看面目兩條紅眉，一雙金眼，再瞧那個穿黃的，也是七十上下，鬚眉長目，美髯飄動，手使一條三十六節蛇骨鞭，二人殺的難解難分。細看二人的招術，全都十分的高明，使刀的是上中下三盤，共分三十六路，使鞭的也是翻天三十六路，兩個人一個八兩，一個半斤，總算是藝業平衡，分不出高下。再瞧旁邊還有六個人打了兩伙，全是兩個打一個，這邊是個年青的三十來歲，白臉倜儻俏人物，手使金背刀，也是左手刀，工夫十分的老練。對方這兩個人，一個使劍，一個使雙拐，本領也甚高強。那一伙呢，一個使蓮花簪的，一個使練子藏



的二人敵住一個使左臂刀的黑臉少年，全都打的難解難分。這個工夫可就大了，好在地方偏僻沒有往來的行人，看日色過午，雙方仍然不見高低，朱復不覺看了約有一個時辰，就見那兩個老者，使刀的用了一招烏龍戲水，左臂刀直奔穿黃的小腹扎來。就見那個穿黃的一擺蛇骨鞭，把金刀纏住，兩個人一叫力，刀沒有削動了鞭，鞭也沒把刀帶撒了手。這時蛇骨鞭的蛇頭已經揚起來，口內的悶心了，將要到了穿青的身上，那個穿青的金刀刀尖已經離穿黃的胸膛不到三寸遠近。正當這一髮千鈞的時候，再待片時二人難免同歸於盡，正在這個時候，忽見一條黑影，如同孤鶴橫江，落在二老當中，手持一口寶劍，光華奪目。用劍的平面，向二老的兵器由上向下就砸，只聽噹的一聲，也就是二位老者腕力特大，不然這一震，就得把兵器落在地下。二老者各撤兵器躍出圈外，用目觀瞧，就見在當中站定一個二十上下的青年鬘子，身穿一件青袖子長衫，青袖子禪掛，白襪雲鞋，辮子繞在脖子上，肋下佩着劍匣，腰內圍着一個小包袱，手中提着一口寶劍冷氣逼人光華奪目，直往臉上一看，虎頭燕領劍眉星目，鼻直口方，面似丹霞，紅中透潤。這個時候，兩個老者一住手，那六個人也全躍出圈外，用眼觀瞧，不知是那方來的帮手。就聽那個穿青的老者說道：「這位少年壯士貴姓高名，因何攔阻老朽動手，請道其詳。」朱復連忙拱手說道：「二位老人家，不必生疑，小子我先聽二位老人家的名姓。」那穿青的老者說道：「老朽家住陝西華陰縣，四賢莊，姓白名哲，字天俠，江湖上有個小小的外號，人稱紅眉劍客，我可不趁其稱。」朱復說道：「原來是自老劍客，小子失敬。」一回身又向穿黃的老者問道：「小子也要領教你老人家貴姓高名。」那老者說道：「老朽家住雲南姓江名飛字天鶴，也有個小小的外號，萬里追風長髯叟，

素領教閣下貴姓高名。」朱復說道：「小子姓朱名復字意明，乃是貴州人氏，因為我出世年淺，二位老人家不知道，題起我的老師，大概二位老人家許有個耳聞。住持貴州清涼山降龍寺，法名空空長老，江湖人稱無上禪師。」二老者連忙說道：「原來是大明朝的劍客，久仰得很，不知朱壯士，緣何來到此處擱阻老夫。」朱復說道：「小子我原打算由貴州直去北省，不想走到此處，聽見兵器接觸的聲音，我起初以為是有劫路的強人後來暗中一看，才看見幾位在此動手，我看的夫工很大，可是雙方總是拚命爭持，我才不揣冒昧出來將二位分在兩處，我想二位老人家，人稱劍客，俱都是年高有德之人，為什麼這樣仇殺惡戰呢，倘一失手，豈不把風日聲名，化爲烏有，在小子我着實在可惜，所以我打算出頭問問是因爲什麼，如能自罷干戈，小子我就算個調和人，給二位老人調解只要二位老人家看家師份上，高看我一眼，把這個事情的始末對我說說，我自己討個高說，或者也須能把這個糾葛，給二位老人家解釋開了，不知此事，二位老人家能不能教我。知道。」要說朱復這話叫自不量力，也不想想自己出世幾天多大年歲，硬要給人家劍客了事，這豈不是笑話嗎。可是這個時候，二位劍客的心理，不是這樣的思想，一看朱復要給出頭調解，再瞧方才他那一劍解糾纏的腕力，若非我二人腕力大，非教他把兵器給碰出手去不可，所以心中十分佩服，不愧先朝劍客弟子。再說他使的兵器同他的氣概，他若沒有驚人的絕技，那口劍他就使不了。想到這裏，白哲首先說道：「閣下要問，說起來話可就長了，一回頭說道你們大家也過來，我給你們指引指引。」只見那六個人全部過來，紅眉劍客白哲一指那個使左臂的白面壯士說道：「朱壯士這是老朽的長子，名叫白敬字子謙，人送外號銀面熊。一指那個黑面的少年說道這是我

的次子，鐵面熊，白純字子正。」你二人過來，這是大叻劍客無上禪師的弟子，姓朱名復字意明，你二人可以過去見禮。」二人連忙對朱復說：「不知少劍客駕到我二人這邊有禮了，」朱復連忙頂禮相還，說道：「二位千萬不要如此，恐怕折了我的壽算。」只見長髯叟江飛說道：「你四位也過來見見朱壯士，」一指那個使劍的說道：「這位姓杜名運字天機，江湖人稱神龍攪尾。」又一指那個使拐的說道：「這位姓阮名靈，字伯仙人稱展翅白鶴。」又用乎一指那個使蓮花鏢的說：「這位姓計名奎字中元，人稱夜渡長江。」又一指那個使練子鏢的說道：「這位姓蘭名湘，字淑泉，人稱江上清風。」五個人互相一抱拳，說道：「久仰，」朱復一應指引完了，這才對大家說道：「我們在這大道邊上，站着許多人也不好看，不如去到松林裏面，找地方坐下，小子我還要聽聽二位老人家講說經過。」二老頭一聽說道：「可以。」於是進了松林，找了一個清淨地方，席地而坐，就見白哲說道：「朱壯士，你不是要問我們雙方爲什麼這樣仇殺惡戰嗎，這內中有這麼一點事跡。」於是仔仔細細對朱復說了一遍，朱復一聽，不由的暗暗着急，只顧自己要出頭管事，那知這個事這樣的麻煩，再說人家既然說出來了，自己要再說我管不了，沒有法子，怎能說出口來，若說一管到底，非管個水落石出不可，此事必須如何着手呢，閱者諸公，你道這個事，是怎麼個來源，如何這樣的難辦。

原來白哲跟前有二子一女，長子名白敬，次子名白純，女名白叫白鴻，這位白鴻姑娘，從五歲上就叫宣化府太行山枯竹庵的住持，鐵衣菩薩，明因大師的大弟子，賽隱娘白敏白飛俠要了去，這位白飛俠本是白哲的嫡親胞妹，因爲愛喜白鴻聰明靈巧，皓齒明眸，所以白飛俠就把他帶到枯竹庵親自教他練習武術，又加着明因大師不時的指點，到了二十歲，整

整的跟他姑母練了一十六年，練了一身驚人的絕技，較他兩個哥哥還要高出一頭，回家之後，嫁與白哲的師弟金戟太歲姬源的二弟子，金刀蔣洪，爲妻，小夫妻過門之後就在華陰縣西門裏開了一座興順鏢局，一擷三四年的工夫，沒有出過一次錯兒，白鴻在江湖上也創出了一個外號，人稱衝天玉鳳，一來二人武技精深，二來兩個人的師父又是劍客，所以憑着一枝鏢旗，這個旗紅地兒白蜈蚣穗上綉着一隻白鳳凰望着一個月光兒，就憑這枝旗，專走西南兩路的鏢，永遠是平平安安，這天也是該當出錯，因爲華陰城內有正華銀號的一枝鏢，向湖北武昌府送，因爲本局的鏢師全都押着鏢走了，所以夫妻一商量，蔣洪去到四賢莊，請大內兄白敬白子謙給送這鏢，從陝西一直到了河南，到是風平浪靜，蔣洪入了湖北界，來到穿松林，不想前面由松林裏走來了一位老者，身穿一件黃羅的長衫，白襪雲鞋，往臉上一看，壽眉長目，一部美髯，在胸前飄洒，看年歲七十上下，身後跟着十六七歲的兩個童子，一個面如美玉，一個面似桃花，全梳着冲天髻兒，前髮齊眉，後髮蓋頂，十分的俊美，一個穿青，一個穿藍，全都精神百倍，喊鏢子的正然懷抱鏢旗，向前行走，就聽那老者一聲斷喝，說道：「鏢車，給我站住。」喊鏢子的一看，有了劫鏢的了，呵了一聲，回馬報告鏢師，那銀面熊白敬白子謙，正然在後面車上同送銀子的老客，談話，忽見前面的鏢車停住，白敬就知道出了錯兒了。於是跳下車來，向前就走還沒有走了三步，就見喊鏢子的跑來，說道：「報告鏢主，前面有了吃橫梁子的了。」白敬一擺手，喊鏢子的退下去，白敬自己躍步向前，一瞧原來是三個劫路的，一老兩小，白敬兩手抱拳說道：「老朋友，是合字嗎。」那個老人說：「我不懂合字斗子的。」白敬又說道：「你是線兒上的。」老頭子說：「我是繩兒上的，我告

訴你少說廢話，你這個鏢，不是興順鏢局的鏢嗎。」白敬說：「不錯，是興順鏢局的鏢。」老頭子說，你們的鏢主是不是蔣洪字清瀾，江湖人稱金刀的嗎，女鏢主是不是白鴻，人稱衝天玉鳳。」白敬說：「不錯，正是他二位。」老頭子說：「你們二位鏢主的師父，不是一位叫金戟太歲姬源，一位叫賽隱娘白敏。」白敬說：「不錯。」老頭子又說道：「鏢客你可是白哲白天俠的兒子，銀面熊白敬白子謙。」白敬一聽暗道：「這個老小子，可謂土地栽花，知根知底。」於是說道：「老朋友，既然你全知道，更得閃個面子了。」老頭子說，我因為全知道所以才留你們這個鏢。」

第十五章 解紛爭一劍和羣友

且說白敬，一聽，不由的十分詫異，說道：「老朋友，莫非說你同他們有仇。」老頭子一笑，說道：「我同他們並沒有仇恨，因為你們三個人的尊長全是劍客，所以我才留鏢，第一是看一看這三位劍客的本領，憑什麼要稱劍客，第二是要領教領教保鏢的鏢師，憑什麼保鏢，第三因為我爺兒三個路費短少，缺一千銀子，我告訴你小朋友，你真要明白，你趕緊叫伙計把銀子給我留下兩個箱子，你們走你們大路，不然的話，你栽了跟頭，也得留下銀子叫你聽明白了沒有。」白敬一聽不由的惱怒，說道：「老朋友，你這就不對了，你既然身居綠林，當然明白規矩，你既同三位劍客有仇，或是同白某有怨，我們不是沒有住址，你就應該找到門上前去比較高低，再說你若大年紀豈不明白道理，雖說一千銀子為數有限。若在鏢局之內，或是在我們家中，這滿不算事，立刻就給你拿將出來，現在可不成，別說你在車上拿一千銀子，你就是把銀鞘子摸一摸，鏢局子全都得關門歇業，我這個鏢客是管幹什麼的呢，真你要有名有姓，有根有源，不怕你把整枝的鏢留下，那是因為失了規矩。自有鏢主前去請鏢，現在你第一不說姓名，硬要攔路留下銀子，我說老朋友，你趁早收起這個心思，省的傷了和氣。」老頭子一聽，哈哈大笑，說道：「小朋友，鬧了半天，你把我看成外行了，你想我若大年紀，不明規矩，還怎麼在江湖上混呢，我真要找到鏢局或是找到你們家內，這三位劍客那能一齊出頭呢，再說我又不是整枝的留鏢，我要你們拜山請標幹什麼，不過因為當時路費短少，才合你們暫借千金。」白敬一聽說道：「原來你是要鬥這三位劍客才攔路劫標

，你既然非劫不可，請你道個萬吧，你若真能把姓白的制倒了，那三位劍客自然找到你的窩兒，前去向你請罪，如若制不倒姓白的，老朋友恐怕你今天難出松林，你就道個萬吧。」老頭子說：「小朋友，你既非問不可我要不告訴你，也教你失望，我告訴你姓名之後你留下銀子就是了，老朽家住雲南玉龍山金波寨內，姓江名飛字天鶴，江湖人稱萬里追風長髯叟，你知道了。」白敬一聽暗道：「原來這個老頭子也是劍客，人稱南方三老。」於是說道：「老朋友既然非劫不可，你來看看勝不了白某左臂金刀，別說一千銀子，連車上的繩子全不許你摸一摸。」說着一回手噲的一聲，金刀出鞘，用右手一抱，說道：「晚上也要看一看你這不講理的劍客，有多少高招。」老頭子一聽，哈哈大笑，說道：「你既然要看這還不容易嗎，露兒你就教他看看，大概他不是看不明白，他是善財難捨。」就聽那個穿藍的孩子一聲答應，一縱身跳在當場，一掀大衫，由腰內撒出一條兵器，長有一尺，鷄卵粗細，上端有一隻手，手內橫攢着一管筆，筆杆約有桃核粗細，就見小孩拿在手中，幌幌悠悠，直向前走，眼看向上步位，向白敬說道：「朋友接招。」把兵器一掄，向白敬劈頭打來，白敬一看原來這條兵器，能縮能伸，自己叫不上名來，他這一掄，足有五尺長短，白敬不敢用刀硬架，向右一上步，右手向孩子面門一指，身形一斜，左手刀向上一接孩子的腕子，孩子一看兵刃走空，於是一撤右步，把兵器向懷中一豎，護住面門，白敬的腕子向下一翻，刀奔孩子的雙足刺來，孩子身形向上一飄，兵器一伸，直向白敬的面門就撞，白敬一蹲身躲開兵器一進步，刀由孩子的足下直掃過去，這時二人可就背對了背了，白敬身形一斜，右臂刀向後一掃，直奔孩子的腰部，那孩子脚一落地，一伏身，右手兵器向自己右肩頭上一搭，那個筆尖直奔白敬頭上

打來，白敬一刀沒砍着，孩子一回頭，筆尖到了頭上，心說好快的招術，於是左手用刀背向上，一磕，噹的一聲，把小孩的兵器架住，緊跟着，刀交右手回身扣步，用了個黑虎掏心，刀尖奔孩子的後心扎來。刀將伸出去，小孩子用了個鷄子翻身，兵器橫着向外一帶，這一招叫作回頭望月。噹的一聲筆尖又撞在刀面之上，差一點把刀帶出手去。白敬才知道這個兵法十分稀奇，於是抽招換式打在一處，二人動手足有三十多個照面，不分勝負，就聽那個江飛說道：「露兒撤下來。只見那個孩子向外一縱，兵器一甩，打了個烏龍擺尾走出圈外。這叫臨走留招以免敵人追襲。白敬一瞧收住兵刃。只見江天鶴空手向前，用手一指，說道：「白敬你就進招。」白敬一看，說道：「老朋友你爲何不用兵器。」江飛說：「同你們這些晚輩孩童動手，如用兵器，豈不教江湖人說欺壓後生。」白敬你就進招吧。」白敬一聽，說道：「既如此江飛你就接刀。」說着右腳向前一邁，左手向上一翻，刀刃向上直奔江飛胸部扎來這一招叫作猛虎出洞，眼看刀離胸膛不遠，江飛左步向上一邁，一斜身形，左手一拍刀面。白敬的刀向回一撤，右手直奔江飛的胸膛一指，左腳飛起奔江飛小腹踢來，那江飛用了個回腹吸胸，左手向下一落手心，正落在白敬的脚面上，這一手正打着，白敬只覺着半身發麻，跌坐在地下，原來白敬被人家點了穴了，本來點穴這種工夫講究踢，打，點，撞，老頭子這一掌正打在白敬的太陽穴上，所以白敬撒手扔刀，坐在地下。老頭子哈哈大笑說道：「白子謙，你雖然武術精奇，同我動手，你還差點，雲兒露兒，上車去拿銀子，可是只許拿一千兩，夠咱們的路費就得了。」只見兩個童子，各人抽出兵器，蹣跚向前奔了標車，標局子的伙計一瞧，標師被人家制倒了，賊人奔了標車，大家知道無法抵抗，於是跳下車來，四散奔逃，送標的



老客叫趕車的撥回牲口，向來路逃走，只聽老頭子叫道：「伙計們不要逃走，我們並不傷人，不過借點銀子就是了，你們何必拚命飛逃呢。」大家一聽方才止住脚步，這時童子已經把車上的繩子用刀割斷，由車上取下了兩個鞘子，每人一個。老頭子說：「你們走吧，兩個童子每人提着一鞘銀子，直奔松林之內走了。」那老者來到白敬面前說道：「白子謙，我這一來可是有點對不起你，但是不這個樣子，你們三個的師傅如何能夠出頭呢，此事回到標局，就去請你們的師傅前去找我，我在家中等你們就是了。」說着照定白敬背上啪的就是一掌，老頭子也回身走入松林去了。

白敬待了好半刻方才還過氣來立起身形，這時候伙計們同老客全都來到白敬面前說道：「你老好了。」白敬說：「不要緊，你們瞧瞧車上倒底丟了多少銀子。」伙計說：「瞧過了，只兩個鞘子整整一千兩，餘外紋絲也沒動。」白敬說：「你們有人隨下他們去沒有。」伙計說：「我們倒是打算暗中跟下去，不過老客說，好在所失爲數有限，無論如何也不叫我們動身。」白敬一聽把脚一躁，說道：「完了，這一來標局子也不用開了，我這個跟頭也算栽到底了。」這時老客可就過來了，說道：「白標頭，你別着急這不過是咱們丟了一千兩嗎，這很不要緊，沒有關係，咱先把現有的送到武昌，我在我們櫃上再撥過一千銀子不就完了嗎，咱們回去再同標局子算賬，比如說賊人若全劫了去呢，我們不是更沒法辦了嗎。」白敬說：「你那裏知道這內中規矩呢。」於是叫伙計收拾標車，起身直奔武昌，這半段倒是沒有出錯。到了武昌，果然由老客撥得了銀子，大家一同回到華陰來了，到了標局子裏面，仔細對蔣清瀾一說。蔣清瀾說：「大哥，你先用不着急，先由咱櫃上把老客填的銀子撥清，然後再說

別的，如若這個面子正不過來，咱們這個鏢局子就不用開了。」於是告訴賬房快給老客撥一千銀子。

那白敬等人，先不讓鏢局招買賣，各整理行裝要打聽劫鏢的人，三個人可就奔四賢莊來了，這個四賢莊當初本名房家集，因為白哲白天俠師兄弟四個，一同遷在此處，所以改名四賢莊，他這師兄四位大爺是本莊人氏，姓房名鎮字建梁江湖人稱鉄面金虬，二爺就是白哲，三爺就是姬源，四爺姓袁名興字振遠，人稱鉄棒無敵，這四位全是太華山松陰觀鉄冠道人拂雲子陸天真，同金面仙大演真人張天智的門人，自從這四位老人家住在此處，才改名四賢莊。

單說白敬同蔣洪二人，一同來到四賢莊，見了白哲，白哲說你們不在華陰作買賣，回家作什麼來了，白敬才仔仔細細對父親一說，白哲聽十分的詫異，暗道：「江飛江天鶴我耳朵裏倒是有這個人，人稱南方三老，不過沒見過面，這個武術的身份是夠劍客的資格，我們既沒有見過面，又沒有冤仇，他爲什麼同我們作對呢，於是自己帶着蔣洪同白敬一直往大爺房鎮的住宅走來，正赶上三爺姬源四爺袁興全在這裏，哥四個一見面，蔣洪白敬上前給三老行禮，大爺房鎮說：「蔣洪你如何不在華陰縣作生意，到這裏來有何事？」蔣洪於是又把去鏢的始末仔細告訴了一回。房鎮說：「你們打算怎麼辦呢？」蔣洪說：「弟子因爲不知此人與弟子有何仇，特地回來請示恩師怎樣的辦法。」三爺姬源說：「我們同南方三老並不認識，他爲什麼作出這種無理舉動。」只聽四爺袁興說道：「二哥同三哥不認識江飛，你准知道敏妹妹沒得罪過他嗎，你三位只要有一位得罪過這個仇人，擠到一處還不是同你三位全

得罪過一樣嗎，這個事情依我說我們先打發人去往枯竹庵，問一問敏妹妹，一方面不管認識不認識去一位或二位夠奔雲南，直去玉龍山，去找江飛，問他個不通情理之罪。」大爺房鎮同二爺白哲，三爺姬源全都點頭，大家說道：「往雲南誰去呢。」白哲說：「我去我帶着敬兒同純兒前去。」姬源說：「我往枯竹庵，去問敏妹妹。」袁興說：「就這麼去嗎，也得有個步驟哇。」白哲說：「怎麼還用着步驟呢？」袁興說：「聽說金波舉勢力很大，你自己去到那裏不太單嗎，所以我說得有一個步驟，二哥你先走你的，三哥你去太行山，大概半個月也回來了，或者敏妹妹也許前來，來了之後，我們四人一同動身，在後面相隨，第一是訪南方三老，第二是接應二哥，我們定准了在麗江縣相見，我久住麗江縣南門有個福來老店，我們就在那裏會齊，至於入山的辦法，到時再定。」大爺說：「若是敏妹妹也不認識江飛呢。」四爺說：「不認識也得去呀，如若不去，一千銀子不說，那個鏢局子開不開不管，我們這個跟頭栽的起嗎，所以說一定得同南方三老見個高下，等我們去的時候，再教蔣洪一同跟着。」白哲說：「好吧，我先走。」沿途之上暗暗巡查，半月之後你們再行動身，如此明早我就動身先行。」

哥四個規定好了，各回了宅院，到了次日清晨，單說白哲帶着二子收拾好了兵器，手提小包袱帶好了路費，離了四賢莊，一路向雲南大路走來，依着白純，由陝西奔湖北，一直去往雲南，白哲說：「我們早走半月，爲的沿途尋找江飛的踪跡，如若我們到了雲南之後，他還沒有回歸玉龍山，我們向誰說呢，所以我打算先往你們失事的那裏應應，然後再在那一方裏打聽打聽有沒有這種打扮的人位路過，我們順着他的脚跟，可就找到他老家去了，現在你

何必心急呢。」白純說：「他若不住旅店，暗暗回山我們不是白耽誤時間嗎。」白哲說：「你這孩子真糊突，你想他既然敢留姓名，他還怕人家尋找嗎，所以必須往那裏看個實在，如若江飛沒有回山，在那裏訪着，你們趕緊回家送信，也省的你伯父同你兩個叔叔還有你姑母空勞跋涉，如若得了消息，也趕緊知會他們，好請他們全往這裏聚齊。」白純一聽，不敢再說，於是父子三人，一直奔武勝關的大路走下來了，一路之上飢管渴飲，曉行夜住，一連過了五六天的工夫，過了武勝關到了大別山的南麓一直來到穿松林，父子一進松林，只見這一片松林十分的茂盛，老幹縱橫虬枝盤結，方圓足有十餘里大的一片，陰氣沉沉隔離天日，在松林中顯出一條大路，的確是個幽僻所在，強人出沒的地方。

父子三人正然行走，眼看來到丟鏢的地方，只見在大路之旁松樹底下坐着幾個人，內中一個老者，穿一件黃色的長衫，白襪雲鞋，再往臉上一看，壽眉長目美髯飄洒，那四個人全都精神百倍，身旁放着長條包袱，大約是兵器，白敬一瞧，那個老者正是劫鏢的那個江飛，於是對白哲說道：「父親你老請看，前面那個老頭兒就是江飛，孩兒只說他回了雲南，不想他仍然還在此處，大概是每日在此劫鏢掠行人。」白哲說：「你既然認識他，你可以向前同他答話，就說爲父我特來向他賠禮請鏢。」白敬答應一聲轉身向前來到且近，站住身形，說道：「前面坐的可是江老劍客。」只見那個老頭兒立起身形，說道：「不才正是老朽不知閣下貴姓高名，緣何認識老朽。」白敬一聽，哈哈大笑，說道：「老劍客，我們一別十餘日，莫非說你老人家就忘記了，現在三位劍客一併出頭，在各處尋找你老人家賠罪，怎麼今天相見倒詫異起來呢。」那老者一聽，面現驚疑，說道：「朋友我幾時同閣下見過面呢，你這話從何

說起，再說你說尋找我的三位劍客貴姓高名，尋找老朽有何見教。」白敬一聽，一聲冷笑說道：「老俠客聽我告訴你，既然人稱劍客馳名三老，不應該露尾藏頭。當前幾日你伸手劫鏢的時候，曾說爲的是會門三位劍客，現在怎麼你又不認賬了呢，莫非说你懼怕三位劍客的威名嗎，既然不敢承認，當初就不該留下姓名，比妨我們若找到了麗江縣玉龍山呢，莫非說你也擺手不認嗎，這個樣子那能稱的起劍客的行爲。」老頭子一聽，不山的有氣，本來自己在玉龍山同方大爺分手，領着四家寨主，爲的是遊行四海，訪請英雄，不想走到此處遇見這麼一位，所說的自己連一點消息不知，平空硬說劫了他們的鏢銀，并且一臉菲薄的神氣，說話十分難聽，這不是無故前來倒亂，你丟了鏢銀對劫鏢的沒有法子，你對我倒說出這許多無理的話語，真是豈有此理，想到這裏緩緩說道：「你這位朋友大概你是丟失了鏢銀，你認錯了人了，所以她才硬說是我。」白敬一聽，說道：「老朋友，怎麼你還不認賬，我要認錯了人，我怎麼知道你是江飛呢，再說當時你自己留下的姓名，曾說要鬥枯竹庵同四賢莊的四位劍客，你想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倒是有，怎麼衣服面目也那樣相同呢，老朋友現在四賢莊的白老劍客要同你答話，你就不必再露尾藏頭的了。」江飛一聽，心中暗想，我此次爲的是下山網羅英雄，同當世的劍俠，耳聞陝西四賢莊的四位劍客，武術精奇，今天既然相遇，我何不先同他比比手術，事過之後再幫他們尋找鏢銀，大概這個劫鏢的一定是冒我的名姓，就是他們對鏢銀不要了，我也得四路訪察，如若是一個無知的匪人到處胡作非爲，說出我的名姓，豈不把三老的名譽敗壞到底嗎，想到這裏說道：「朋友這個事情你非說是我不可，我可是沒有劫你們的鏢銀，但是你一口咬定，教我有口難分，是我也罷，不是我也罷，你不是說，現在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這麼刻薄人，不才我也是個朋友。」說着簾子一起，由外面進來了一個中年人，身高五尺，面如紫玉，兩道白眉，一雙虎目，大鼻子火盆口，四十多歲的年紀，海下一部虬鬚，衣穿一件青綢子大衫，手拿摺扇，笑嘻嘻的走進房來，說道：「江白二位老劍客，同衆位英雄，請恕我耍笑之罪，我這賠禮了。」說着一躬到地，大家一看，連忙立起身形，江飛說道：「閣下何人，請坐了談話。」只見那個人坐下說道：「不才姓魯名靖字潔臣，就是本地七里坪的人氏，江湖有個小小的外號，人稱白眉俠。」白哲說道：「原來是威鎮三楚的英雄，老朽久仰的很，閣下既然人稱俠客我們雙方無冤無仇，爲什麼這樣耍笑我們，莫非瞧我們不夠朋友嗎。」魯靖說道：「你老人家不要着急，聽我慢慢的告訴，這座店本是我開的，自從白天你們衆位一進店，我就看出是江湖的人物，後來在暗中一聽，才知道是二位劍客，因爲尋找銀才帶着衆位來在此處，我本想把衆位交朋友，無奈無進身之階，恰巧不才對於這個鏢銀，多少有點綫索，所以我暗中偷聽，打算幫衆位一個小忙，如若衆位已經知道劫鏢的是誰，另想別法想見，後來一聽衆位並無頭緒，所以才同衆位開了個玩笑，以作進身之階，因爲白老劍客說話刻薄，我再要不進來，恐怕他老人家說出難聽的話來，所以我就進來了，這不怨老劍客言語難聽，總是我自己惹的。」白哲一聽，連忙說道：「這也怨老朽一時失言，請你不要見怪。」魯靖說：「不才如何敢怪你老人家，這總怨我不該冒失，才使的你老人家生氣。」江飛說：「既然我們全是朋友，也就不必再題，可是魯俠客方才躲在什麼地方，我們就沒瞧見你，足見功夫高強，我等不及，魯靖一聽哈哈大笑，說道：「我蹲在後房簷子底下了，大家沒留神，所以未曾瞧見。」大家一聽全都大笑，江飛說：「現在的事算是過去了不必



再題。方才魯俠客說對於鏢銀有點綫索，不知閣下怎麼得的消息望請指示一二。

魯靖說：「在半月以前，我這店裏來了兩個老者，帶着兩個童子，這兩個老者，一位同江老劍客，而目行動言語聲音，並所穿的衣服就像一個人，那一位年紀比較大一點，穿一身灰色的衣服，兩個童子十分的俊秀，伙計一問這二位，一位姓楊，一位姓宗，也是住在這個院內，一攔住了四五天，總是早出晚歸，我因為瞧着這四個人，准知道是綠林的豪傑，只是看不准是那路的人物，我這個人有個特性，無論什麼事情，只要我留上神，我非探個水落石出不可，所以我每天晚上，必要前來竊聽，可是也聽不出什麼消息，一直到了第四天晚上，天到定更之後，我又前來竊聽，就聽那個穿灰說道：「明天大概那個鏢車就可以來到穿松林了，兄弟你去呀還是我去。」那個穿黃的說：「按原定的計劃，還是我去爲是。」那個穿灰的說：「那麼我去不去呢。」穿黃的說：「兄長就不必去了，憑一個孩子還不容易收拾嗎。」只聽那個穿灰的呼了一聲，以下就不言語了，我聽了半夜，人家也沒往下說，到了第二天，一早那個穿黃的就帶着兩個童子走了，那個穿灰的可就一天沒有出店，當時我就告訴一個伙計等那個穿黃的老者回來，勤去送茶送水，爲的是冒然聽他們談話，到了下午那個穿黃的果然回來，兩個童子，每人提着一個包袱，看神氣很重，伙計就去問茶水，開飯，一直左一趟，右一趟走了十餘趟，也沒所見人家談話，到了定更之後我又去偷聽，以先說的什麼，我不知道，就按聽見的說：那個穿灰說：「此次鏢銀他們別說失去一千兩，就是失去一兩，他那個鏢局子也得歇業，單瞧瞧白氏兄妹同姬源有什麼辦法，再說他們找到雲南，同江天鶴雙方說不清，十有八九就得起了麻煩，如若四賢莊勢力大，就許把金波寨給他們拆了。如若金波寨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十六章 石炎輝為女擇東床

到了次日，江飛帶定杜蓮，阮靈，許泰，蘭湘，四賢莊的四老帶着白敬白純，白飛俠帶着蔣洪夫婦，還有朱意明，一共十五個人，由陝西華陰縣四賢莊起身，直奔正西走下來了。一路曉行夜住，這天走到一個地方，名叫博陵窪，屬甘肅省甘谷縣所管，這個鎮上星有一千多戶人家，作買賣的十分熱鬧是甘谷縣第一的大鎮店。大家來到博陵窪，一看天色已晚，姬源告訴洪，趕緊回白敬白純，去尋找店房投宿。三個人一聽，連忙快走由東向西，走了不遠，只見路旁露出一座店房，匾額是石家老店，兩邊的牌子上寫着仕宦行台，安寓客商。白敬白純，說：「蔣賢弟，我聽這座店倒干淨，我們就住這裏罷。」蔣洪說：「甚好。」店裏的伙計正在門口站着，一聽來了三位武士打扮的人，看神氣是打聽住店。於是笑嘻嘻的說道：「三位爺住店嗎，咱們這裏房錢便宜，屋子寬敞，新收拾的十分潔淨，渾素廚房全有，比街上館子裏的價錢還便宜，在這個鎮上我們算是頭一家，不信你老耳聽，小子我絕不是謊言，你老一住下，再來到這裏就不想住別的了，還有一個偏宜，只要會武術，我們這裏不收房錢。」三個人一聽覺着奇怪，於是說道：「伙計你們這裏可有獨院，伙計說有，西跨院三間正房，四間廂房，一所獨院，今天才滾糊完了，不信你老聽就知道。」白純說：「我先進去應應然後再說。」說着三個人隨着伙計一而進了店門。一應迎面一座木作的映屏，新用紅綠顏色洒金油漆的，轉過映屏裏面是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子，用黃土墊的十分平正，正面是七間正房，兩廂房全是五間，南房也是七間。正路中是一間的大門洞，所有的

門窗，全是油漆一新，三個人跟着伙計，進了西角門，一看裏面是一所小小的獨院，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兩間，全是門牕一新。三個人進了上房一看，是兩明一暗，新用白紙糊的，上下自如雪洞，裏邊也擺着條案桌椅，裏間門上掛着青布門簾。進去一看，靠北山一條大炕，炕上鋪着一條雜毛毯，放着一個炕桌，靠南面窗下一張八仙桌子，兩旁放着椅子，靠西牆放着一條板凳，所有的傢俱全都油漆的十分明亮。蔣洪說：「伙計那兩間廂房，也這樣潔淨嗎。」伙計說：「你老不知道，我們這座店，一共百十間房子，分七八個院落，完全是新收拾的，今天前半天才收拾完了，下午就差不多全住滿了。只還有這麼一個院，你們老三位隨便住，正房廂房價錢全不大。」白敬說：「我們人多，這一所院落我們全都留下，候一候就全來了。」伙計說：「就是罷，有你老這句話，就不能還讓別人了。」白敬說：「我去應應去大家來到了沒有，一回頭對伙計說：「你趕緊預備茶水，告訴廚房，安排酒飯。」伙計答應轉身出去，白敬這才出了跨院來到大門，向東一看，大家也將來到近前，白敬迎上去，對大家說道：「現在把店安排好了就在前面。」說着領着衆人，一同進了石家店，伙計跟着送了茶來，緊跟着打臉水，大家摩騰，坐下吃茶，白哲說：「敬兒你們定下了幾間房子。」白敬說：「一共七間，這一個小院落，我們全佔了。」白哲說：「很好，你同你妹妹丈，還有純兒，住東廂房，請社，阮，計，蘭，四位寨主，住西房廂，我們大家同朱壯士，住這三間北房。你去告訴伙計，教他安排三座酒飯，分着擺在三個屋裏，吃完了飯，早點休息，明天早起好趕路前行。」白敬答應，出去一瞧伙計在院內站着，白敬告訴伙計，教他去安排酒飯，伙計答應，轉身走了，工夫不大酒菜作好，伙計在三處，調開桌椅，叫廚房把菜送進來擺好了。

分在三處入座吃酒。這個時候天可就黑上來了，伙計在各屋內，點上燈燭，工夫不大飯已吃完，伙計叫廚房把傢俱撤下去，又去給各屋泡茶打飯水，白敬看着這調伙計很忙，一聽上房同西廂房全都吃茶閒談，再聽那個伙計在院門旁邊一個小板凳上坐着聽候呼喚，白敬一聽覺着這個伙計十分的忙碌，於是向他點手，伙計連忙過來說道：「你老要什麼。」白敬說：「不要什麼，我聽你忙的很，莫非說你們這座大一座店，就是一個人嗎，怎麼從我們一進來就是你一個人張羅呢，你姓什麼？」伙計說：「我姓李名叫三兒，你老不知道我們這座店的規矩，所以看着不明白，我們這座店一共分十個小院子三個大雜院，共計伙計就十六個人，連喂牲口的帶守夜的挑水的以及廚房，連掌櫃的帶先生算上，上下足有四十多位，因為各人單管各人的事，所以就顯着清楚了，我們這十個小院子，就是十個伙計伺候，那六個人伺候那三個大院，各人伺候各人攪來的客人，別的院的伙計不管旁的院裏的事，不怕他那個院裏沒有客人，他可就休息，他也不替人帮忙。」白敬說：「那麼誰還願意伺候人呢，誰也不去攪買賣了。」伙計說：「因為這個樣子，所以賬房裏有一筆賬，一年三節分零錢的時候，誰攪的客人少誰就少得零錢，所以大家全爭着攪客人，比彷彿說這個院的客人所用的一切茶水房錢飯錢，今天一共收了多少錢，多少酒錢，賬上出我一筆總賬，這一節下來一共這個院收了多少錢，同別的院比較，誰收的多，誰就分的零錢多，此外掌櫃的，還給花紅，收入最多的這個院，伙計還漲工錢。」白敬說：「你這一說，你們這個店勢派當然很大，買賣當然很多了。」伙計說：「買賣雖然不敢說多，那一天這百十間房子也閒不下多少。」白敬說：「怪不的把屋子收拾的這樣潔淨呢，原來進的錢多。」伙計說：「收拾房子，並不是爲的攪買





的把一個劍客教這個孩子廢的，沒了辦法，這天老頭子想起一個主意，打算把孩子帶着出門遊逛幾年，一來也變換小孩子的腦筋，二來自己也躲開這個愁苦地方，省的每天看着難受，於是把家產就託給族中的一個兄弟，名叫石成玉，叫他經營，石成玉一聽石烈的產業雖說山地有限可是房屋太多，於是對石烈一商量，這些屋圍着也沒有用處等你走了之後我單留下一所院落，自己作爲住宅，下餘的收拾收拾，給你開一座石家老店，等你回家之後，也可以作個養老之資，老頭子本來就不在乎，對於這些事不甚留意，於是說道：「兄弟，我既然把這一堆託給你，你看着辦就是了，怎麼辦我怎麼接着。」說完了之後祖孫兩個，收拾好了兵器，帶上川資，可就走下來了，說也奇怪，這個玉芝姑娘，自從離了家鄉，每日總是眉開眼笑，連一聲也沒哭過，老頭子一看這個法子用上了，於是到處遊山玩景，剪惡安良，一棧在外邊待了二年可說是飄蓬四海到處爲家，這個時候姑娘年長五歲，老頭子每每打算回家，趕一問姑娘，姑娘說：「爺爺要回家，你老自己去，我不回去，因爲一到家，就想我娘，在外邊想不起來，老頭子無法，只可仍然在各處飄流，閑着沒有事就教給姑娘點小巧的技術，以作消遣，真也奇怪，姑娘對這武術一道，倒十分上心，轉眼在外邊待了七八年，這時姑娘出落得娥眉杏眼粉面桃腮，就是一雙腳沒有辦法，因爲石烈不會纏腳，所以姑娘落了一雙天足，石烈一看索性把姑娘扮成一個童子，每日在外邊飄流倒顯着方便，展眼在外面又待了好幾年，姑娘年長一十六歲，武功可就學成了，什麼蹩高跳遠，飛行絕跡一切長短兵器，還有江湖上所有的勾當，這位姑娘完全明瞭，在外這十多年中，中國南北十三省，可說是完全走遍，因爲他的劍術高名，又沒人知道他是個女子所以在江湖上落了一個外號，人稱小飛仙，紅

連劍客，這一來姑娘更高了興了，常常對石烈說，什麼隱娘啦，紅綫啦，恨不能學成那個樣子方趁心懷，石烈一聽，笑道，你這個丫頭，大概是在外面跑風了心了，這個俠義的事情，本來不應該女子來作，因為盡是些殺人越貨的勾當，一有失閃，被人家拿住，還有什麼臉面見人呢，本來俠以武犯禁，如若身陷法網，這豈不丟盡了祖宗的面目，我傳你武術的意思，不過是教你保護自己的身體，將來找個婆家相夫教子，那才算是你的本來面目，怎麼把這個分外的事情，你倒認起真來呢，你以為我真打算教你成一個紅綫隱娘嗎。」姑娘一聽可着了急了，說道：「爺爺既然說武術不是女子分內之事，為什麼當初不教我學習針黹，反教我練習武工呢，練不會，還每天揮說，現在練會了又說沒用，你老人家倒是什麼心理呢，索興又想教我嫁起人來，我是一世不嫁人的了，倒候的爺爺百年入土，我自己還要遠走高飛，成一個今世的紅綫啦。」老頭子一聽，哈哈大笑，說道：「你這個傻丫頭，說你瘋，你就瘋上來了，不許再說了快走。」姑娘說：「我怎麼瘋呢，我說的這是實話。」老頭子說實話也不許說了，看四旁人聽了去笑話。」姑娘說：「笑話什麼呢，莫非不許說話嗎。」老頭子說：「你給我快走，怎麼越說越有勁呢。」姑娘一瞧爺爺急了，這才不敢再說。

從此老頭子可就安下心了，一來爲的是四海遨遊，再就爲的是擇婿，總想找一個文武雙全的青年，來作自己的乘龍佳婿，不想在外邊一直到了姑娘十八歲，自己始終也沒選定一個人，真要把姑娘隨便配給一個人家，久後姑娘若是一不如意，怎麼對自己去世的兄長，合那死去的侄兒侄婦，左思右想，還是帶着姑娘回歸故土，在本處找一個中等人家，只要孩子命運好，自己就可以免去許多的牽纏，再說自己若大年歲，倘若一口氣不來，剩下姑娘

空行孤苦，無依無靠，那怎麼辦呢，再說終日在江湖漂蕩，帶着這麼大的姑娘，也十分不便，於是打定主意，晚間住在店內，對姑娘一說，打算回歸故土，姑娘因為現在年歲大一點了，對於世故人情也明白點了，自覺着自己雖然是個武術精深的俠客，終久是個姑娘，非男子可比，所以老頭子一說，自己連忙答應，老頭子一看姑娘願意，於是到了第二天，僱好了車子，爺兒兩個可就奔甘谷縣而來，這天來到博陵窪，木庄的衆人一一看，說道：「石二爺回來了，你老人家這一提出去了十四五年，身體可還壯實。」老頭子說：「託衆位鄉親的福，老朽倒也康健，只是老朽離家這些年所有家中的諸事，多虧衆位照應，等我休息兩天，再同衆位長談吧。」大家一聽連忙說道：「很好，等你老歇兩天，我們再給你老接風。」石烈連說：「多謝衆位的美意。」於是領着車子一直來到自己的住宅，一看，嗚，所有的房屋全都煥然一新，大門上橫着一塊匾額，是石家老店，在門口上站着好幾個伙計，一進門就是橫房，房門旁一條板凳，上面坐着一位四十多歲的先生，這個時候伙計正在門外邊攬客人，一瞧來了一個老頭兒，帶着一個美貌的童子，後邊還有一輛二套車子，上面載着行李，伙計以為是住店的呢，連忙向前說道：「老爺子住店嗎，咱們這裏，房屋潔淨，價錢公道。」老頭子說：「你先別忙，我既往這裏來，當然住店，你們掌櫃的，在裏邊了沒有。」伙計說在櫃房裏了，這個時候石成玉正在櫃房裏邊坐着，一聽外面有人找，連忙走出櫃房一瞧，不由的「喇」了一聲，說道：「原來是二哥回來了，這幾年來，你老人家身體可好？咱們姑娘呢？」老頭子說道：「芝兒，過來見見爺爺。」玉芝姑娘一聽，就知道這是在家中經理產業的那位族祖石成玉，連忙過來磕頭，石成玉說：「二哥這是何人。」石烈說賢弟，你不是問姑娘嗎，

這就是孫女玉芝，因爲在外而不方便，所以把他改了男裝。」石成玉一聽說道：「原來是玉芝姑娘，一規也長大人了，咱們家裏去吧。」

三人又向西走了不到一箭地，見在路北有一座清水起脊的門樓，五整條石的台階，黑油漆的大門，石成玉說：「二哥你看這就是兄弟給你老同姑娘預備的住宅，這本是當初同店房連着的，我把他隔開了。」石烈說很好，多虧賢弟費心只聽石成玉叫道：「老陳，二爺回來了。」只聽門房裏面說道：「是嗎，幾時回來的。」門房一聞，由裏面出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僕人，石成玉說：「老陳，這就是本宅的主人。」二爺石烈，也是咱們店裏的東家，你好好的伺候。」對石烈說道：「我因爲沒有人照料房子，所以就把他安在這裏了，他的名字叫陳升。」石烈一打量這個陳升，二十多歲的年紀，五尺來高的身材，一身青衣服倒是很樸實。再往臉上一看，面帶紫玉粗眉大眼，二眸子閃閃放光，又見他細腰乍臂，雙肩抱攏，眉目之中隱隱含着一股殺氣，老頭子劍蕩江湖數十年，什麼人物不曾見過，所以一看陳升，就知道此人另有別情，當時也不說破，於是對石成玉說道：「賢弟真難爲你想的遇到。」這個時候，陳升已經過來，向石烈磕頭，說道：「小子陳升給二爺外磕頭。」老頭子說道：「一起來，你多大年紀了。」陳升說：「二十四歲。」老頭子說很好。「這才用目打量住宅一進門是五間正房，一間是門洞，西邊兩間明着，東西全是三間廂房，二四是一道卡子牆。門裏面是一座木缺屏，進了二門，也是正房五間。廂房三間，轉過角門後面是個大院子，用黃土填的十分平正，正面明着五間正房，只聽石成玉說道：「二哥你瞧，這是我新收拾的，前院那五間正房西頭兩間，給你老作客廳，東配房作廚房，西配房可以住老媽子，裏院正房你老住

，東配房作你的書房，西配房給姑娘住，後邊這個院子給作廠子，那五間房都連着，作爲把勢房，你應應，我安排的怎麼樣，今天我打發我那二兒婦過來，同姑娘作伴，再打發一個老媽子過來收拾屋子，過幾天咱再買個子環好伺候姑娘。」一回頭說：「老陳你去到外邊車上把行李物件全搬進來吧。」石烈同姑娘這時全都進了上房，一瞧所有的桌椅傢俱完全是新的，並且打掃的十分潔淨，牆上也掛着字畫，雖然沒人住，並不顯着冷清，這個時候陳升早把一切的物件，全都搬將進來，石成玉說：「老陳你到外邊告訴車夫，叫他往店裏去住，說給櫃上開發車錢，叫伙計泡茶讓廚房預備酒飯，你再到家裏，告訴大奶奶，撥一個老媽子，跟少奶奶過來同姑娘作伴，收拾屋子，一切的日用傢俱同糧食各物，明天再行安排，你就去吧。」陳升答應，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店裏的伙計，茶水全都送到，緊跟着石成玉的二兒婦帶着老媽子也來了，一見石烈過來忙給大爺磕頭，原來這位二奶奶娘家姓劉，人頗忠誠，能說會道，帶來的老媽子姓李，二人見過了石烈，石烈叫玉芝去見二嬸娘，劉氏娘子一看，說：「這是姑娘嗎，冷眼一看同個小子一樣。於是叫老媽子把姑娘的物件，歸置在西廂房裏，自己帶着姑娘來到西廂房，梳洗打扮，改換女裝，一切自有老媽子伺候，正房的石成玉陪着二爺石烈吃茶談話，陳升佈置鋪蓋，這個時候店裏的廚房已經送了飯來，石烈叫在廂房擺一桌，在正房擺一桌，石二奶奶同姑娘在廂房吃飯，石烈同石成玉兄弟二人對座吃酒，飲酒中間，石烈把在外邊這十餘年的經過，大略說了一遍，又一問家中景況，石成玉這才對石烈說道：「自從二爺帶着丫頭一走，我就把房子歸着了歸着，找好了一切的人員可就開了張了，這十多年的工夫，可說是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干脆說一句是十分的賺錢，我這才把所有房子，完全

翻蓋了，又怕二哥回來沒有住處，所以給哥哥你安排了這麼一所，再說到咱這個買賣，每年除了工錢花費以外，足足的可以剩七八千兩銀子，這個錢完全存在本街慶豐銀號之內，兄弟我也每年自己提一份工錢抽一份花紅，所以這十幾年也大大的沾光，一家子總算託哥哥的福有了飯了，這十幾年的賬目，等沉兩天我再算給你聽。」石成玉大約把這幾年的情況說了。

石烈靜靜聽完，不由笑道：「賢弟，真難爲你這番經營，可是當初的本錢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石成玉說：「拿利錢借的，到了秋後，你老田地裏糧食收下來，就把債務還了，每年田地裏的出產，也單有賬目，我們現在所存的現銀，是有十二三萬。」石烈一聽，笑道：「兄弟你真是個理財的老手，我們本是自己弟兄，你就不必多心，你照常經營買賣，至於賬目，你也不必算給我聽，當初我若信不及你，我還不託你呢，咱這個買賣既然這樣興旺，你也別別說我是東家了，咱們是二一添作五，你看着辦，自東自掌，怎麼辦怎麼好，我呢本是一世童男，也這個年歲了，只要有吃有喝有穿有花的就完了，再說就是姑娘，等出閣之後千萬不要屈着他，好對咱們死去的大哥，同侄兒侄婦，石成玉一聽，連忙說道：「姑娘也這麼大了，有婆家沒有呢。」石烈說道：「因為沒有相當的人選，所以還沒有定親，再說這丫頭也十分的任性，可也是教我慣的，自從跟我學會了武術，跟着我到蕩江湖，也得了一個外號，因為沒人知道他是姑娘，所以稱他叫作小飛仙，紅蓮劍客，他自從得了外號，可就更犯了左性了，一題到婆家，他必要說一世不嫁人定了，等我死了之後，他還要學女劍客聶隱娘呢，所以我屢次說他，他只是不聽，現在來到家內，每日同他二姊妹在一處很好，教他姊妹也調理調理他，省的每日像個半瘋兒。」石成玉一聽笑道：「看姑娘倒是個明白樣子，

這一手可胡來，那裏有不出閣的姑娘呢，你老不要忙，等我告訴二兒媳，勸勸他再用話一開導他，不見的他不明白，勸好了之後多託親友，選那門當戶對的人家，品行優良的子弟，給他說個婆家，也給哥哥你去一條心病，這個事情，你就交給我吧。」石烈一聽十分歡喜，這一席酒直吃到太陽斜西，方才吃完了。

再說姑娘同二奶奶劉氏說的更熱鬧了，本來這位劉氏娘子就能說會道，一聽這位如花似玉的侄女父母雙亡雲仵孤苦，所以由愛中生出憐來，這一頓飯照應吃照應喝，把個姑娘哄的眉開眼笑，本來姑娘自從父母雙亡，就跟着爺爺每日漂蕩江湖，所見的盡是長槍大戟，所作的全是午夜飛行，幾時享過這種絲愛的幸福，自己又是一個爽快的性兒，這一來可就把手匣子拉開了，恨不能把這十餘年的經過一口氣告訴出來，在某處除奸，在某處濟貧，在某處救的什麼人。所以這十多年，自己得了一個小飛仙紅蓮劍客的外號，李氏一聽，十分的歡喜，不住口的讚美，這一頓飯，直到正房裏面吃完了，他娘兒兩個方才把飯用畢，外邊石成玉吃完飯之後，向石烈告辭，便回櫃照應買賣，臨走告訴兒媳，打發老媽子把鋪蓋取過來同姑娘作伴，劉氏答應，打發老媽子去取鋪蓋，這個時候，已經到了掌燈的時候了，石烈把姑娘叫到上房，對姑娘說道：「現在咱們也到了家了，以後什麼事要聽嬌娘教訓，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對於咱們這個家人，可要處處留神小心在意。」姑娘說道：「不錯我瞧他也是有點來路不正，就按他這個眼神說，這不是普通的平常人，若不是江洋大盜，身背大案，來此避禍逃災，就是另有所爲，我一進門看着就詫異，憑這個人，絕不能俯首下氣，來作下人。」老頭子一聽哈哈大笑，說道：「不錯不錯，不想你小小的年紀，也有了江湖上的知識，既然你自



己明白，我也不必再囑咐了，處處留神就是了。」姑娘連聲答應，從此以後，每天爺兩個十分的小心，日子一長，用心一體察這個陳升，每日總是小心謹慎的，並沒有意外的意思，老頭子自己尋思，或者也許是自己神精過敏，把事情看錯了，這麼一想，慢慢的可就把心放下了，每天除了自己在後面熟習工夫以外，就是往店房裏面閑坐並同石成玉兄弟談心。

三四個月之後，有一天自己因為在屋裏坐的工夫稍大一點，看天氣三更已過，自己慢慢出了上房，抬頭一看，滿天星斗，聽了聽廂房裏面，玉芝小姐同他嬉戲睡了個十分香甜，自己慢慢出了二門，向門房那裏一看，只見門房窗上微露燈光，老頭子一看，暗道：「天到這般時候，不知陳升還點着燈作什麼，待我暗中瞧瞧。」想到這裏，自己蹣足蹤跡悄聲歛跡，慢慢奔廳下走來，到了廳下，用耳向屋內一聽，微微聽到一種唏噓流涕的聲音，自己不由的十分詫異，於是用手指蘸了一點唾沫，輕輕點在窗縷紙上，伸手將胸前掛的鬚梳兒拿起來，原來上面還有一個掏耳勺，同一個剔牙杖兒，自己慢慢用剔牙杖兒將窗縷紙扎了米粒大的一個小孔，平心靜氣，用單日向裏一瞧，只見炕下面八仙桌上放着一盞燈，燈火如同綠豆大小，照的室內陰氣森森，在燈後面，立着一個白紙帖兒，燈前面一個小茶盤，盤內插着一炷香，只見陳升跪在桌前唏噓不已，工夫不大就聽陳升微微嘆了一口氣，立起身來，伸手拿過那個紙帖兒，向燈上一放，立刻火光一亮，把紙帖兒燒了，那陳升又磕了個頭，把香溼滅了，只見他坐在椅子上上一回手，由腰內扯出一把小小的寶劍，長有一尺，寬有一寸，這口劍在燈花一閃，立刻就是一縷銀光，老頭子一瞧，就知道是一口寶器，再瞧陳升臉向寶劍珠淚雙流，口內喃喃只不知說些什麼，又待了工夫不大，仍然把劍還匣，這才伸手向炕上來展鋪蓋，

老頭子一看，知道他要安歇，自己這才慢慢離了牕戶，再一回頭，屋內燈光息滅，自己連忙一伏身用牆角映住身形，又待了工夫不大，耳內聽得屋裏起了鼾聲，自己這才回轉正房悄悄的行動，看這個樣子不知祭的是什麼人，那口寶劍又是怎麼一種用意，左思右想沒有頭緒，直到天交五鼓，方才沉沉睡去，一捱好幾天，每天一到二鼓，各屋燈光息滅，一到三鼓之後老頭子出來一看，陳升那屋裏就微有燈光，在窗下一瞧，屋中的舉動，同每日一樣，那陳升跪在一個紙帖之前哭泣，紙帖燒了之後，就拿出寶劍，觀看一回，方才就寢。

老頭子每天探聽，俱是一樣，只是因為燈光太小，所以看不清帖上寫的什麼，老頭子雖然十分奇怪，可是留神細察那陳升，對自己並沒有半分不利的意思，雖然說看不出他有什麼用意，但是自己總得小心提防，真要是一個不小心，出點笑話，自己豈不把一世英名付於流水，自己還不要緊，真要在姑娘身上出點意外的行爲，自己這個太平劍客名譽安在。想到這裏才把姑娘叫到跟前，暗暗的把陳升的舉動告訴姑娘，叫他小心在意，白天不要緊，晚上須要留神，姑娘答應走了之後，老頭子可就想起，姑娘的終身來了一概半個年頭，也沒見兄弟石成玉對自己報告，有什麼方法。於是教陳升到店中把掌櫃的請過來，陳升答應去了工夫不大，只見石成玉由外面進來，說道：「不知兄長將小弟喚來有何吩咐。」石烈說：「賢弟你請坐下，我有點事情問問你，因為店裏不清靜，所以把你請到家來，你如果太忙，咱們晚上再說，你若是不忙，咱今天就研究研究這件事情。」石成玉說：「什麼事呢，兄長何妨說說，我今天沒什麼事情。」石烈說：「既然沒有事情，我先問問你。」這個時候陳升由外面泡了

茶來，斟上，自己退出去，石烈一瞧陳升到店門之外，這才低聲問道：「賢弟我且問你，這一個陳升，來到咱們這兒當下人，是由人荐來的呀，還是自己投來的呢，當時你們可曾問過他的來歷。」石成玉說道：「要問這個人，也不是人荐來的，也不是自己投來的，是在去年五月裏，有一天，天降大雨，這個雨直下了一夜，下的平地水深尺餘，差一點沒成了水災，所好一天多，水就流下去了，在下雨的第二天早晨，一間店門，只見在門前，石門墩上坐着一個少年，面白唇青，週身發抖，一身襤褸的衣服，身下坐着一個小包袱，伙計們一瞧知道是避雨的，又瞧他面帶病容，恐怕一個不幸死在店門之外，出了是非，於可就說了：「朋友你在這裏幹什麼，在門口上這麼一坐，豈不就誤我們的買賣，請你離開這裏吧。」那少年一聽，少氣無力的說道：「掌櫃的，我因為身帶重病，又被雨淋了一夜，所以在這裏休息休息，我又不回你老要飯吃，你何必立刻就把我趕走呢。」這個時候我在橫房內可就出來了，一瞧這個人，雖然面帶病容，衣裳破爛，但是面上的神氣，並不是個奸詐之徒。我才說道：「朋友你貴姓。」他說：「姓陳名升，是山西潞州人氏，因為身得重病，又沒了盤川，所以落的沿街乞討，昨天被雨澆了一夜，所以這個病越覺着沉重，只可在你老這裏休息，不想這位大哥一開門，就要把我走了，你老想想這樣的大雨，我可往那裏去呢。」我一聽這個人十分可憐，本來出門在外缺少川資，又有大病纏身，真若一個不幸的話，豈不命喪他鄉，我就把他叫進橫房告訴他，雖然是萍水相逢，但是何處不交朋友呢，你不要着急，就在我這裏養着吧，好了之後你再回家，若是必須醫生調治呢，我們這裏有醫生，這個陳升一聽千恩萬謝，我於是問他是什麼病，他打開前面的衣服叫我瞧，我一瞧原來在前心之上爛了掌大的一塊，當時我打發

人把本街上的白二爺請過來一瞧，他本是內外兩科，他一一看，說這個傷當初是撞傷，傷了內部，幸虧了服藥，才把內部治好，外部的淤血沒有散開，所以才聚成瘡症，對性命無礙，不過晚好幾天，你放心吧。當初吐過血沒有。陳升說：「吐過血」白二爺說：「吐過血更好了，內部沒有積聚，外部十分容易。」於是用水洗淨了洒上面子藥，又貼膏藥，這才算完。他這場病，一直病了兩個多月，才癩退災消，我問他是打算回家還是打算在外邊混他說：「在店裏糟塌了兩三個月，無可容留，幸而身體復原，打算在店裏幫忙不要工錢。好報答這份恩義。」我一聽僱別人也是僱，再說這個人又很實在，所以我就把他留下了。再說到工錢，咱們那能白使喚人呢，所以仍然每月給他挑一份工錢。後來瞧他十分可靠，正趕上這裏沒人看家，就把他撥在此處看房子來了。怎麼了，莫非他不受使喚嗎？」石烈說：「沒有事，我不過問問罷了。」老頭子雖然這麼說，可是已經明白陳升這個人，一定是個綠林人了。他那個傷痕一定是同人比手，被人家打的。於是又向石成玉問道：「前些日子賢弟你說，對姑娘的親事，有辦法，現在你可有了什麼辦法，二侄婦對姑娘提過沒有。」石成玉一聽，說道：「二哥你若不問，我也不好說，因為我還打算教兒媳再加勸解，所以他娘兒兩開的話我對你沒有告訴，現在你老既然問到這裡，聽我告訴你，自從你老來的那一天，對我一說，我回去之後第三天，正趕上二兒媳回家取零星東西，我就告訴他，教他閉着說話兒乘機勸解姑娘，又待了一個多月，二媳婦回家對我說，聽姑娘的心思，並非打算一世不嫁人，第一因為爺爺這麼大的年歲了，自己若嫁出去，就得隨着夫家，天南地北，人家往那裏去，自己就得跟着，真要爺爺有點災病何人侍奉，再說若有個好歹兒，自己豈不抱恨終身，所以必須爺爺百年之後

方才嫁人，第二姑娘自己也十分高傲，自己說非同自己年貌相當，能爲相等，還得人格高尚才肯嫁他，不然寧終身守貞，也不能隨便嫁給一個無聲無臭的子弟，你瞧姑娘的心思高不高，所以我打算教二侄婦再加意勸解，叫他不要如此任性，無論如何要順着老人的心思方爲孝順，這些日子沒有聽到二侄婦的回話。」石烈說：「原來如此，那麼只可沉一沉再說了，等二侄婦回丫頭說好了，然後再定辦法。」哥倆個又說了一回閒話，然後石成玉告辭回橫。

過了幾天，石成玉由橫上來到家來見石烈，說道：「昨天兒婦回去對我說姑娘說了，若打算非教他嫁人不可，還是那句話，年貌相當人格高尚，武術精奇這三條缺一不可，當時你侄婦可就說了：「這個年貌相當倒好辦，一看就能明白，可是這個人格高尚同武術精奇，怎麼個試驗呢。」姑娘說道：「要試驗武術，必須我自己親自動手同他比試，真要武術精奇，再問問他的業師是誰，如若是當時成名的人物，一定他的品行可取，不然成名的俠劍絕不收他，這不是連人格帶能力全試出來了嗎。」你侄婦對我一說，我一想可也對，因爲姑娘學會了一身武術，人稱劍客，若嫁給一個平庸之輩，也未免的委屈，但是他自己這種思想，咱們怎麼替他作到了呢，莫非說真同說書唱戲一樣也立招招親嗎，這個立招招親雖說花錢不算什麼，可是必須驚動官府，如若官府不准，可怎麼辦呢，所以我一來告訴給你老一個回話，二來同你老商量一種辦法。」石烈一聽，說道：「這個丫頭怎麼這樣麻煩，這全是教我的才成了這麼一種左性，要按說孩子們的終身大事，本應該自己愿意才算合適，若要給他的主着辦了，久後一個不對心思，一輩子的前途，也十分苦惱，既然他自己有這種思想，我們就成全成全他，從明天爲始，先把咱們這座店一切門牕內容外表，全都收拾新了，一面叫大爺

向外喧傳，我要在店中以武會友。凡有一技一能的，全可以來到咱們這裏投宿，只要是武林的朋友，我們不收房錢，在這一年之中每日上午，有人比試我先同他比較，姑娘自己在屋內觀瞧，我比完了之後，再問他的來歷姓名，如若光明正大再叫姑娘同他比試，我想在這一年之中，我們這裏又是通衢大道，一定可以選擇一個合意的東床，不過這麼一來，店裏少收許多的進款，如若兄弟你願意，咱就這樣試試。」石成玉一聽，說道：「既然二哥說到這裏，咱就這樣進行，少收店錢，不算什麼，還能賠了本嗎？從明天起我就安排，一面叫大家向外喧傳，收拾好了屋子，這就進行開辦。」哥哥兩個商量好了，石成玉告辭回店，立刻找裱糊匠，先粉糊屋子，然後告訴伙計，同本街的同行，以及衆鄉親，將此事全都說了，石二爺要在店內以武會友，凡是會武術的，只要到店中同石二爺比比手，無論輸贏，不要房錢，這個信一傳出，不到幾天遠近都知就傳出去了很遠，所以才將房屋收拾完了，頭一天就全住滿了，內中真有許多會武術的，打算來同石爺比試武功，趕一打聽，石烈這個人，才知道是江湖成名的太平劍客，十有八九，全都乘輿而來，興盡而返，准知比試，也是自找跟頭，就是有人前來比試，也不能登入東床之選，因為什麼呢，不是因為年貌不相當，就是因為藝業不高明，再不就是方外之客，內中就是有，年貌藝業全都入選，一問人家的經歷，人家家中已有妻室，你想玉芝小姐還能作人家二房嗎，一攪半年的工夫，仍然沒有相當的人選，這日期一長了，所有的房屋，經過風吹日晒，裏面受的火燎烟薰，又全舊了，石成玉一瞧，暗道：「實指望不多的日子，就可以得到一個乘龍佳婿，不想這樣難得，房屋也舊了，傢俱也髒了，這教老哥哥瞧着有多堵心。」於是重新再叫匠人收拾一切。

## 第十七章 石玉芝力戰趙三怪

且說石烈將房屋方重新收拾好了，就赶上六老朱復他們十五位，趕到了住下，白敬一問伙計，伙計把始末這麼一說，白氏兄弟同齊洪夫妻，才知道這個收拾房屋，招待鍊武的人士，內中存着一個爲女擇婿的目的，於對伙計說道：「原來內中還有這麼一段原由。」這個時候冲天玉鳳白鴻說道：「大哥你何不去到上房把這一段事情稟知父親，這店裏一定住的武術人士不少，大概明天上午，必有人同店東比試輸贏，我們何不晚走一天，瞧瞧熱鬧，再說也許在此處得點什麼消息。」白敬一聽，連連點頭，說道：「不錯，妹妹你到姑母去說，我對父親去說，十有八九就能成功。」白鴻點頭，兩個人一同來到上房，只見六老朱復正在互談閑話，一看白敬同白鴻進來，白哲說：「怎麼你們還不停息。」白敬說：「方才女兒聽了一段新聞，特意同妹妹前來報告父親同衆位尊長。」白哲說：「什麼新聞，值的來兩個人報告。」白敬就把方才伙計告訴的話說了一遍，白哲說：「這算什麼新聞呢，也值的前來報告。」白敬一聽，不敢言語，白鴻說道：「父親先別着急，這個事情，孩兒打算咱們明天休息一天，因爲現在店裏，所住的客人，練武的一定不少，明天早晨必有人同店東比較手藝，我們何妨看個熱鬧呢。」只聽白飛俠說道：「你這孩子，這麼大了還這樣好事，這個比武可有什麼看頭呢，白鴻說姑母你老別那麼說，比武雖然沒有看頭，可是這位石烈，小鍾應太平劍客，可是人人皆知，到時候，我們若跳入廠子，比個三拳兩腳，同這個劍客認識認識，保不住我們的事在他身上得點消息，你老想想對不對呢，我想他久劍江湖，或者也許知道這個姓宗的

回姓學的，是個什麼人物。就是他不知道，不是我們還多一個朋友嗎？再我說們原爲尋踪踏跡，真有個主意。」既然如此，我們明天就多住一天，就便訪訪這個太平劍客。」房鎮說：「敬兒你倒休息去吧，再告訴西順房他們四位，明天不走了。」白氏兄妹答應，轉身出去，到了西順房。西順房他們四位正在談話，計中元一瞧，白氏兄妹進來，連忙說道：「二位還沒有休息，請坐下談話，白敬說：『現在有這麼一段事情，你四位聽聽怎麼辦呢。』於是大家坐下白敬把方才這一段一說，只聽計奎說道：『白兄我們可以去到上房，告訴他們老幾位，明天住下，或者我們的事情由此得點消息也未可知。因爲石烈既然人稱劍客，當然耳目通靈，我們何妨向他打聽打聽。』白鴻說哥哥，你瞧怎麼樣，計兒也是這樣說法不是。」於是對大家說道：『我們已經對上房說過，明天不走了。』計奎說：『既然明天不走了，咱們早點休息，明天一定有一場熱鬧。』白敬說：『我們也早點休息，明天再看熱鬧，說着起身，告辭回東順房去了。』

到了次日，早晨起來，伙計伺候洗臉漱口，已畢，房鎮對伙計說道，你告訴廚房仍給給我們預備三盞酒飯，我們今天要休息一天，伙計連聲答應，出去預備。工夫不大，酒飯擺齊，大家入座食酒，酒飯已畢，伙計撤去傢伙，泡上茶來，大家散座吃茶，伙計說衆位爺今天不動身，不看熱鬧嗎，今天在店內住的練武的可不少，全打算回石東家比較武術，方才我瞧見眼上的先生拿着一打子紅帖，叫伙計送到住宅，今天一定有很大熱鬧，我瞧你們衆位爺台，全都身帶兵器一定武術高明，何不寫個帖子也同我們東家比比手，豈不省下這一筆房錢，



房大爺笑道：「我們又不招親比武幹什麼。」伙計說：「老爺子，你老不知道，我們東家本是以武會友，這個爲孫女婿婿還是第二步的問題，不招親就不許比比武術嗎。」房大爺說：「我們武術不佳，何必去自找找跟頭呢。」伙計說：「老爺子，大概你老不知道我們老東家的脾氣，所以這麼說，你老打聽打聽，在這半年之內，始末沒得罪過人，因爲比武可是比武，始末不同對方分出勝負，無論多高的武術，也贏不了我們東家，無論這個人武術多低，我們東家他也不把人家戰敗了。」房大爺說：「原來如此，沉一沉兒再說。」伙計一聽，也不多說，於是退出正房，工夫不大，只見伙計進來說道：「衆位爺，瞧瞧去吧，前面全預備好了。」房大爺老一少，出了屋門，就見東西廂房的八個人也全出來了，於是大家一同出了前門一瞧，原來院中的人全站滿了，把個當院圍了個風雨不透，原來不盡是住店的客人，十之五六，盡是本鎮上的人來看熱鬧。

大家一看找了個人少的地方，向裏一看，只見在正房廊下，一路擺着，十餘張八仙桌子四面放着凳子，每桌上全有人坐着，一共有十六七位，老少不等，醜俊不一，一個個精神百倍，在桌子後面擺好刀槍架子，上面插着十八般兵器，餘外還掛着帶勾的帶練的，帶尖的帶刺的，種種不一，在院子週圍，擺着許多的凳子，這個時候，只聽廊子底下有人說道：「諸位看熱鬧的客人，同本鎮的鄉鄰，全請坐下，如若凳子不夠，叫伙計再去搬去，因爲坐下全都聽的見，若全站着，後邊的人看不見了。」大家一聽紛紛全都坐下，這些凳子全都坐滿了。大家坐定之後，只聽方纔說話的那個人說道：「老東家出來了。」只見簾子一起，由屋內走出一個人來，看年歲足有七十上下，鬚髮蒼白，五尺高的身材，光着頭未戴帽子，身穿

一身藍綉子褲褂，外罩青洋縐的大褂，白襪子黑腿帶，青緞子豆色鞋，再往臉上一看而如紫玉，兩道濃眉，壽星多長，一雙碧目，神光炯炯，頭端正，一部蒼白虬鬚，猛一看活像神判鍾馗，房大爺大家一看，暗道：「不怪人稱小鍾馗。」只見他走下台階，先向着左右前後，作了一個羅圈揖，口中說道：「老朽姓石名烈，蒙江湖抬愛人送外號小鍾馗，太平劍客，老朽我可不趁其稱，現在老朽這種舉動，凡在位的鄉鄰全都明白，住店客官，可不準完全明瞭，所以我每天說幾句給衆位聽聽，今天少不得還要把原先每天說的話交待交待，老朽自幼愛喜武術，蒙先兄指點，從十八歲劍蕩江湖，直到現在七十來歲練藝足有五十來年，要按說這個年歲就應該，每日坐在家中保養身體，以終天年才是道理，不過老朽有一種毛病，就是好交朋友，我總說活到幾時，朋友越多，越對脾氣我五十來年，所交的文武兩科的朋友雖說遍滿十三省，可是總覺着還有許多慕名的老友，同許多新出的小友未曾會過，這總算我一生的缺點，要這說說起來，我不會，前赴各處去拜訪大家去嗎，這可就說到年歲上了，因為年歲一大，人就就懶惰了，未免的就不願意再去跋涉風塵，但是對於交朋友的意思是一刻也不忘下，所以想了一個懶惰的法子，就是借自己開的這麼一個小店，每天以武會友，不想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大家還真瞧的起我，在這半年之內，我又多得了數十位道義的良朋，這一來，我更高興了，我打算把天下武林的朋友全變成我石烈的道義之交這不過是我的一份心高妄想，至於辦到辦不到，咱們以後再說，這是老朽的第一個意思，還有一件是什麼呢，老朽有一個孫女，小字玉芝自幼隨着老朽學會了幾手招架的拳腳，幾路粗笨的兵器，面目倒是不醜，可也不敢說俊，現在年方十八歲，在江湖上，也有小小的一點名望，人稱小飛仙紅蓮

劍客，這不過是大家抬愛，他可不趁其稱，因為自幼父母雙亡，跟隨老夫當然是失於教養，所以對於一切的女紅，總算是茫無一識，這個孩子，真要把他嫁到一個書香門第，或是官宦人家，一定他應酬不了，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婆家，老朽想了，不少的日期，才想了這麼一個法子，不如借着我以武會友的機會，在這許多少年小友中，尋找一位年貌相當的人材，來作我的東床佳婿，這總比媒人撮合強着許多，不過這個擇婿，可有幾種條例，我先報告出來，第一得歲數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第二得沒娶過妻室，第三得是高人的弟子，第四得武技純熟，至於外表，不禿不瞎，不聾不拐不癩就成，至於武技，也得有個限制，就是能夠勝了老夫，或是能夠勝了我們姑娘，這全算入選。這兩件是算是交待完了，還有一點，是什麼呢，就今天早晨，我們眼房先生，打發伙計送了十幾分拜帖，全是拜望老朽的帖子，這個老朽可不敢當，既然是道中朋友，來到敝店，我就應當盡地主之誼，現在居然勞動衆位投起帖來，這不是豈有此理嗎，所以第一我先謝謝，第二請恕我招待不週。一說着，復又作了一個羅圈揖，然後說道：「投帖的朋友，既然前來，當然是有意賜教，少不得老朽獻醜，按位奉陪。」說着回頭說道：「先生呢。」只見方才說話的那個人由台階上走下來，手拿着一打子紅帖，來到石烈近前，石烈說道：「你就按着名帖，按名相請，老朽是按位奉陪。」說完了在旁邊一站。

這時大家的目光，全都射在這位先生的身上，只聽先生說道：「那位是金眼貓武元，武老英雄，先請過來吧，只見在八仙桌旁立起一個人來，就見他五尺多高的身材，一身青衣服，四十來歲的年紀，自臉膛，海下一部短鬚，兩隻金睛，滴溜溜的亂轉，只見他走到石烈近

前，雙手一拱，說道：「老劍客，蒙你不棄，不才我給你接接招罷。」老頭子拱手說道：「武朋友，既然前來賜教，請你亮式老朽奉陪。」說完一撤身形站在下首，武元也說了兩句客氣話，說完，身形向下一蹲，雙手一分，用了個跨虎登山的架式，向前一躍，左手一擡，右手對着石烈面上就是一拳，石烈容拳到了近前，一上左步，右手一伸，向武元胳膊一壓，武元右臂向下一垂，打算左臂向下就抽，他那知老頭子那個手法的利害，左手抬起來還沒落下來，石烈的右手已經按在胸膛之上，真要一發力，小子是非死不可，那石烈右手按在武元的身上，不肯發力用指一點武元的胸膛，說道：「武朋友承讓。」武元知道輸了，於是一撤步，說道：「老劍客手下留情。」石烈說還是閣下讓我年邁。」就聽武元說道：「老劍客不才有一點無理的要求，不知老人家可能應允。」石烈說：「不知閣下何事見教。」武元說：「不才在河南的時候，聽見來往的人說此地有位女俠以武招親，說是武術精奇，因為一個幼年的女子，才十幾歲的年紀，所以十分詫異打算前來領教這位女俠客的手術，不想你老人家首先賜教，你想你老身為俠客，不才豈是你的對手真要是這位女俠出頭，不見得不才就當場敗落，你老可聽明白了，不才要同令孫女比試的用意，和我這個年歲，還龍心高妄想嗎。不過我不辭千里，特來開一開眼界，這女俠小小年紀怎麼武術這樣高明，你老能不能把令孫女請出來，同不才分個上下。」

老頭子一聽，不由的有氣，暗道：「看這個小子嬉皮笑臉，沒羞沒臊，輸了還臉不知恥，硬要同姑娘動手，這分明是沒安好心。」不如我叫姑娘利利害害的打他一頓，也叫旁人瞧瞧，不然也鎮不住人。」想到這裏說道：「武朋友，我這孩子手下不知輕重，要是傷着你，

請足下多包涵。」這個話就是告訴姑娘要利利害害的打他一頓，姑娘在屋裏聽着還不明白嗎，一聽爺爺叫自己打他，於是可就拿好主意，這個時候就聽武元說道：「老劍客你別那麼說，比武動手，難免倚強受傷，只怕動手我或者悞傷令愛，請老人家原諒是幸。」老頭子一聽更有氣了這小子說話帶着輕薄，是了，一回頭向屋內說道：「姑娘你可以出來，陪這位武朋友走兩聲吧。」只聽裏面應一聲。

這時大家的視線，可就全移到屋門上去了，因為這半年的工夫，姑娘沒有同人比過一次，連本鄉的人，全知姑娘武術好，可沒瞧見過怎麼個好法，今天一聽姑娘出來，不由全都注意，就見簾子一起，由屋內出來了一個老媽子，一個丫環捧着保劍，緊跟着姑娘出來立在廊下，大家一瞧，不由的暗暗喝了一聲彩，只見姑娘四尺上下的身材，穿一身玄色禪掛，粉腰巾繫着，足下六寸圓靴，穿一雙鹿皮軟底小靴，頭上用青網帕罩住烏雲，髻邊斜拉了一個麻花扣，耳墜雙環，每邊嵌着一顆黑豆大的明珠前後悠蕩，藍絨繩在前後心勒成十字絆，在胸前繫了一個蝴蝶扣兒，往臉上一看，真可說面賽桃花，日如秋水，鼻如懸胆，唇似丹朱，這一身玄色衣服，趁着這一張芙蓉臉兒，真可說壓倒西施，連那個老劍客賽隱娘自敬，全都暗暗喝彩，只因姑娘心中有氣，所以面上現出一臉秋霜，眉間隱着一團殺氣，姑娘走下台階，向石烈問道：「不知爺爺呼喚孫兒何人動手。」石烈一聽，用手一指武元，說道：「就是這位武英雄，人稱金眼貓，人家武術精奇，你要小心在意。」姑娘說：「既如此，請你老人家在一旁觀看，我給這位英雄接接招。」石烈向旁一閃，姑娘因為有氣，一句話也未說，上來雙手一合作出童子拜佛的架勢，說道：「武英雄，請你進招。」武元一瞧姑娘這個神氣，

同嬌小的體格，暗道：「就憑這麼一個弱不勝衣的女孩子，就能遠近馳名，大概許是因美貌所致，不如我今天將他打倒，叫大家笑一笑，也叫他心服口服，不然夜間用薰香把他薰過去，攆回河南，豈不是一樁美事。」小子正打算盤，一聽姑娘叫他進招，於是向前一上步，左手一指姑娘的面門，身形一斜，向下一蹲，右手向姑娘的腹部就按，這個名字叫掖掌，姑娘明白這一招，如若一截他的右手，他一翻身，左手就是一個反臂錘，姑娘於是用了個回腹吸胸，右手一伸按在小子的頭上，這個名字叫探掌，正名叫迎風立馬登山，武元本打算一掌把姑娘按倒了，眼看按上了，不想人家一吸氣，自己的掌可就空了，將要轉身，就見姑娘左腿一抬，自己的頭上覺着被人家按住，就聽姑娘哼了一聲，武元可受不了啦，頭上好是中了鐵錘眼前金花直冒，耳內嗡的一聲，不由六神無主，眼着就要坐下，姑娘這一掌本來沒用十分力量，只用了五分掌力，小子就吃不住了，將一蹲身，姑娘一伸左腿喘的一聲，躡在小子左肩頭上，小子本來就受了內傷不過人家沒有用力，所以自己還沒有張口吐血，不想緊跟着又是一脚，小子如何受的住，於是一個跟頭整個的斜着身子折將過去，還把脖子給扭了，小子這一扭脖子，立刻背過氣去，倒在地下紋絲不動，石烈一瞧，不由的吃了一驚，本想教姑娘打他一頓，以懲將來，不想姑娘這一掌，打的這樣重法，於是一聲喝道了頭，爲何這樣手狠，將人傷到這個樣子，自己將要下腰去看武元。

只見山旁邊過來了一個矮胖子，四尺來高的身材，頭如麥斗膀闊腰圓，面如刀刃，相眉大眼，高鼻子火盆口，三十多歲，一身青紬子禪褂，白襪子洒鞋，走到近前說道：「老劍客，這位武元武英雄死不了，他是當時背住氣了，叫伙計把他搭到旁邊給他揉一揉前胸，推一

推後背就好了，不才我也要領教姑娘的手術。」石烈一看，暗道：「這小子怎麼這麼渾呢，武元的傷痕雖說不重，最少也得三兩個月復原，可是他還說傷痕不重，既然他這麼說，我問問他，他要同武元認識，我把武元交他就沒我的事了。」想到這裏說道：「閣下貴姓，同武朋友可是一同來的，這個人說我姓魏名成，江湖人稱飛山虎，我同武元是一同來的，他這個傷痕不要緊，交給我就是了，本來練武的短不了打人，也短不了捱打，我們一同來了五個人，武元雖然受了傷，還有四位，少不得全要領教姑娘的手術。」老頭子一聽暗道：「這一些東西全不是好人，若不是來在我的店內，少不得全部結果了你們，今天既然來到我店內沒法子還得應酬他們。」

原來這幾個人是河南臨汝縣的七個大賊，探花作案無所不爲，統稱臨汝七怪，他們聽往來的人傳說甘肅省，甘谷孫博陵窪石家店，有一個女子以武招夫，所以大家一商議來了五個，滿打算把姑娘戰勝了，一個人留營在石家，不想一聽人家的條件，自己五個人不用說別的，按年歲就不能入選，不由的十分敗興。所以武元輸在石烈掌下，仍不死心，必要同姑娘見個高低，不想一照面就被姑娘震的昏了過去，因爲姑娘踢了武元一脚，他們還以爲是扭脖子扭住氣了呢，所以他說不要緊，他那知武元的內部受了重傷呢，聞言少敘，

再說石烈，一聽魏成同武元是一同來的，耳中早有他們的名姓，知道是臨汝縣的七個大賊，於是說道：「既然武朋友是同閣下來的，更沒有說的了，咱先把武朋友搭在一旁，然後再行比試。」這時候武元也甦醒過來，聽說要把他搭到一旁，他可就說了：「不用搭，我自己能走。」說着立起身來，將一邁步，只覺着頭重腳輕復又墜在地下，這時候又過來了兩個

人說道：「二哥你別動，我二人扶着你，於是一邊一個，把武元架往廊下去了，這時魏成說道：『老劍客，請你在一旁觀看，不才要領教姑娘。』石烈一聽，只得向後一閃，姑娘這時早聽明了，於是向魏成說道：『閣下進招罷，我來奉陪。』說着雙手一合，仍然作出童子拜佛的架式，魏成一瞧，姑娘亮了架式，於是向前一進步，左手用了個毒龍探爪，奔了姑娘面門，右手用了個崩拳，向姑娘胸部打來。姑娘一看，小子這兩隻手虛虛實實，全很利害，中了那一下全不輕，於是左手向上一伸，右手向下一壓，立刻把魏成的雙手截住，小子雙手一撤，姑娘緊跟着右手向前一伸，用了個單擗掌，魏成的右手一推，姑娘的右手腳子一舉，用右肘向前就撞，這個名字叫定星肘，小子一瞧，左手向下一按，姑娘的右肘，姑娘本應該右手用擗掌直奔小子的面門，姑娘一瞧小子的頭部又露出來了，於是右肘向回一撤，左手一伸，不偏不正，又按在小子的頭上，姑娘口內呼了一聲，小子可受不了啦，只覺着耳內嗡的一聲，眼前金花亂冒，將要翻身栽倒，姑娘暗道：『反正不能偏宜了你小子，於是右腿一伸，踹的一聲，踏在胸膛之上，小子整個的來了個大翻身，躺在地下閉過氣去，這個時候石烈將要說話，只見由旁邊過來了三個人，一伸手把魏成扶起來，兩個人架着直向廊下去了，那一個說道：『姑娘不要走，小子過牆蝴蝶崔信，也要領教姑娘的手術。』姑娘一瞧這個人比方才那兩個，冠冕一點，白素素的臉面三十來的年歲，兩道劍眉，一雙俊目，可是暗淡無華，身穿一身灰絨子褲褂白襪酒鞋，左手抱着一口寶刀，說道：『姑道我要領教你的兵器，姑娘一聽這小子的外號，就知道是個不良之徒，暗道：『憑你一個小小的毛賊，我若用寶劍益了你，也叫江湖人恥笑。』於是說道：『既然閣下不吝教誨，你就進招吧，今天我製空手奪刀。』小子一聽，



暗道：「你這可是找不自在，今天我若不叫你帶了傷痕，我枉稱過牆蝴蝶。」想到這裏，說道：「既然姑娘相讓，你就接刀吧。」話到刀到，左手一挽姑娘的面門，右手刀連肩帶背向下劈來，姑娘一瞧，刀離切近，一上左步身子一斜，抬起左臂，向小子右胳膊就是一掌，這一掌名叫斷掌，真要是砍在胳膊上，就得砍個骨斷筋折，小子一看這一掌來的利害，一撒右步，左手向上一穿姑娘的左手，右手刀攔腰就扎，姑娘一瞧，斜着向前一上左步，身形一躡，右腿向後直奔崔信的迎面首掃來，這個名子叫作掃堂腿，小子一看刀扎空了，於是向上飄身，姑娘的右腿向着小子的鞋底掃過去了，小子的脚剛一沾地，不想姑娘的腿又回來了，撲的一聲把小子的脚跟掛住，左腳順着自己的右脚上面向小子的腿上用力一登，這一招叫作勾掛連環腿，只聽啪的一聲，撲咚崔信倒在地下，擰出一丈多遠，噯的一聲，鋼刀撒手。哎呀呀呀的熱汗直流，原來崔信的左腿腕子，被姑娘這一腳，登錯了環兒了。

這時忽聽院中一個人哈哈大笑，說道：「登的好，不愧劍客的親傳。」大家用目一看，原來臺大門站着一個花子，這時石烈連忙走到崔信面前，說道：「閣下不要動，這是錯了環兒了，待我給你拿上。」說着一下腰，左手拿住崔信的左腿，右手扶住崔信的面，雙手一用力向外一扯，隨着向一處一對胳膊一聲，左腿腳鬆好，只見小子疼的可變了顏色了，面白唇赤，熱汗直流，哎呀哎呀的連聲亂嚷，石烈說：「崔朋友，你趕緊起來活動活動，不然聚住血，可要成瘡。」小子一聽，嚇的咬牙咧着立起身來，一癱一點，直奔廊下走來。「伙計給他拾起單刀，跟在後面，石烈用目一看那個發笑的乞丐，只見他身上穿一件青布的被棉襖，真是補了羅補了，上面的油泥足有銅錢薄厚，燦明瓦亮，左肩露着棉花，破褲子一絲兩

縷，露着半截腿，肉皮被太陽晒的漆黑，下面穿一雙破草鞋，用錢串捆着，左手扶着牆，右腋下夾着一個破草鞋捆成一個捆兒，腰中繫一條布條掙成的繩兒，足有剝卵相細，結了許多的疙疸，再往臉上一瞧，是有八十來歲的年紀，一臉油泥，看不清面目，頭上已經鋪頂，燦亮的頭皮，被太陽晒的紅中透紫，後面一叢白髮，拖了算盤子兒大小的一團團兒，兩條雪白的眉毛足有一寸來長，遮住二目，海下一團白鬚鬚，全都趕成遠了，就見他笑嘻嘻的立在牆下，自言自語的說道：「這一脚真好，蹣的真準。」就聽旁邊有人說道：「你這個要飯的真詞人厭，你看就着吧，曠什麼呢，你若會練，何妨下去練練，也落一頓飯吃。」老花子說道：「這裏又不是禁城地方，怎麼還不教人說話嗎，我瞧着好，說一聲也不要緊，你何必這麼瞧不起人呢，你別瞧店裏的飯不要錢，我還不願意吃呢，我真要打算吃飯，非店東請我，我還不是絕不賞臉。」這些人一聽，哈哈大笑，說道：「不錯，你就等着店東請你吧。」旁邊有人說道：「別曠了瞧比武的吧。」這個時候石烈也隱明白了，這個老花子，一定不是平常人，瞧他那個面目，雖然被污泥遮掩，但是連一個皺紋也沒有，斷定了他一定是頂子功，自己打算應酬完了這些帖上的名兒，然後再來請他。

這個時候，石烈將要請先生按名帖請人，只見由南面走進了一位少年壯士，穿一身青緇子襖褂，外罩青袖子大褂，白襪雲鞋大褂下面微露着劍匣的尖兒，往臉上一瞧，二十上下的年紀，劍眉星目，虎頭燕頤，鼻直口方，面似丹霞紅中透潤，明顯着一團暴風，暗含着滿面的殺氣，石烈一瞧，起心裏就愛，暗道：「看此子面貌不俗，氣度沉穩，絕不是無能之輩，待我問問他的姓名，看看他的技術然後再打主意，於是抱拳說道：「來的小朋友貴姓高名仙

鄉何處，來此莫非說也要比較輸盈嗎？」只見那個少年說道：「小子姓朱名復字意明，貴州省貴陽府人氏，因事路過貴地，住在閣下的店中，聽說老劍客以武會友，小子自幼因爲也學會了幾手粗笨的拳腳所以打算今天看個熱鬧，不想一時技癢，打算在老人家跟前現醜，還請你老人家賜教。」石烈一聽，連忙說道：「既然打算前來賜教，就是看的起老夫，老夫焉敢不大胆奉陪呢，不知閣下是打算同老夫比較，還是打算同舍孫女比較。」朱復說道，小子來此還是請你老人家賜教才是，你老請想，男女不相授受，我爲何能同姑娘比較輸盈呢。」石烈一聽，暗道看此子言語正大，一定是高人門下，我今天不可交臂失之。想到這裏，一回頭對姑娘說道：「你曾在旁邊觀看，待我陪這位朱壯士走走。」姑娘一聽人家不同自己動手，看神氣中還有看不起自己的意思，不由的心中自氣，暗道：「你真要武術高明，等你同我爺爺比完了，我一定同你較量。」想到這裏一臉怒氣，立在一旁，只見石烈一抱拳，向朱復說道：「壯士請來進招。」朱復連忙說道：「如此小子可就無禮了。」說着雙手一拱道了一聲「請」，一上步，左手一拂石烈的面門，右手掌帶風聲響的向石烈胸前就是一掌，石烈一應堂到，用左手向上一穿，右手奔朱復的肋下就打，朱復右手向下一落，左手奔石烈的太陽穴打來，石烈一看，此少年的招術敏捷，准知道受過明人的傳授，於是小心在意，二人打在一處，二人一個是成名多年的劍客，一個是初出行道的英雄，各展所能，工夫不大走了三十多個照面，足有百十餘手，老劍客看石烈，不由暗暗稱奇，聽這個孩子至大不過二十餘歲，怎麼就會有這麼高的能爲，我倒過江湖可不敢說高，總算沒有遇過敵手，今天這還是頭一天，想到這裏，細看孩子的招法，十分的靈巧，身形十分的敏捷，用出來的手法，真有令人不可

思議之處，老頭子越看越高興，暗道這幸虧遇見我，若換個人，早已敗在他的掌下，想到這裏，招法一變，把看家本的領，可就拿出來了，來原老頭子有一陣陰截腿，名叫奪命連環腿，是於就施展出來了。

再說朱復自從一動手，就看出人家的招法高明工夫不大，暗道：「只說離了恩師無敵天下，不想頭一出手，就遇見這麼一位太平劍客，就這樣高明，自己真要敗在他的掌下，豈不給老師丟人，再說還無暇再在江湖行道呢。」想到這裏小心在意，看住門戶，猛然見老頭子一變招，三五個照面之後只見圍着自己盡是鞋尖，於是不敢怠慢，把氣功向上一提，施展小巧的技術，兩手兩足盡找那許多的鞋尖，老頭子這一路腿，一共一百單八招，一施展就把朱復圍上了，猛見朱復身形一撲，比猴子還快，好似把身子懸在空中一樣，他那兩隻腳，盡在自己的腳上往來行走，工夫一大自己把這一陣腿法快要施展完了，再瞧朱復仍然隨着自己雙足往來亂轉，知道今天無法取勝，於是身形一撤用了個金鷄三展翅走出圈外，朱復一瞧人家臨走留招，不敢去追，准知道追也追不上風，真要他從此算完，還能保住自己的名譽，於是收住步法，用目觀瞧，這個時候，連房大爺他們六位，全都看直了眼了，因為相處這些日子，就會不知道朱復有這麼高的武術，看起來，真是人不可以貌相，拿他這個年歲來說，滿打他一出娘胎就練，不過二十多年的工夫，這一位太平劍客，就會贏不了他，看起來，大明劍客的門人，真得說高人一步，大家正然思想，忽見二人收住架式，猛聽耳旁有人說道：「好孩子真不愧劍客的門人。」大家一瞧仍然是那個老花子，就見他曬完了，一轉身走出大門去了。石烈正要同朱復談話，一聽老花子開口稱讚，自己將要同他接談，忽見他向店外走去

，於是，顧不的向朱復說話，直向店外進追來。大家不由的一怔，那石烈追到店外一瞧，老花子踪跡不見，不由咬了一聲，仍然回來，到了院中向朱復說道：「閣下千萬別怪，我因為瞧那說話的老丐，我疑他是個高人，所以我打算我們完了事，再請他進來不想正在這個時候，他轉身走了，這怨我招待不過，才得罪了朋友，既然他走了也就不必題了，方才老朽同閣下動手，閣下的技術十分高明，老朽佩服之至，我意欲請閣下到我舍下一談，不知閣下還有同來的同伴沒有。」朱復將要答話。

只聽姑娘說道：「爺爺且慢，方才你老同朱英雄動手，我已經觀看明白，這位朱英雄的拳術實在高明，我見朱英雄肋下配劍，一定劍術比拳術尤為高妙，我打算還要請教朱英雄的劍術。」朱復一聽，連忙說道：「方才那是老劍客成全後生，提掖晚輩，所以不忍把我打倒，我十分承情我的劍術不過是末技，姑娘何必認真呢，請你不必再比試了。」原來朱復不願意同姑娘比試，因為什麼呢，因為他也有他的難處，在方才姑娘同臨汝七怪動手的時候，朱復也看着姑娘的招法高妙勝了不冠冕輸了更丟人。」這個時候房大爺同江飛說道：「天鶴兄，我們看熱鬧的目的，是為什麼呢。」江飛說：「大兄何必明知故問。」房大爺說：「若盡看這些無名的小賊動手，進去不過是挨一頓打算完，我們幾時同石烈相見呢。」江飛說：「依大兄怎麼辦呢。」房大爺說：「咱們不會，也進去比武嗎。」江飛說這可成了笑話了，人家姑娘為的是以武招夫，咱們若大年歲，進去這不是胡攪嗎。」房大爺說：「咱們不去不許叫年青的去嗎。」江飛說：「叫誰去呢。」房大爺一笑，付耳低言說道：「我瞧朱復准能成，年歲品貌武技經歷，天鶴兄你何妨把他招進去試一試呢，就手咱成全成全他。」江飛一

聽連連點頭說道：「可以。」於是一回身對朱復說道：「朱賢弟，他們比起來不完不了，咱們幾時能同石烈相見呢，見不着石烈，我們怎能實行我們的計劃呢，依我說賢弟你進去同石烈動手，作個先鋒，然後我們再一同上前，不就成了嗎，因為我們全這樣年歲了，再出頭去爭名譽，恐怕叫別人恥笑，兄弟你方才出世行道，正是到處留名的時候，所以我打算請你先出頭，再說咱們這伙人書的。全不如兄弟你的身份高，所以我同房大爺大家商量才請你去。」朱復說：「我去合適嗎。」江飛說：「你若到處不前，幾時才劍出名譽呢。」朱復一聽連連點頭，正赶上崔信被姑娘踢倒了，自己站起來進了廠子，趕一進廠子又後悔了。因為什麼呢，因為自己練成了掌接飛血這一步工夫，不能再娶妻室，人家這是以武招夫，滿打着自己勝了人家，自己又不能娶妻，這算幹什麼來了，這不是攪嗎，不想自己被這幾個老頭兒愚弄了，既進來了，又不能回去，後來想起一個主意，不同姑娘動手，反正不能扣到我的身上，所以一見面就要求同石烈動手，完了之後滿打算六老必要出頭，不想又有一個討厭的花子，等花子走了人家石烈要請自己回府，自己想道，這一回六老該出頭了，不想未等自己說話，姑娘反倒要同自己比劍，真是怕什麼有什麼，所以連連推辭，就在這個時候，六老若一出頭，也許把這件事應付過去，不想這五個老頭子，同那一個老尼姑，十分可惡，再也不敢上來。正在為難，只聽姑娘說道：「朱英雄，不同我動手比試，是不是看我劍術低微或是看我不能教誨呢。」這兩句來的可利害，本來朱復正在為難，姑娘又滿心是氣，這麼一擠兌，立刻把朱復擠的滿面通紅，本來面似丹霞，這一來可成了紫玉了，因為有話說不出來，既不能說我不能娶你為妻，才不同你比試，又不能說我不是為聯姻來的，這時偏趕上有個湊趣的石

烈，他一看朱復面紅耳赤，只說他怕羞，所以才說道：「朱朋友你何必吝教呢，請你就指點指點他就是了。」朱復這時可真沒有法子了，只得動手。

第十八章 朱復比劍聯姻

那朱復，被逼得沒法，只好說道：「在下不恭了。」姑娘說：「請亮劍進招吧。」朱復只得一撒大褂，由腰底下劍匣，左手擡匣，右手拿住劍柄向外一抽，只聽噠的一聲，立刻就是一道立閃，真不亞如龍吟虎嘯。有聲一應，就知道是口寶劍，暗道：「看這口劍，這個孩子劍術一定錯不了，不然他也用不了這口寶器。」自己正在思想，姑娘這個時候也把丫環叫過來，接過寶劍，左手搖扇響也是噠的一聲。寶劍出鞘，真是寒光閃閃冷氣逼人，好似一汪秋水。朱復一應，也知道是一口寶器，暗道：「不怪人帶紅蓮劍客，原來也有寶刃護身，今天我同他較量劍術，須要小心謹慎。」想到這裏，就見姑娘寶劍一舉，用了個魁星踢斗架式，說道：「朱英雄請你進招吧。」朱復一看只得左手擋劍訣，向前一指，一上左步，寶劍奔姑娘胸脯扎來。姑娘左膝一落，身形一偏，寶劍尖奔朱復的手腕更點。朱復緊跟着，身形一矮，劍走下盤，奔向姑娘的雙腿削來，這一招叫作枯樹盤根。姑娘身形向上一漂，朱復的劍，由姑娘的腳下平掃過去，這時兩個人可就脊背對了脊背。姑娘右步一扣，身形一轉，雙手抱劍，奔朱復的後心扎來，朱復一翻身寶劍壓着向下一按，只聽噠的一聲，寶劍撞了寶劍，兩個人全都嚇了一跳，自己觀着自己寶劍，幸而全未曾傷損。二人抽招換式打在一處，起先還看着慢，如同一對蝴蝶穿花，後來二人越走越快，脚下微微聽到哧哧的聲音，金刀劈風嗖嗖的亂響，工夫一大二人化成兩片白光，時聚時散時分時合，往來亂滾，這時把看熱鬧的看的目瞪口呆，就連那江飛江天鶴、同房大爺老哥四個，還有那位女劍客白飛俠，全都不由的粉



紛喝彩，這個時候，二人比的工夫可就大了，猛見朱復一轉身姑娘雙手捧劍奔了朱復的後心，眼看劍尖點到身上。這一來可把各位老劍客嚇着了，猛見朱復一轉身，讓過寶劍，劍交左手，向外一擱，把姑娘的劍擱在外面，手腕一扣，劍尖奔了姑娘的咽喉，姑娘一看知道自己的兵器，被人家吃住，將要跳出圈外，只見朱復寶劍一指，順着劍尖滴滴落落下了一件東西，朱復把劍一抱說道：「姑娘承讓了。」姑娘用手一摸自己的右耳，原來耳上的環子被人家的寶劍削將下來，自己不由的面一紅，一聲也沒言語提差寶劍回上房去了。

再說石烈，正在觀瞧，猛見姑娘的劍到了朱復背上。不由的嚇了一跳，只見朱復一回身，寶劍換手奔了姑娘的脖子，知道姑娘要吃大虧，只見朱復手腕一抬一件東西，由劍尖上落在地下，仔細一看，原來是半個耳環，還帶着那顆珠子，姑娘一聲不語走入上房，自己才看明了朱復不獨拳術精奇，劍術也稱的起一絕，把一個大名鼎鼎的小飛仙，紅蓮劍客生生的敗在他的手中，這個人可說是後記之秀，不想我石烈擇婿半年，姻緣却在此子身上，想到這裏，笑嘻嘻的抱拳說道：「朱壯士，劍術高明，老朽實在佩服的很。」朱復說：「老劍客過獎了，此乃令媛承讓。」石烈說：「不知閣下還有同伴沒有，老朽欲請閣下到舍下一談。」於是拱手對大家說道：「今天因為天將過午，請衆位各自回家，明天再會，就是投帖的衆人，未得相談，如若公務匆忙趕着起身，等以後有了時間，老朽一定登門拜望。如若打算住下做店，仍然不收房錢。」這個時候大家一聽，紛紛四散，連那投帖的衆人全都回了自己的屋子。這時只剩下朱復，同來的六老和八位年青的，男女十四個人，一應朱復被石烈留住，大家散了，於是山房大爺同江飛爲首，領着大家一同過來，同石烈相見，石烈一瞧，說道：「朱壯士，

這是同閣下一同來的。一朱復說道：「不錯，這全是小子我的同伴，待我給大家介紹介紹。」於是一一介紹了，石烈才知諸人俱是名俠劍客，自己這才讓着大家一同出了店房，奔自己的家中走來，來到了家中。

石烈叫陳升去往店內泡茶，就近叫店內安排酒飯，陳升去後，石烈帶着大家來到內院，進了上房讓大家一同落坐，自己主位相陪，這時陳升泡了茶來，茶罷，石烈說道：「不知衆位，因何結伴來此，這位朱壯士原籍貴州不知來此有何貴幹，前幾年小弟聽人傳說，天鶴兄佔據了金波寨因何同華陰的四賢相遇，老朽願聞。」江飛一聽，不由咳了一聲，說道：「猷輝兄，既然要問，好在我們一見如故，我也不便隱瞞，再說小弟我還要向你老打聽點事。」石烈說：「天鶴兄不知你有什么事見教。」江飛這才說道：「小弟自從在雲龍江縣佔據了玉龍山，因為我們本是前明的遺老，不想錦綉的江山，輕輕的被闖王闖了個家亡國破，思宗皇帝殉國煤山，當時出了個厚妻妾薄父母的吳三桂，出關請兵，所以順治皇帝兵不動刀進了北京，雖然當時把闖王趕了，可是江山也被大清得到手內，所以我們總想着養精蓄銳光復大明的天下，因為地處邊陲人材稀少，小弟打算遊行天下聘請英雄，只要心存故國，不論老少，敝寨一體收錄，將來也好作一個大明開疆闢土中興的功臣，不想走到湖北大別山南麓，穿松林的地方，同這位天俠兄相遇，原來天俠兄他們爲的是尋找鏢銀，劫鏢的這個人同小弟一個面貌，冒着小弟的姓名，把蔣洪蔣鏢主的鏢劫了，並說要鬥天俠兄同臥波兄還有飛俠大師這三位劍客，當時我們分說不明，動起手來，正在動手，遇上朱復朱賢弟路過穿松林，才給我們雙方解了糾紛，雙方說明，才合在一處，打算尋找鏢銀，趕到夜晚住在穿松林左近的七里坪，晚

間又遇上店裏的掌櫃姓魯名靖人稱白眉俠，此人是江湖上有名的躡躡仙的弟子，他對於這個事情稍得點綫索，他說劫鏢的這兩個人，一個姓楊一個姓宗，因為他們住在魯靖的店內，他才聽見那劫鏢的人說打算回西寧，或回雲南，我才同大家到了四賢庄，一直往西寧尋訪，如若不得要領，再合大家同赴雲南，不想來到此地，住在你老的店中，聽伙計說饒輝兒以武會友，我們才打算拜會老兒同老兒打聽打聽這兩個人，是否你老知道踪跡，我想饒輝兒人稱劍客威震西方一定眼寬耳亮，如若知道的話，請你老告訴我們一個消息，也不枉我們遇合一場，也成全了我們江湖的義氣，因為這個人託名冒姓作這種不道德的行爲，如若他心地正大，還不要緊，如若是個下流的賊人，到處留下我的名字，老兒長你想我，好歹也人稱一聲劍客，這個跟頭我栽的起嗎，石烈一聽，說道：「天鶴兄，不必着急這個事情慢慢的計議，自然有個頭尾，小弟還要請問朱壯士，由貴州往湖北有何貴幹，怎麼遇上天鶴兄，怎麼陪着找起鏢來，莫非說自己連一點事情也沒有嗎。」朱復一聽連忙說道：「老劍客你要問，小子我是這麼一段事情。」於是仔仔細細把自己的身世，說了一遍，又說：「小子我本打算去到燕趙一帶，遊行訪友，不想遇上他們雙方這個事，我既然給人家出面排解，馬能牛途而廢，所以也跟到這裏。」石烈說：「閣下家中還有什麼人呢。」朱順說：「自幼父母雙亡，跟隨我的恩師長大成人，我家中房產地土人口可說是一無所有。」石烈問聽，哈哈大笑，對房大爺大家拱手說道：「衆位老兄長，我有一事相求，不知我說得說不的。」這六老自幼劬勞江湖什麼事不知道，一聽石烈相求，連忙說道：「石兄有何見教，我們一定盡力而爲，石烈這才說道：「小弟的意思，在店中也說過了，第一是以武會友，第二是爲我們孩子找一個佳婿，兄弟

我有言在先，只要是同孫女年歲相當，武術相等，家世清白，還要高人的門下，還要未娶妻室，我受着這個條件是十分困難，不想朱壯士，對這幾個條件全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是天作之合嗎，第一年貌不必說了，第二武術當然在姑娘以上，劍削耳環，這是人所共見，第三堂堂帝胄，還是大明劍客無上禪師的弟子，我們要的條件當然沒有問題，可是我們孩子呢各位也全見過，像貌不俊可也不醜，劍術雖然不精，在江湖上大小也有個名兒，我打算請衆位兄長爲媒，把姑娘嫁給朱壯士爲室，不知衆位以爲如何。」六老一聽，全都鼓掌大笑，說道：「這個我們應當効勞。」大家一齊起鬨。

只見朱復滿頭大汗，大家將要問他怎麼了，以爲他是害羞，只見他連連搖手，說道：「衆位老人家，千萬不要如此，我有我的難處，這個親事千萬別題，題出來我也是不允。」六老一聽，不由的十分詫異，自省道道：「朱賢弟，你有什么難處，何妨說說我們大家聽聽，你若盡說不應允，這可不成，因爲什麼呢莫非說這種事情還有強人所難的嗎，不過內中有個理由，當時人家石老劍客說的明白，同年幼的比試，是爲的以武招夫，你當初若不打算應允親事，你就不該同人家比武，既然比武又把人家的耳環子削了，你若不應親事，叫人家姑娘何以爲情呢，再說你把人家耳環削了，人家總算栽了跟頭，你若應了親事，這總算沒栽到外人手內，你若不應這門親事，你想想大名鼎鼎的小飛仙，紅蓮劍客栽了跟頭，人家就這麼糊糊突突完了事嗎，人家還怎麼在江湖上混呢，你想打倒了還扶的起來嗎，再說今天的舉動，大家全都明白兄弟你當了選了，鬧到歸齊，從你這兒又散了，你想人家姑娘怎麼再找婆家，你若不把人家耳環給削了，你不應，倒不要緊，如今你把人家姑娘戰敗了，耳環也削了，你

反不應親事，人家這個事怎麼辦呢，所以說你無論如何爲難，也要應下才是。」這一套話不要緊，把個朱復可拴住了，自己一想可也是，總怨自己不該多事，劍削人家的耳環，自己如若應下，自己重樓飛血的那個工夫，豈不誤了人家姑娘的終身，有心說明了，自己天生的臉熱，說不出來，何況還當着白鴻三十上下的這麼一個少婦呢，這麼一擠，把個朱復擠的可就成了紫面判官了，於是不由的說出兩句話來，說道：「當時我本不愿意同姑娘動手，姑娘非擠兌我不可，教我可有什麼法子呢，至於劍削耳環也是我一時失手，我也後悔不及，現在大家非叫我應親不可，我我我……。」因爲白鴻在坐自己覺着礙口，所以說到我字上，不住的直看白鴻，這個時候大家瞧着朱復可笑，偏赶上白鴻也來趁熱鬧，說道：「小叔叔你看我作什麼，莫非說嫌姑娘的武術敵不住你，你 unwilling 嗎。」這一句把朱復擠的可受不了啦，於是說了一句是：「我不能娶妻。」六老一看，也看不出他是什麼緣故，房大爺說道：「朱賢弟，你這個話，我不明白，爲什麼不能娶妻呢。」朱復說：「你老別擠我了，今天我計劃計劃，明天早晨，我再答復成不成呢。」大家一聽哈哈大笑，江飛說：「那如何不成呢，朱賢弟，我們爲的是吃你的喜酒，並不是大家齊下虎牢關。」說完了俱都大笑。

這個時候，飯已做得了，用食盒抬着，送到院內，陳升帶着伙計調擺桌椅，大家入座吃酒，飲酒中間，江飛向石烈說道：「饒輝兄現在姑娘的親事總算定了大局，這個事情全在我們身上，因爲我們全都這大年紀，朱賢弟豈能不給我們留一點面目，這個事情你就放心。」石烈說：「多謝衆位成全美意。」江飛說：「這不算什麼，饒輝兄何必客氣，但是方纔你說對劫標的事件，慢慢商議，自然有個首尾，莫非說饒輝兄對這件事情沒有耳聞嗎。」石烈一

聽，連忙說道：「小弟對於這件事情，雖然不知道，可是對於這個姓宗的，我耳朵裏倒有這麼個人，可不知是他不是他，如若是他，這個事情還真不好辦。」大家一聽，此事有了頭緒，全都側耳細聽，只聽石烈說道：「這個人姓宗名開字聲遠，他的原籍聽人傳說，是北方人氏後來移住西寧，爲人好靜，曾受過異人指點武術精奇，所以在西方一帶，人送外號，鐵掌鎮西寧，現在大約此人有七十上的歲數了，平日他沒有同別人交往過，遇事獨斷獨裁。」這個時候江飛說道：「他住西寧什麼地方。」饒輝兄同他是否認識。」石烈說道：「當初我倒訪過他，只是沒有見着，因爲他爲人孤僻，住的地方十分的奇特，所以我也就不再前去訪他。」江飛說：「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石烈說：「他住的地方，自己取的地名叫作宗家崖，大概他一家人口，全都住在此處，這個宗家崖在西寧正面上翠山之內，一個山環裏面，住房完全是在山壁上挖出來的，當初費了極大的工程，在山內作出來的石室。這個石室，足有好幾十間，他居家聽說是有十餘口，全都住在石室之內，每年不種五穀，盡以打獵爲生，所以他一家老少男女，全都身藏絕技，最要緊的就是他這幾十間石室，除了寢室之內，全都密佈着消息，外人可說無法進去，要不我說准要是他劫的，可就不好辦了，因爲他不同你見面，你就沒法子進他的住宅，何況他一家老幼武技精通，稍差一點的絕不是他的敵手，再說聽人當初傳說這個人的武術，十分高明，我們在坐的恐怕全不是他的對手，可是你們六位想一想，當初得罪過這個人沒有。」如若沒有得罪過他，這個標也許不是此人所劫。」大家一聽，全都俯首尋思，全都沒有得罪過這麼一位宗明宗聲遠，內中白飛俠說道：「這個事情我們大家也不必憂疑，不管是他不是，我們大家先去西寧訪他，作爲訪友，是他更好，如不是

他，他既然人稱鎮西寧，對於那一帶有名的人物他一定知道，我們就向他打聽打聽，再說劫標的這個人既然姓宗，不是他，也許是他的同族或是他兄弟之輩，今既然有了這麼一條綫索，明後天，咱們就起身前去，先訪一訪這位鎮西寧，或若由鎮西寧的身上也許得到那個姓楊的消息。」大家一聽這才定了主意，這一席酒飯，直吃到紅日西斜，才算酒足飯飽，依着房大爺，仍然打算回歸棧房，被石烈攔住說道：「我這五間正房三，間廂房，足夠咱們住的，何必還回店作什麼。」白小姐可以同舍孫女，住在西廂房，二位白世兄，同蔣世兄，請在東廂休息，我們這十多個人，住這五間，大約總住的開，我們就近還可以多談一談。」房大爺大家一聽，不便推辭，於是大家又談了許多閑話。

這時的天可就到了上燈的時候了，打發老媽子過來請白鴻往西廂房休息，白鴻隨着老媽子來到廂房一看，原來是兩明一暗，外間，陳列着琴棋書畫，裏間羅帳高懸收拾的十分幽雅，姑娘正在椅子坐着吃茶，一瞧白鴻進來，連忙讓坐，說道：「姑姑吃飽了沒有。」白鴻說道：「姑娘千萬不要如此的稱呼，若因為我馬齒加長，最好稱我一聲姐姐，我們方好談話。」玉芝說道：「你老何必過謙，白老劍客同我的爺爺本是慕名的朋友，今日又一見如故，你老還同我謙什麼呢。」白鴻一聽，說道：「姑娘我們本來全是一體的朋友，你要這樣稱呼，這不是叫我難爲情嗎。」玉芝說：「你老再如此說那就是瞧我受不了，你老請坐吃茶吧。」白鴻一瞧，姑娘是非常的實在，於是二人對面坐下，老媽子獻上茶來，二人這才對坐長談，說來說去，可就說道今天比武的身上來了，姑娘說：「白姑姑，這位姓朱的他同你老人家是素日就認識呢，還是新遇到一處的呢。」白鴻一聽，知道他關心終身大事，這才把朱復

的經歷同出身，仔細說了一遍。并說我同這位朱壯士雖然是新認識，聽他一切的言談舉動十分的正派，并非那一般市井少年可比，所以我父親對於他十分重視，人家自己雖然是晚輩自居，我父親同我伯父，還有我二位叔叔，對他總以平輩看待。所以我每一談話，稱他爲小叔叔。因爲人家第一人格高尚，第二又是明室嫡派子孫，第三又是大明劍客無上禪師的門人弟子，不由的不教人尊敬，今天比劍，你應他的劍法如何呢，姑娘說：「你老可是明知故問，你老沒看見我的耳環被人家削落了嗎。」白鴻說：「雖然削落耳環，我總以爲是他一時的僥倖，真要姑娘對他十分留神，我應他也未必得了上風。」姑娘一聽，連連搖頭，說道：「不然我向來不會說瞎話，人家的劍術的確比我高，因爲人家的劍招，我有許多叫不上名兒來的，你想若不認的招術，還能不輸嗎。」白鴻說：「照姑娘這麼說，這個人的武術，十分高明，怪不的方才有老伯把姑娘許給他了，可是看老伯雖然願意，只不知姑娘的心下如何，現在又沒有旁人，你何妨對我說說，如若不願意，我也可以給你想想主意。」姑娘一聽，不由的臉上一紅，說道：「這件事怎麼你老問起我來，婚姻大事，自有我爺爺作主，侄女還能說什麼嗎。」姑娘這一句話不要緊，旁邊老媽子可答了話了，說道：「嚙，姑娘你這個話可不對，既然婚姻憑老爺子作主，當初你爲什麼又要說出許多條件，什麼一世不嫁，要學紅線啦又是葫蘆娘啦，那是什麼意思呢。」姑娘一聽，似笑不笑的說道：「李媽，你這真是費我打，你再說。」老媽子一嘆，帶笑說道：「姑娘這可來不的，我可沒有那大的能爲，同你比試。」白鴻笑道：「這又是怎麼一件事呢。」老媽子將要說，姑娘說：「姑姑，你何必聽他胡說八道呢。」白鴻一笑，說道：「說說這有何妨，又不是同着外人。」老媽子笑着，將要



說姑娘紅着臉，似嗔非嗔的說道：「你敢說，你要說我可打你。」老媽子說：「今天姑娘不叫我說，明天二奶奶回來，也得給你說了，何必教白姑太太再悶一夜呢。」白鴻說：「姑娘不要攔他，說說我聽，有什麼關係呢。」姑娘一聽，不過白鴻的面子，紅着臉，一指老媽子說道：「全是你這個壞娘兒們，多嘴多舌，惹的白姑姑這麼劍根問底，你說吧，說了我也不怕。」老媽子一聽，「嚙」了一聲，說：「姑奶奶這可不怨我，當初是你自己說的，我准保一句瞎話沒有。」於是把姑娘當初怎麼拒婚，二奶奶怎樣相勸，後來自己才要出條件，仔細對白鴻說了一遍末了說：「姑娘，我說瞎話了沒有，今天在店裏受了人家的氣，倒在我身上出氣來，大概姑娘准知道我打不過你，有本事手提寶劍，跳到院中，再同人家去比。」姑娘說：「你這個實嘴，怎麼這些廢話呢。」老媽子說：「嗚，姑娘又掛不住了，不要緊。沒輸給外人，輸到自己人手掌裏，還算輸嗎，你沒聽見白姑太太說，老太爺把你許給人家了嗎，耳環子壞了，早晚他得給買新的，賠咱們。」姑娘說道：「我說教人家賠啦嗎。」這一句話，把白鴻也招笑了。老媽子說：「姑太太你可是樂糊突了，怎麼還用你說呢，等到過禮的時候連簪子帶鐲子首飾他全得給買，何祇一對環子呢。」說完了撲哧一笑，姑娘這時候也明白過來了，呸了一聲，說道：「滿嘴胡說。」老媽子笑道：「姑娘這時罵我，怎麼吃飯的時候，叫我去在上房窗外聽着去呢，你也不嫌。」氣的個姑娘站起來要打。老媽子一轉身跑到外間：「說道姑娘我再不說了，你別生氣，看叫白姑太太笑話，再叫上房聽了去，人家朱盟主心裏可就不高興了，」說着越發笑個不住。祇願他們這裏說笑，不知不覺的天可就二更過了。這時候上房裏的衆人也說的十分投機，石烈一瞧天色不早，叫陳升把東廂房的燈點上。

請諸人安眠，石烈看着諸人熄了燈燭，自己也回到房裏熄了燈燭方倒下，將一迷糊，只聽後房簷上，微微有點衣襟帶風的聲音，緊跟着前簷上微微有點脚步響動，這一來大家全聽見了，可是全都沒有動，那石烈心中難過，情對衆人說請諸位幫忙捉住此人，這時候猛聽院中嘖嘖，石烈於是一伸腿，低聲道諸位隨我來，立起身來一伸手拉開房門，緊跟着嗖嗖八個人全都躍到院中；一瞧，在西廂房窗下倒着一個人，再往房上一瞧，一條黑影，越過房脊去了，這時候只聽說了一聲追，三條黑影上了正房，石烈一瞧，原來是江飛朱復房鎮，三個人追下那條黑影去了，這個時候東廂房內白氏兄弟，同蔣洪全都出來了，西廂房白鴻同石玉芝二人也出來了，上房內四位寨主也一同來到院內，白敬過來把地下倒着的那個人提起來一看，原來昏過去了，左眼上插着一枝三寸多長的梅花弩，白敬伸手把弩箭拔下來，鮮血淋漓，早已烏珠流出，石烈一瞧叫道：「陳升起來掌燈。」叫了一聲不見答應，自己一看大概他睡着了，於是一直來到二門向門房叫道陳升，仍然不見答應。

石烈不覺疑心，將要邁步前進，忽見南房之上飛下了一件東西，一點寒星奔咽喉飛來，老頭子一歪身一抬右手，把暗器接住，緊跟着又是一點寒星，奔自己飛來，老頭子左手一揚噹的一聲，兩枝暗器，插在一處噹啣落在地下，這裏噹啣了一聲。院裏全聽見了就是石玉芝姑娘，手捧寶劍，縱出二門，一瞧石烈踪跡不見，不由的一着急上了南房一瞧，爺爺石烈站在房上正向四面觀瞧，那知連半個人影全沒有，玉芝說：「爺爺怎麼回事。」石烈說：「回去再說吧。」於是回過身來將要下房，只見正北上三條黑影，如飛雲逐電直奔前來，一怔神的工夫，已經跳到院內，進入屋內，爺兒兩個一瞧知是自己人，於是跳下房來，石烈由地

上拾起兩隻暗器，先奔了門房，用手一推雙門開放向裏一看，叫道：「陳升。」原來那個陳升已經踪跡不見了，石烈說：「芝兒院裏去吧。」這個時候裏院的人也出來了好幾位，白哲說道：「石兄怎麼回事。」石烈說：「我們這個陳升也不翼而飛了，咱們先往土房內點上燈再說吧。這總怨我姑息養奸。」說着同大家進了二門，一瞧江房二位也回來了，並且還捉了一個入來，這時受傷的那個人，也甦醒過來，於是大家回到土房，石烈點上燈燭，大家坐下，白敬白純已經把兩賊人，繩細索綁，推將進來，石烈一瞧認的是在店內同武元一同來的兩個小子，石烈將要問他的姓名，就聽袁興說先不用問了，推出去等一回再問吧，白氏弟兄一轉身把兩個小子推入東廂房之內，哥兩個把燈點上，迎着門一坐，一聲不言語，把兩個小子就看起來了，這時候土房內石烈說道：「這是誰把他射傷了的。」玉芝姑娘說：「是我。」石烈說：「你怎麼射傷了他的，姑娘仔細一說，衆人方知。」

原來武元他們五個人，一個叫金眼貓武元，一個叫飛山虎魏飛成，一個叫過牆蝴蝶崔信，一個叫千里尋花白均，一個叫小蜜蜂余亮，這五個小子在河南臨汝縣同金頭蜈蚣張番，雙尾蝎李祿，七個人稱爲臨汝七怪，可說採花作案無所不爲，因爲聽人傳說甘谷縣博陵窪，有個女俠客以武招夫，七個人一計議他五個才一同前來，一比試教姑娘震傷了兩個，崔信的腳腕受傷，白均同余亮知道明着勝不了人家，於是一計議趁着大家不留神，兩個人扶着武元同魏成崔信，回了住室，好在帶的有藥，於是教三個人吃下去到了下午，沸沸揚揚聽店裏人說，人家店東選中了人了，白均余亮聽着有氣，暗道：「你選中了人也不要緊，怎麼我們這受傷的，你連理也不理呢。」於是兩個人一商議，僱好了長途車子先把武元三個人送回臨汝養

傷，自己二人打算在此處同石烈暗中作對，對武元一說，三個人全都點頭，於是三個人上了車子先回臨汝去了，到了夜間，天交二更，兩個人收拾利落一直奔了石烈的住宅，白余二人一探聽，人家正在說閑話，廂房裏白鴻正同老媽子對姑娘說笑，工夫不大，大家可就睡了，二人在後院一計議，由白均去用薰香，先把姑娘薰過，余亮巡風，薰過去之後，兩個人一個人背着一個好回臨汝，他只顧這麼思想，他也不想，上房的那些人是作什麼的，往劍客眼裏去插棒槌不成，所以白均由角門上跳過來，一瞧全睡了，那余亮，由後坡上房，一上房屋內就被人家聽見了，自己慢慢到了前簷，向下一看，不想自己的脚下重了一點，屋內更明白了，這個時候，白均的香也點着了，用唾沫浸溼了牕戶紙，把薰香盒子的嘴兒向屋中一伸，將要用口吹烟，只聽屋內啾的一聲，白均撲咚坐在地下，噹啷薰香盒子落在地下，自己知道白均受了傷了，自己正要來救，只見屋內嗖嗖嗖出來了好些人，自思如若不走，難免被獲遭擒，於是也不去救白均，回身逃走，那知後面追下了三個人來，別人不說，那個萬里追風的脚程是何等的急快，於是不消多大的工夫，就追上了，被江二爺在背後一脚踹了個跟頭，房大爺過來把他網上，扛了回來，再說白均怎麼受的傷呢，原來姑娘小時候有個玩物名叫梅花弩，可以打十餘步遠，是用堅竹削成的弩箭三寸多長，那個竹筒子裏有鋼簧，一下五枝，能一枝一枝的連續發出來，姑娘因爲一回家，夜中隄防陳升作怪，所以拿出來放在桌上硯盤之內，今天同白鴻談的十分勤快，所以不覺腦倦，這也是因爲選得

神十分的興奮，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自己同白鴻倒在床上

笑，又怕人家笑話，猛聽的牕外有一點脚步聲音，不

，有一個黑影伏在牕外，自己暗道：「一定是陳升這

了床頭，直奔牕前走來，用手一按桌子，正按在硯盤上，可

於是把筒子拿起來一摸，裏面正下了五枝弩箭，再瞧窗戶上濕了一

管粗的筒兒，你想姑娘由三四歲創蕩江湖，這個玩意兒他如何不知，不由的十分有氣，因為凡使薰香的沒有好人，所以不等他吹進烟來，把弩匣對着紙上的黑影，一按繃簧，只聽啪的一聲，外面撲咚噹啷，原來白均正要往裏吹烟，不想裏面出來了一枝竹箭，離的又近，不偏不歪，一直鑽入眼內，直鑽進了一寸多深才不動了，你想眼裏插棒錐，是辦不到，若是眼裏插竹籤子，可是一樣的受不了，所以小子一陣奇疼，就昏過去了，醒來一看，可倒好，來了兩個，被人家捉住了一雙，趕石烈一問，姑娘才說我把他射傷了的，石烈說：「賊可是拿住了，怎麼辦呢。」江飛最恨探花賊便說：「我瞧瞧去。」，因為這倆小子不是好人，活着也是禍害趁着夜中，叫他們把兩個小子提到村外，種上就得了，你問他，他也沒有好話，送官更添麻煩，猷輝兄你瞧怎麼樣呢。」石烈一聽，說道：「不錯就這麼辦。」白哲對蔣洪說：「你去告訴他兩個，把嘴給他塞住了，你三個就去村外埋人。」江飛說：「計賢弟，你也去，好用你的蓮花簾刨坑子。」計奎答應一聲，同蔣洪出來告訴白氏兄弟，前去種人不表，再說江飛對石烈說道：「猷輝兄你這個合价是怎麼回事，你跑到房上作什麼去了。」石烈一聽，咳了一聲，說道：「這總是我運氣不佳，所以一夜出了三宗異事。」於是一回手在腰內掏出兩個暗器放在桌子上，大家一看，原來是兩顆鐵蓮子，這個鐵蓮子較別人的個兒大，足有小鴨蛋大小，房大爺拿起來在燈下一看，上面刻着幾個小字，是鐵蓮子鎮東方洪，房鎮說道

：「石兄，你幾時同鐵蓮子鎮東方結的仇恨。」石烈說：「房兄怎麼知道呢，房大爺說你臨這不是他的鐵蓮子嗎。」石烈一聽，不由的呵了一聲，說道：「怪不的陳升暗藏一口寶劍，原來是洪曉東的門人弟子，這可怨我腦力不佳，不然絕走不了這個小孽障，大家說這是怎麼回事，石烈於是不慌不忙說出一段原由。

## 第十九章 懲惡婦石烈施威

原來這件事起在姑娘小飛仙，紅蓮劍客石玉芝身上，在五年以前，石玉芝年一十三歲，每日跟着爺爺石烈，遨遊天下，這天走到山東曹州府，洪家鎮，住在店內，石烈打算在此處打聽本地的風土人情，一連住了四五天，這天午飯之後，老頭子自己坐在屋中休息，姑娘自己可就往街上玩耍去了，這時候姑娘還是男裝打扮，本來這個洪家鎮，是曹州府南面的一個大鎮店，住戶約有三千餘戶，買賣舖戶足有好幾百家，十分熱鬧，姑娘正然在街上東瞧西望，忽覺着肩頭上有人拍了一把，說道：「學生下了學啦。」姑娘一回頭，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五尺來高的身材，上身穿着降紫色的小袂袄兒，可是沒有扣着鈕兒，下身穿一件湖色的縐紬子袂褲，沒有扎着腰帶子，脚下拖拉着一雙青緞子山東皂鞋，往頭上一看，歪戴一頂青緞子六瓣瓜皮帽，後面撒着一把粗，有一尺長的一堆紅纓子，那個帽疙疸，足有鷄子大小，一張青虛虛的臉兒，乍腦門子，尖下巴，短眉毛小圓眼小鷹鼻子，薄片子嘴，一對小耳朵向前罩着，在左胳膊下搭着一條紫色紬子大袂袍，手內托着一對銀球，轉的咯楞咯楞的山響，姑娘一瞧這小子這個樣兒，心裡頭就有氣，於是說道：「幹什麼你拍我一把。」小子說：「嘿學生，我問你放了學了沒有。」姑娘說：「放學不放學於你有什麼關係。」小子似笑不笑，把嘴一撇，說道：「我問問你，怎麼啦，兄弟，別這麼不情理呀，你放了學，我打算請你下小館，吃個便飯兒，幹什麼小臉兒急的這麼紅，說着用手來摸姑娘臉兒。」姑娘可真急了，右手一抬啪的一掌，打在小子的手腕子上，說道，滿嘴放屁，緊跟着右手一伸，勸的

一聲撞在小子的胸膛上，一來姑娘用的力量大一點，二來也是小子沒有提防，把小子撞的哼了一聲，一退兩退，嗵嗵坐在地下，一對鉄球，咯楞咯楞的滿地亂滾，小子這一來可火兒了，把大挾袄一扔，口中說道：「喝，小子手裏有活嗎，今天要不給你個利害，大概你也不認的花豹子洪芳是誰，說着，跳起身來，餓虎撲食直奔姑娘，姑娘一瞧，向旁邊一閃，用右手一領小子的左胳膊，用了個順手牽羊，腳底用脚尖一掛小子的脚面，這一來小子這個樂兒可大了，向前一搶，撲的一聲，整個來了個大爬虎，差一點把鼻子磕平了，滿臉上連鼻子帶臉，眼裏口裏全是土了，惹的街上人哈哈大笑，正在這個時候，由人空子裏鑽出四五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男子，一個個打扮的，全都不是正人模樣，過來了兩個人，先扶起洪芳，這三個人可就奔了姑娘，拳腳齊動向姑娘打來，只見姑娘在這三個人當中一轉身，嗵嗵嗵嗵，三個人，四仰八爬，躺下了一對半兒。這一來大家又是一個笑場。這時候只聽洪芳說道：「你們給我打他，打死他，有我承當。」這一聲不要緊，只聽人羣裏面一聲答應，由人空子裏面又鑽出七八個人來，連同前五個，一共十二三個人，向前一圍，只見姑娘在人群之內，如同蝴蝶穿花，往來這麼一走，這十多個人可受不了啦，這個起來，那個倒下工夫不大，把這十幾個小子全都滾的滿身是土，連個人模樣全沒有了，摔的缺鞋少帽子，撕肩掉袖。姑娘一瞧，盡打了這夥子混蛋，有什麼用處，拿魚先拿頭，把起事的那個小子治服了，就完了，於是一個窮步到了洪芳面前，洪芳一瞧轉身要跑，被姑娘一伸手，一擰的一聲，劈胸抓住。小子將要喊，被姑娘一個嘴巴，打的順口流血。姑娘說：「你還敢欺負外鄉人不。」小子說，得了小爺，我認的你了，姑娘說：「你認的我，我怕忘了你，今天給你留個記號，以後好認。」說着一伸手，



把小子的左耳朵揪住，唻的一聲撕將下來，疼的小子熱汗直流，哎呀一聲雙手一抱腦袋，姑娘一撒手，小子嗖的鑽入人空子裏跑了。姑娘說你跑了，還有這些東西，全得給他們留個記號，這一句話只聽噉的一聲，全都沒了踪影。這個時候，街上的人說道，小子平日欺壓鄉鄰，今天可撞上了，以後瞧他還橫不橫，不顧大家議論。

再說玉芝姑娘，一瞧全都跑了，自己賭氣也不玩耍了，一直向店內走來，將到了店內，石烈說你幹什麼去了，待了這半天，姑娘本是個小孩子，一肚子氣，聽得爺爺一問，哇的一聲可就哭了。老頭子一看，說道：「你怎麼了，哭什麼呢。」姑娘才把遇見的事，對老頭子一說。老頭子一聽，只氣的虬鬚亂乍，碧目圓睜，說道：「你可問過他的姓名，姑娘說：「他叫花豹子洪芳。」老頭子說：「好吧，有名有姓就好辦了，你也沒受屈，哭什麼呢，等我問問伙計，得手把他收拾了，好給一方除害。」於是叫道：「伙計。」只見伙計進來說道：「有什麼事老爺子。」石烈說：「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你可知道？」伙計說不知你打聽的是什麼人，差不多本街上的我全認識。」石烈說：「此人姓洪名芳，外號花豹子，你可知道。」伙計說：「不是方才在街上被小少爺撕掉了耳朵的那個小子嗎，依我說老爺子不用同他置氣，好鞋不踏臭狗屎，老爺子何必向他置氣。」老頭子說：「怎麼回事呢。」伙計說：「你老要不問，我也不好說，因為小少爺這一頓把小子湊了不輕，連那伙子幫狗吃屎的，也湊了個七亂八糟，真得說是報應。」於是一五一十的對老頭子說了一遍。老頭子一聽，說道：「那可不成，小人有過罪在家長，他這個錯兒全在洪旭身上，我如何不問呢。」

原來在這座洪家鎮有一位成名的武術大家，姓洪名旭字曉東，江湖人稱鐵蓮子鎮東方，

自幼練成一身好武術，因為家大業大，所以在江湖上立了名譽，自己就回家納福，這個人雖然爲人正大，就是有一樣不好，耳軟心活好色如命，雖然在江湖上沒有作過探花的案子，因爲好色如命，所以江湖上對於這個鎮東方可不十分讚成了，一切的朋友對於他無形中全都斷了來往，差不多全是因爲他在二十年前納了一位如夫人所致，這位如夫人娘家姓黃在二十年前本是一個走繩賣藝一個武妓，那個時候，這位洪旭就四十多歲了，因爲自己膝下無子，對於嗣續這一層十分的擔憂，長對太太說，要納妾置姬，只是因爲沒有合適的人材，所以未成事實，趕到這個賣藝的一來，不知怎麼回事，這位洪旭東把賣解的姑娘，看中了，於是託人說合花了三千銀子，把這個武妓買到手中，這個黃氏自從進門以來那洪旭東言聽計從，十分的寵愛，可說是寵以專房，這一來把位正夫人氣的憂鬱成疾，不上一年就故去了，這個洪旭因爲得新忘舊，草草的把太太埋了之後，就把這位如夫人黃氏扶啦正了，你說真也露臉，第二年上就養了一個兒子，這一來洪曉東更樂了，於是作三朝慶滿月，就這麼折一騰，取了個名字叫洪芳，洪旭因爲老年得子十分疼愛，所以這個洪芳可就漸漸落入下流去了，在小的時候他每逢同人家孩子一打架，洪旭因爲全是舊日鄉鄰的孩子，所以就別人家的孩子給哄樂了，把洪芳報怨兩句，這個洪芳每逢受了報怨，就找到他母親跟前哭，他只要一哭，他母親必要同洪旭吵嘴，洪旭說的不錯，全是孩子，又是老鄰居，爲什麼因爲孩子大人失了和氣，可是這位如夫人說的也不錯，他說沒兒子的時候盼兒子，有了兒子了，怎麼着，叫兒子出去受氣去，那可不成，你須知兒子是我養的，憑你那個德行本該斷了後嗣，這個孩子，還是我積修來的呢，告訴你說要我的命到可以，教孩子在外面受氣去，我不算，你要非顧全你

的情誼不可呢，我祇可帶着孩子一走，我娘兒倆個不見的就得餓死，這一吵鬧，把個洪旭悶的閉口無言，因為老夫少妻，十有八九全都由愛生畏，何況又生男養女作了洪氏的功臣呢，所以這位大名鼎鼎的鎮東方也受了這個毛病，不由的就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了，以後洪芳在外邊一打架，洪旭可就不敢再說了，全是太太出頭一面承當。日期長了難保沒有個言差語錯，街房上的無知婦女同他一分證，這種潑婦，又是娼妓出身，他還顧什爲面皮，所以三言兩語就把人家的婦人給打了，男人出來一說，他還是滿不在乎，因為他過身帶着武功，所以三五個男人也打不過他。你找到洪旭那裏去說洪旭一樣沒有辦法，這麼一來無形中叫這個婦人就是一座洪家鎮給霸住了，照直的說是沒人敢惹。

自此洪芳越發胆大，到十六七歲上，更不是東西了，交了伙子無知的弟子，每日花街柳巷，這麼遊逛，他又有錢，無形中這伙子無知的青年作了他的走狗，時常在街上調戲鄰居的婦女，人家打又打不過他，因為他們人多，打官私又不如他家有錢，這一來小子越鬧胆子越大，有一次來了一個行路的外鄉人，夫婦兩個帶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住在洪家鎮，硬教小子把人家強姦了，晚上姑娘羞憤自盡，人家這夫婦到了曹州府擊鼓鳴冤，府尊少不得出票子傳人，這位夫人黃氏倒是有胆有識，教洪旭父子往旁邊一躲，他到了堂上硬說人家指戶訛詐，因為洪旭父子出外二三年沒有回家了，堂上只可批了個聽候調查，在這調查的期間洪家用錢一運動，府裏批的是查無實據，把這塢官司糊糊突就算完了，可是這一雙異鄉夫婦只得回轉家鄉，沒走出一站地去，就叫強盜給殺了，大家雖然猜疑是洪旭這個太太作的，可是沒人敢說，官家也只可定爲懸案，從這一來更沒人敢惹了，凡是外鄉人只要帶着少婦長女

從此處經過，店家必然告訴他，不要出去行走，第二天趁早起行，人家一間店家就實話實說，這個信一傳開，凡有家眷的，可就不敢在這裏走了，本街上更不用說了，少婦長女，連大門也不敢出，所以大家替小子起了個外號，叫作花豹子。

這天洪芳正然帶着十幾個走狗，在街上閒逛，一眼瞧見玉芝姑娘，本來姑娘打扮成一個童子模樣，頭梳冲天髻兒，前髮齊眉，後髮蓋頂，面若桃花柳眉杏眼，身穿藍紬子長衫，內穿湖色紬子的襖褲，白襪子雲鞋，小子一瞧問道這是誰家的孩子，內中一個走狗說道：「這是外鄉來的一個老頭兒帶來的，在店中住了好幾天了。」洪芳說：「你們往後閃閃，等我把他誑到村外，咱們取個樂兒。」於是大家閃在兩旁，他過去一說話，叫姑娘打了一個跟頭。小子本來也會擱三角毛兒，四門斗兒，所以起來又同人家動手，不想又來了一個跟頭，這才招呼那些走狗打人，本鎮上的人乾看着，不敢過來拉架，後來這些走狗，被人家打了個落花流水，他這才知道敵不住人家，打算要跑，不想被人家抓住了，只想，說兩句好聽的就完了，那知道這孩子真狠，伸手把耳朵撕下一個來，小子一路緊跑，回家去了，伙計對老頭子一說，石烈才說：「冲着洪曉東非找他不可，問問他爲什麼，這樣縱子爲惡，他這個鎮東方是怎樣稱的，於是問明了住址，打算前去找他。」

單說洪芳一路鮮血淋漓，跑回家去，一進上房洪旭正同妻室黃氏在屋內閑談，一瞧洪芳滿臉鮮血，泥身是一個土蛋，前胸上肩膀上盡是血跡，他母親一看不由嚶了一聲說道，這是怎麼了，這時洪芳疼的連話也說不出來了，正在這個時候這一伙走狗，也全土眉土眼跟將進來，黃氏跳下炕來給兒子一拭血，這才看明少了一個耳朵，黃氏一問大家，大家一告訴，當

時黃氏一伸手由牆上摘下一口刀來，說道：「你們知道他在那個店裏，領我去找他，非同他拚命不可。」這個時候，洪旭說你先別鬧，等我問問他們，你先給芳兒上點藥止住疼痛，你再去報仇，不然你就是把仇報了，孩子也疼壞了，黃氏一聽，倒也有理，於是叫老媽子打水，自己開箱子拿藥，這個時候，洪旭說，你們誰知道，這個小孩子的來歷，內中一個走狗說我知道：「這個孩子是同一個老頭兒一同來的，住在咱們這裏店房之內。」洪旭說：「這個老頭兒多大年歲，住了幾天了。」這個人說：「住了好幾天了，這個老頭子乍一看活像個官，六十多歲的年紀，赤紅臉，綠眼珠，捲捲鬚子，要是晚上瞧見，非說他是判官顯聖不可。」洪旭一聽，不由的點頭，這個時候，洪芳敷上藥也不疼了，黃氏說：「我們去找他去。」洪旭說：「你先不要忙聽我告訴你，我聽他們說的這個樣子，只怕你不去找他，他還來找你，不想我劍蕩一世，被你母子給我喪盡了英名，准要叫人家找了來問我幾句爲什麼縱子爲惡，你叫我如何答對呢。」黃氏一聽，不由的娥眉倒豎，杏眼圓睜，用手一指說道：「洪旭，像你這種軟弱無能的東西，我跟着你真是委屈到了萬分，自己的孩子被人家扯去了耳朵，不思報仇雪恨，反來埋怨別人，你想想他們家也是孩子，我們家也是孩子，孩子同孩子玩笑何至下此毒手，再說打狗還得看主人，何況是人呢，他來到洪家鎮也不打聽打聽，就欺壓到我們頭上，你怕事我不怕事，我若不把這個小畜生碎屍萬段，我把黃字倒過來，我真不知道你這個鎮東方，當初怎麼得的。」洪旭說：「你聽我告訴不是我怕事，因爲芳兒得罪的這個人我總疑惑是甘谷縣的西方劍客，石鎮商，眞要是他，此人忌惡如仇，劍術精奇，自幼受過異人的傳授，我們如何惹得起，你想你們娘兒兩個平日所作所爲，躲他還怕躲不開呢，怎麼還

去找他，所以我說你不找他，他也要來找你，現在你先不必去找他，我先派人去打聽打聽，此人姓什麼，叫什麼，然後再定辦法，因為此事咱們沒有理所以我這樣說法，真要咱們有理，別看惹不起他，憑他成名的劍客，他也不能說出兩個理來，不怕我同他拚了性命，江湖上一定有一種公論，現在你想想怨人家還是怨自己呢。」洪旭這一片話把個黃氏說的怔了半天，說道：「照你這麼說，我兒子就白叫人家欺侮了不成，這個耳朵也算白傷了，我不管他俠客劍客反正我得前去找他替孩子出氣，不然洪家鎮我們就不用再住了，我們孩子不能隨便叫人欺侮。」正然夫妻吵嘴，只見看門的家人進來說道：「回稟員外，外面有甘肅省甘谷縣，博陵窪的太平劍客石饑輝帶着一個童子前來拜訪。」那洪旭一聽，對黃氏說道：「你瞧怎麼樣，我說你不去找他，他也前來找你不是。」黃氏一聽說道：「兵來將擋，水來土屯，他來了正好，我正要找他。」回頭對家人說：「你出去告訴他，就說請他客廳相見。」家人答應了，轉身出去，黃氏說：「你先出去同他談話，我收拾收拾再出來同他動手。」說着一抬腿上了板凳，由皮箱裏面拿出一個小包袱來，打開包袱一看，原來裏面包着一口短劍，一尺多長一寸多寬真金什件，真金吞口，綠鑲魚皮的鞘子，就見黃氏由鞘子裏面向外一抽，噲的一聲，就是一個立閃，寒光灼灼冷氣侵人，洪旭說：「你由那裏得來的這口劍。」黃氏說：「由一進門就帶來了，始終莫有叫你看見，實告訴你這是當初我劍蕩江湖，在湖北作過一水買賣，在一個大財主家得來的，這口劍，能削金斷玉迎風斷草，殺人不帶血，聽人講究此劍名叫魚腸，當初戰國時候專諸用這口劍刺過王僚，因石烈人稱劍客，一定有寶刃護身，所以我拿出來今天要鬥這個太平劍客。」洪旭一聽，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冷氣，暗道：「他原來是個

女賊，深悔當初，自己不該娶他進家，把自己堂堂的一個俠客，鬧的聲名狼藉，今天叫人家找上門來，我對人家可說什麼呢。正在思想，只聽黃氏說：「你先出去應酬他，我換好了衣服，就去見他。」洪旭無奈，只得答應。慢慢走出上房，直奔客廳。迎面遇見家人說道：「老員外把客人請進來了。」洪旭說道：「很好，你泡茶去吧。」家人轉過出去。洪旭慢慢來到客廳，一掀簾子，只見裏面坐着一個鬚髮蒼蒼的老者，穿一件青綢子大衫，白襪皂鞋，面如褐色兩道長眉，一雙碧目，海下一部虬髯。身旁立着一個童子十二三歲，十分俊美。洪旭說：「來的沒非是石劍客，請恕我洪旭迎接來遲，我這裏請罪了。」那老者說道：「閣下可是洪俠客，石某來的魯莽，也要請罪。」說着二位坐下，石烈說道：「石某來到貴處人地生疏，本應登門拜訪，不想教閑事占住身體，所以直到現在方才偷閒前來拜望。並且還有一點小事，要請示明白。」洪旭一聽，連忙說道，不知老劍客有何見教，洪某洗耳靜聽。」石烈說：「在貴處有一個大名鼎鼎不肖的匪徒，人稱花豹子的名叫洪芳，聽說這小子無惡不作，品行卑污，不知道你認識他，不認識他。」洪旭臉一紅，連忙說道：「你老問這個人，正是我才的犬子，不知有何得罪之處，待不才嚴加管束就是了。」石烈一聽哈哈大笑說道：「這就好說了，既然是你的令郎，他素日的行爲，你當然知道，爲什麼不加管束，直到老朽問到跟前。閣下才說嚴加管束，既然你這麼說，當然他現時正在家中，我倒要看看你這個遠近馳名的鎮東方，怎樣的管教兒子。於是就把方才街上的事說了一遍。」又說道：「這個事只怕閣下早就知道了，因爲他少了一隻耳朵，你還能不聞不問嗎，你既說嚴加管束，我非瞧瞧你怎樣的管法不可，真你要是無聲無臭的土豪惡霸，還有的可說，因爲你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俠客

，所以按春秋責賢的意思，我今天非問你個明白不可。」說到這裏，老頭子緊皺雙眉，微翻碧目，右手扶着桌子，左手托着一部虬髯，怒氣沖沖看着洪旭。這時真要是俯首認罪，把老頭子應付走了不就完了嗎，可是他這位死得太，恰巧起來。

那黃氏走到廳外，一聽洪旭被人家問的閉口無言，不由的怒從心起，便管了言，一聲叫道：「好一個石烈，把我們兒子傷了耳朵，還找上門來不依不饒，不知道你劍這作劍客的，還講理不講理，我告訴你，是會的趁早抱着腦袋滾出洪家鎮去。把那個小畜生給袋留下，聽我處治，不然我可不管你是劍客俠客，留下腦袋再走，爲甚麼傷了人家，還找上門來，真是豈有此理。」石烈在屋內一聽，對洪旭問道：「洪曉東這是閣下的什麼人？」洪旭正要說話。外邊又說了：「老匹夫，你不用問了，老娘是洪旭的妻室你敢怎樣。」石烈這時候一聽外邊罵上了，不由的一拍桌案，連聲冷笑，說道：「洪曉東，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俠客，大概你是被冤鬼迷住了。既然你的家庭，這樣不安，待老夫替你淨宅，退一退這些冤鬼，也不枉外人稱我小鍾離。」回頭說道：「芝兒，咱們外邊瞧瞧是什麼東西耗作，硬把個成名的俠客纏的頭昏腦悶。」於是站起身形向外就走。洪旭這時候要攔又不能攔，你說，伺門擺着雙方見面，一定沒有良好的結果，只得跟在後面。

這時石烈已經走出客廳向院中一看，在院內站着一個婦人頭上用青絹帕纏住烏雲，穿着一身藍縷子袂襖，自汗巾繫腰，脚下穿一雙鉄尖牛皮軟底鞋，懷抱一口短劍，寒光閃閃冷氣逼人。別瞧半個徐娘，風韻依然還在。只見他柳眉緊皺，杏眼圓睜，用手一指說道：「石烈還我兒子耳朵使罷，不然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石烈一瞧哈哈大笑說道：「原來是一



個狐狸精，今天我若連一個狐狸精也制不了，我這個鍾釐可就不用稱了。」於是向前邁步，黃氏這時候，一心怒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前一進步手捧短劍，分心就扎。他總以為自幼自己練了一身工夫，江湖上那些俠客劍客，大概也不過同自己一樣，不過你稱我作俠客，我稱你作劍客，互相這麼一稱讚，就成了名了。今天一瞧石烈空着手，自己又是一口寶劍，掃上一點他就沒了性命，所以他也不管洪旭的體面，迎面向石烈就是一劍。只見老頭子一偏身子一進右步啪咂就是一掌，這一掌正打在黃氏的手腕子上，只聽噹啷一聲寶劍落地，當時黃氏哎喲一聲，手腕子，如同被刀砍了一樣疼的直捧腕子，老頭子這個地方可也真狠，准知道所有壞事，全都起在這個娘們兒身上，洪旭因為懼內，所以不敢過問，這種東西留着他也是本處的禍害，打牆就是動土，不如給這一方除去這個害羣之馬，這個時候黃氏，可就撒了潑了，說道：「老匹夫，你快快的殺了我，不然老娘可合你沒完。」老頭子一聲不語，一進步用左手的中指，在黃氏的顛中穴微微一按，這個時候黃氏又顧不的撒潑了，一聲鬼嘍，坐在地下，上氣不接下氣，盡剩了哎呀了，原來老頭子用的是斷穴的工夫，只要點在人身三十六天准死，因為這一指頭，把這個穴的道路按斷了，到三十六路氣血走完之後，這個內部可就生了變化，人是必死無疑，當時受傷，不過奇痛入骨，等到十七八天上可就覺了病了，院內的老媽子，一瞧黃氏坐在地下哎呀，連忙過來扶起黃氏，往院內去了。

這個時候，洪旭可實在掛不住了，於是走到院中拾起寶劍，向石烈說道：「老劍客，自從你來到我洪某的宅院，對於我怎麼搶白，我可沒有一句話得罪你，因為你的理正詞嚴，我只可俯首認罪，我想事完事了，殺人不過頭點地，你瞧我的臉皮若大年紀，也不該同一個婦

人女子一般識見，現在既然如此，不才我可得領教領教你老的劍術，不然憑我洪旭連個妻室也護不住，我這還成一個什麼人呢，沒旁的，老劍客你亮劍就是了。」老頭子一聽，知道他心疼妻室羞愧難當，於是說道：「好吧，你既然不顧名譽合江湖的道義，縱容妻子任意非爲，少不得我一同成全你，你就進招吧。」洪旭一聽，說了一聲「接劍」，於是一進步向下便劈，石烈一上左步，用右臂一穿洪旭的右手，洪旭向外一開，左步雙手抱劍向石烈右肋便扎，石烈一撤右步，伸開左手向前一探，要刁洪旭的寶劍護手，洪旭腕子一翻，一進左步寶劍向右烈左腕上就抹，石烈一開右步，右手一托洪旭的左肘，跟着左足向前一伸，嘆的一聲正躡在洪旭左跨之上，洪旭一偏身，石烈這一脚莫踹實落，洪旭的寶劍一落，向石烈的左足削來，石烈腿一落地，洪旭的寶劍跟着向裏一推，奔了石烈的脖子，石烈暗想小子真不含乎，真下毒手，這可不怨我，是你自己找的，於是右手一推洪旭的手腕子，洪旭的手向下一垂，打算用劍去挑石烈的腹部，那知石烈用右手跟着向前一探，中指正點在洪旭的額中穴上，說道：「去你的吧，這種無廉無恥的俠客活着都給江湖人丟臉。」這個時候洪旭覺着胸前如同利錐扎了一下相似，只覺着口內一甜，頭上一暈，嘆一口鮮血噴將出來，石烈一回頭說道：「芝兒我們回家候着，他報仇雪恨就是了。」說着帶領姑娘回身走了。」

再說洪旭一口血噴出來就要栽倒，這時過來兩個家人，雙雙架住，說道：「員外怎麼樣。」洪旭說不要緊，你扶我到內宅去吧。」家人扶着洪旭，到了內宅一進上房，只見黃氏哭的眉胖眼腫，一瞧洪旭被家人架進來，連忙說道：「這口氣無法消除，非同老小子拚命不可，你怎麼了，莫非也受了傷嗎。」洪旭坐在床上，待了半天緩過氣來，說道：「若不是你母

子我何至受了重傷。」於是解開衣襟對黃氏說：「你來看。」黃氏一瞧，「嗚」了一聲，說道：「胸膛上紅了張兒大的一個指頭印兒，你覺着怎麼樣。」洪旭說：「不要緊，雖然動了內部，可是很輕，你把藥拿出來，我吃了就好了。」黃氏於是把藥匣子打開，洪旭吃下去，工夫不大心中方才止了疼痛，對黃氏說道：「你傷了那裏，黃氏說：「也是胸膛上，方才還疼，現在好了。」洪旭說：「我瞧瞧，黃氏解開衣襟，洪旭一看，在中穴上黑了指頭大的一塊。洪旭明白，自己雖然不要緊，黃氏這個傷可是中了斷穴的工夫，三十六天准死無疑，雖說黃氏不肯，也是二十多年的夫妻，眼着着就要傷發身死，再瞧黃氏依然不知不覺，不由的一陣心酸哇的一聲，又是一口鮮血，連方才服的藥全吐出來了。這口血可比方才那口血利害，方才的血那是被氣激破了血管子，吐出來倒好，現在這是發於七情，所以老頭子向後一倒昏過去了。黃氏一瞧，連忙同老媽子把洪旭扶住，那洪旭微睜二目，一連又吐了兩口鮮血，待了好大的工夫這才甦醒過來。用手指點着黃氏，咳聲嘆氣，老淚滂沱。你想他本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平日本就傷於酒色，如何禁得住再大口吐血，不由的可就病倒臥榻之上。

洪旭本有一個徒弟是由西潞州人氏，姓陳名凱字中和。自幼父母雙亡，在七歲上隨他叔父來到山東經商，不幸他叔父死在招商旅邸，一切所有的川資，盡被店中開店的騙詐而去，只落的沿街乞討。到了冬天忽然天降大雪，陳凱因為身上無衣，肚裏無食，又沒有地方去避風雪，走到洪旭的門首，一個跟頭跌在雪地裏爬不起來，工夫一大週身可就僵了。這時正趕上洪旭將出大門。一瞧小花子跌在雪裏如若不救豈不凍死。於是叫家人把他扶起來，一看已經面有唇青，不過微有呼吸，於是抱到門房裏面，待了好大的工夫纔溫暖過來，洪旭一問他

他才對洪旭哭訴了一番，洪旭看他十分可憐，於是就把他留下，叫他伴着洪芳玩耍。洪旭本來時常活動身體練習工夫，孩子只要瞧見，一定目不轉睛，在一旁觀看。起初洪旭不理會，後來有一天洪旭又往自己把式房前去練武，趕到了後面一看，那個陳凱一個人正在練習拳腳，雖然是東一拳西一脚，可是大致還算不錯，一切的式子合動作，只吃虧沒人指點。老頭子不由的高興，一抬腿走進屋中，說道：「陳凱你這是跟誰學的。」陳凱一聽，連忙站住說道：「老員外來了，小子我是跟你老學的，因為我愛喜武術，沒人教給我，我這是瞧見你老練，我看會了的。」老頭子一聽，說你練的對嗎。」孩子說：「我不知道，反正你老怎麼練，我就怎麼學。」老頭子一聽，暗道：「這虧了教我瞧見，不然以後在外面遇上事，他一定說跟我學的，這個武術如何見的外人，自己正要告訴陳凱不許再練。復又一想，自己一身武術未有傳人，看洪芳那個樣子還能練武嗎，但是這個孩子，體格雄厚，他又性好練武，我何不收他作個徒弟，將來把我這一身武術傳授於他，真要在江湖上立下名譽，我也不枉救他一場。」想到這裏說道：「陳凱，你既然好武，我教給你就是了，可是你練的這個滿不對，從此不許再練，我教你練什麼，你就練什麼，不教的不許練，聽明白了沒有。」陳凱一聽，連忙說道：「既然你老看着小子不錯，打算交給我為，小子我是求之不得，如若不給你老磕頭拜師，豈不教別人笑話，今天小子我，就給你老磕頭算是拜師。」老頭子一聽，甚是歡喜。於是把陳凱帶到祖師牌位前邊，向上磕頭，然後方給自己磕頭，這算拜師。磕頭已畢，老頭子把他帶到前邊，給黃氏磕頭，拜見師娘，黃氏也甚歡喜。從此陳凱除了練武之外，就是哄着師弟洪芳各處玩耍。轉眼過了六七年，陳凱越瞧洪芳的行爲，越不對心思，時常的說他，可

是每逢說洪芳一次，必被黃氏辱罵一場。後來一看知道這個洪芳，將來一定得流入匪途，老師又攝於闖威，不敢管他。自己這才暗暗歎息，可惜恩師，人稱鐵蓮子鎮東方，硬叫妻子把名譽給糟塌了，真是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肖，從這兒自己可就漸漸的離開洪芳，盡心研究武術。轉瞬過了十五年，陳凱年已二十二歲，洪旭的全身本領，可說完全得到手中。最得意的是三顆鐵蓮子，三十步取人百發百中，因為他把老頭子一生成名的七十二路地膽刀得到手內，所以自己的兵器就是一對匕首尖刀，自己因為藝業學成，再說也二十多歲了，這天對老師一說，打算把叔父的靈柩送回潞安，一來看一看孀母合兄弟，二來也祭掃墳墓，老頭子一聽甚是歡喜，說道：「這本是孝悌的行爲，爲師豈能攔你，於是取出了五百兩銀子，打好了棺槨，僱好了車輛，由地內把靈柩起出來，上了靈車，陳凱少不得執旛前引，直奔山西大路走下來了。」

這天過了太行山，到了陵川縣，往北過了太行山的支脈，就是潞安州，因為貪走路程，可說錯過宿頭，只可在一個山下的住戶打算借宿一宵。因為自己身帶靈柩，又怕人家不允，於是把孝衣脫了，走到一家門首，這家的住宅到是十分寬大，連場帶院占地足有一頃大的一片，周圍打着八尺高的圍牆，大門是一個大木柵欄。自己暗道看這個樣子，這一家很勢派，要向他家借宿，或者許成，於是走到門前一看，那柵欄已經鎖上了，於是用手一敲門，只聽裏面唵的一聲出來了十餘個大狗，全都像牛犢子大小，帶着一段鐵索，嘩啦嘩啦的直響。那羣狗一叫，聲音十分的猛烈，這時候就聽有人叫狗，在一個大門裏面出來了三個長工打扮的人，一面叱狗，一面問道幹什麼的。陳凱說：「勞駕大哥，我因為貪走路程，錯過了宿頭，打

算在貴宅借宿一宵明日早行，請大哥回稟主人一聲。」只聽一個長工說道：「原來是借宿的。」說着來到柵欄跟前，隔着柵欄一看，說道：「喂，你還帶着靈車，你們幾個人。」陳凱說，「一共三個人一輛車，兩個牲口，因為帶着靈車，所以才借宿，不然可就走下去了，沒旁的，勞駕吧。」那個人說：「你等一等我給你問問，要是往常年，借個宿兒可不算什麼，因為今年太荒亂，所以不敢留外路人，惟恐出錯，現在我若說不成，總算是不對，出門的人誰保住不求人呢，我給你問問成更好，不成你自己快快的向前找店。」說着轉身走了。工夫不大，只見那個長工後面跟着兩個人，全都三十來歲年紀，來到柵欄跟前，只聽一個問道：「借宿的你是那裏人氏，由何處來，往何處去，車上的靈是你什麼人，怎麼你連孝也不穿。」陳凱連忙抱拳說道：「我叫陳凱，我原籍是本地潞安州的人氏因為我在外經商多年，所以說話也變了口音，車上的靈是我叔父，我是由山東曹州府來，往潞安州去，因為我穿着孝衣，登門上戶不方便，所以我才脫了。」只聽那個年青的說：「客人不是我盤問你，因為現在十分不安定，既是經商的客人。請進來吧。」回頭對長工說：「開門，連車趕進來。」陳凱說道：「多謝你老關照，請問你老貴姓，那個人我賤姓李，這是我兄弟。因為長工說有借宿的，我不放心所以出來瞧瞧。」長工一邊開鎖一邊說道：「客人這是我們二位少當家的，大爺名叫李成二爺名叫李豐。」陳凱說：「原來是二位少當家的，我謝謝你老人家。」說着在外面作了一個揖。這個時候長工把鎖開開，大柵欄分為左右，長工帮着趕車的，把靈車趕進門來。緊跟着又把大柵欄鎖上。然後用蘆席把靈蓋好了，把牲口解下來。李成叫長工同趕車的飲牲口拌草，諸事完畢，這才讓陳凱，往院裏休息。陳凱一瞧這兩個人，十分厚道，於是隨着

進了大門。一瞧好大院子，正房倒房全是七間，兩兩房五間，旁邊是跨院，跨院後面大概房子不少，李氏兄弟把陳凱讓進西廂房。陳凱一看這五間是三明兩暗，收拾的倒很干淨，大概這是個外客廳，南倒房住着許多長工，李氏兄弟叫人點上燈，燒茶安排酒飯，陳凱說：「我來到貴宅多蒙你老照應，這又款待酒飯，真叫我心中不安。」李成說：「客人這不算回事，在前些年差不多每天總不斷的有人投宿，至於吃飯，這更算不了什麼，誰家出門帶着鍋竈走呢，因為現在年月荒亂，到處盜賊蠢起，所以但有一綫之路，就不敢留客人了，一個看不准就許吃了大虧。客人在山東作什麼買賣呢。」陳凱只可隨口支吾。這個時候長工已經把茶燒來了，放在桌上，說道：「飯這就得，請喝茶吧。」工夫不大端進飯來，不過是家常便飯還有一盞酒，兩樣菜，陳凱說：「這太費事了，叫我怎麼補報你老呢。」李成說：「沒有什麼，自己有的東西，客人吃完了，一路勞乏，就在裏間歇歇吧，夜裡有動作，千說不要出去，只顧把門拴住了睡覺。」陳凱答應。李氏兄弟這才告辭走了。這個時候長工又燒了一盞茶來，說道：「客人吃完饭就休息吧，不用出去了，車上的東西決丟不了。陳凱一聽，不明就裏，只可起身把門拴上，把飯吃完了，又喝了兩盞水，把燈端到裏間，一瞧床上鋪蓋全有，於是吹滅了燈燭，摸了摸腰中的鐵蓮子，褲叉內的匕首刀，然後上床盤膝打坐。將才坐穩，只聽外面好似跑了許多牲口，忽聽忽響滿院亂跑，自己不由的詫異，連忙下床由玻璃向外一看，喝，滿院盡是牛犢子大小惡狗，足有好幾十條，真不亞如到了惡狗村一樣，這些狗因為白天鎖着，晚上放開，所以滿院亂跑，真要進來個面生的人，教狗就可以把人吃了，閑話少說，陳凱暗道，這個主兒，一定是個大財主，不然這些狗就養不起。於是仍然上床打坐，看看天交二

鼓，也因爲自己一路勞乏，將要一迷糊，忽聽狗聲亂叫，在外面房上有人說話：「李成李」，兩個小輩快快給我出來，不然我非把你全家殺死不可。」



## 第二十章 洪旭東臨危悔前過

陳凱一聽外面房上有人說話，於是一挺身，跳下床來，由玻璃向外一看，只見南北東各房上全有人站着，大概自己這西房上一定也有人，這一定因為這家是個財主，所以羣賊打算明伙持仗，復又一想不對，恐怕這不是鬧賊，聽房上人說話的語氣，好似爲報仇來的，真要是鬧賊，這說不得，我可要出去，同這許多賊人分個上下，不然人家主人，豈不疑惑這賊人是隨我來的，要不爲什麼早也不鬧賊晚也不鬧賊，正趕的我在這裏投宿，方才鬧賊，這不是分明同我過不去嗎。正想到這裏，只聽正房內有人說道：「好一伙膽大的賊匪，竟敢三番兩次，來擾鬧我的家宅，你候着吧，大老爺二太爺，今天一定教你們如願以償。」只見正房門簾一起，忽的山房內飛出黑忽忽一個人來，只見由南房上嗖的飛下了一件暗器，撲的一聲，同那個人撞在一處，噠的一聲落在地下原來是一團衣服，緊跟着由屋內李氏兄弟躍將出來，陳凱一看，李氏兄弟全都是一身短身襟，青絹帽包頭，李成手提一條虎尾鋼鞭，李豐手提兩條回面金裝鏢，俱都雄氣糾糾，只見由南房上跳下三個人來，東房上跳下一個人來，北房上站着三個，東房上還有一個，西房上看不見幾個，這四個人一下房兩個打一個，一言不發，同李氏兄弟打在一處，李成一條鞭裹住一口單刀，一對懷杖，李豐那邊，一對劍敵住一口寶劍，一對板斧，這六個人戰作兩團，打了個難解難分，只見這四個賊的武術，全都不弱，是同李氏兄弟這三條兵器，對在一處連半點便宜也沒有，只聽東房上那個說道：「合字一同下去擻他，扎手的很，正在這個時候，只見由東角門，蹣出一個人來，仔細一瞧原來是個老者。這個老者頭

年紀有六十多歲，大身材，一身短衣襟，右手提一條竹節鋼鞭，這條鞭足有鴨蛋粗細長有三尺，看形狀真有十四五斤重，只見他威風凜凜用鞭一指，說道：「房上的毛賊，還不下來受死等待何時。」這一聲十分洪亮，真不雅如玉罄金鐘。再瞧正房的三個賊，嗖嗖全都跳下房來，頭一個使一對鐵拐，第二個使一口金背刀，第三個使一條純鋼鵝眉刺，三個人向上一圍把老者圍住，只聽東房上那個賊說合字兒入窰，殺他的滿門家眷，這一聲不要緊，可把陳凱給鬥火了，暗道：「看這個小子號令羣賊，大概他是個首領，你同男子有仇，你就該下來動手，不怕他力不能敵，當場身死，也無的可怨，現在勝不了人家，反倒要去內宅傷人家的女眷，真是豈有此理，真我要不在這裏沒的可說，既然趕上了，說不的要替主人保護家眷。」想到這裏到了外間，暗暗把門開了，一回手掏出一顆鐵蓮子，向外一踢一揚手，對準東房那個人就是一下，東房上那個賊，正然指揮羣賊把李氏父子三人圍住，打算教同伴去到內院，傷害李氏全家，沒想到由西廂房出來一種陪器，嘯的一聲打在胸膛之上，把小子一個翻跟頭打下房去，陳凱緊跟着一聲喝道：「好一伙毛賊，竟敢夜晚明伙持仗，還敢暗算人家的內眷，今天你們休想逃命，又使詐語道：「衆人照舊埋伏，休得妄動，我一人出來好了。」說着墳步搔腰上了正房，一瞧，在後院之內，站着三個人，每人一口單刀，陳凱一聲叫道：「三個賊人不要嚇吓女眷，我來了。」一伸手取出一對七首尖刀，嗖的跳下正房，那三個使刀的，聽得首領吩咐，來傷人家的家眷，所以一同來到內院，不想各屋全都暗無燈光，正要先奔上房，忽聽後面有人說話，話到人到，一回頭，一個青年的壯士，手持一對七首，來到近前，三個人說：「這一定是李家的護院的，咱們先把他撈了，再殺他們的家眷。」一個賊首先



踢了個跟頭，李成一進步照定脚上就是一鞭，啪的一聲，雙腿折斷，再說這五個人，在陳凱一下房，聽陳凱一說伙伴叫人家收拾了，把風的也不見了，就知道不好，不想這個人一下來，自己兩個同伴，全都倒下，自己若再不見機行事，恐怕全叫人家捉住，於是叫了一聲，風緊扯活，五個人向四外一散，翻身上房，陳凱早提防他們有這一手，於是一抖手一顆鐵蓮子，奔使板斧的打去，噹的一聲打在背上，小子縱起，不高，哎呀一聲落在地下，被李豐一錘，打在腰上不能動轉，這時那四個人可全上了房了，陳凱說了一聲「追」，「追」的跳上房去，一瞧四個賊人分四路逃往莊外去了，自己要追起，只聽下面叫道：「陳大兄，請下來吧，跑了就不用追了先瞧瞧這幾個再說。」陳凱跳下房來，說道：「東房外面還有一個被傷的，不知道跑了沒有。」李成說道：「你們全起來吧，只聽南房說全沒睡。」噹的一聲，屋內露出燈火，原來燈用盆扣着了，只見門兒一開，出來十幾個長工，全都手拿棍棒，李成說你們先開門，瞧瞧東房外面有傷人沒有，陳凱說：「勞找着我的個鐵蓮子請拾進來。」長工答應，去了三個人開開門出去一瞧，在東房外邊墻低下，倒着一個人，用火一照，脖子縮到胸膛裏面，早就死了，大概是山墻上掉下來摔的，三個人找着鐵蓮子連忙回到院內一瞧，三個受傷的賊，全都網着放在正房門外，只見伙計又由裏院搭了出三個來，兩個死的，一個傷的，全都放在正房門外，這時陳凱已經被李氏父子邀入正房屋內去了。

原來李成他父親名叫李振鐸，在明朝作過總兵，後來明室滅亡，清世祖入關自己才不再出仕，置買田園，每日教二子練習武藝，這位李振鐸本來弓馬嫻熟，馬上步下十八般兵器全都精通，所以當時有個外號叫單鞭醉尉遲，他爲什麼同這夥子賊人結的仇呢，原本這個地方

屬陵川縣管，地名叫作李家坨子，在李家坨子正南有個地方名叫百艸窪，在百艸窪住着一個作地分賊的賊寇，名叫卜庭，在江湖上倒很有點名氣，外號人稱搖頭獅子，平日盡結交些江洋大盜，有一天李家坨子正是集市的日期，來了兩個賣藝的，在街上擺了廠子，說話十分狂傲，有一個拿着一條單鞭十分的賣弄，說是走遍了南北十三省，憑這條單鞭沒有遇過敵手，如若不信，請你下廠子對一對鞭，說難聽的，站着來的就得爬着回去。」他爲什麼說這些話呢，因爲他們說話說的難聽，要不下錢來，所以才動了舌剛兒，這個時候正趕的李成來買東西，一瞧這兒圍着一大圈子人，於是探頭一望，正趕着賣藝而向他說請你下廠子對一對鞭，站着來的，叫你爬着回去。」李成一聽，暗道：「這小子怎麼回事，我又沒招你沒惹你，你向我說這調幹什麼。」越想越有氣，於是向大家說衆位讓一讓，大家一瞧，說道：「兩個小子不用說，這一回練武的主兒來了，等一刻叫李大爺把小子打躺下，然後大家拿唾沫唾他，問問他爲什麼這麼橫。」再說李成本來有氣，走進場子說道：「朋友，你賣藝只顧賣藝，練武只顧練武，我沒招你沒惹你，你對我說這些閑話幹什麼，你雖然說你的鞭法高明，我可沒瞧見。」兩個賣藝的一聽，暗道：「怪不的沒人給錢，原來是你小子不教人家給錢，這可說不的，我今天可要管教管教你。」想到這裏說道：「喝，不想你真出了頭了，既然出頭，少不得我要領教領教，來吧你就拿傢伙動手吧。」李成一看暗道：「這小子真不說理，我將一來，你就向我說閑話，我問問你，你又要同我動手，你以爲我怕你嗎。」想到這裏說道：「既然你要動手，好吧，我就領教領教。」說着一伸手在地下拾起了一條單鞭，雙手一抱，說道：「朋友進招吧。」賣藝的一瞧左手一握，右手鞭泰山壓頂向下打來，李成一蹲身，雙手向上一

耗、把鞭架住，緊跟着枯樹盤根，向小子的雙腿掃來，賣藝的身形一飄閃過單鞭，腳還沒有沾地，李成又用了一招，鐵牛耕地，把鞭向小子的小肚子上杵，李成可沒敢用力量，嘆咿一聲，把小子杵了個屁戶蹲，那一個一看，手持一條齊眉棍，說道：「朋友他倒了，我還要領教，話到人到單手掄棍，向李成的頭上砸來。」李成一上右步雙手托鞭向外一推，一蹲身用了個蹀躞脚，把小子蹀了一個跟頭，兩個賣藝的，只想說一場子損話，大家一定得給錢，不想來了這麼一位，一照面兩個全輸給人家，這個時候，李成把鞭放下，說道：「朋友，這不怨我，這是你兩個自找難堪，誰叫你說話這麼不講情理。」只聽賣藝的說道：「我們雖然輸了，可是勝負乃是常事，你既然勝了我兩個人，請足下留名。」李成一笑，說道：「我叫李成，就在本鎮上住，每天在家候着你們就是了。」說着轉身走了，大家一陣哈哈大笑，立刻一轟而散。

兩個賣藝的收拾收拾也離了李家坨子，一打聽才知道是單鞭醉尉遲，李總兵的少爺，這才向百草窪來投搖頭獅子卜庭，卜庭同兩個人一見面問明了經過，卜庭說：「二位不用着急，我一定想法了給二位報仇就是了。」原來卜庭早知道，李家坨子李總兵這裏家財豐富，原打算在這裏作一水買賣，又知道李家爺兒三個，全都武藝精通，所以人少了不敢去，偏巧在這幾天，來了幾個綠林的朋友，大家一商量，夜晚來到李家，打搶，不想被爺三個給追跑了，又侍了兩天，緊跟着又來了幾位，連賣藝的一共十二個人，這才復又來到李家，由卜庭在房上指揮，趕到了房上一搭話，不想人家有了預備，這才大家下來交手，卜庭一看，李家爺三個，全被自己的人牽纏住了這才叫那三個人往內宅去殺人家的家眷，趁勢擄掠，可巧陳凱在

此借宿，幫了個小忙，十二個人，死了三個，捉住了四個，那五個人，因為知道被人家留下了活口，一定後經官拿人，所以也沒回百草窪就各奔他鄉去了，被鉄蓮子打下房來撞死的那一個，就是卜庭，在後院死的那兩個，就是那兩個賣藥的。

再說陳凱到了上房，李成向他父親李總兵一指引，老頭子不住的向陳凱道謝，這時候長工進來把拾起的兩個鐵蓮子，交給陳凱，又問這四個活口怎麼辦，老頭子打算明天報官，陳凱連連的擺手，說：「這個事一報官可就麻煩了，頭一條得候着查盜驗尸三班六房一訛，就得花不少的錢財，這還不算，十天半月也清楚不了，還得一個人盡候着打官司，真要逃走的賊人再碰了獄劫了差事，你老想，他們有個不打算報仇嗎，你老可就不用再心瞎了，再一說我帶着靈走路，還能盡在這兒耽誤嗎，走又不成，可怎麼辦呢，依我說你老這兒豁着多費點錢，賞一賞這十幾個長工，告訴他們嘴嚴禁着點，別往外漏，不等天亮，在山底下掘一個坑子，連活的帶死的這麼一埋，神不知鬼不覺，可就完了。」老頭子說：「如若長工走漏了消息，被官家知道了說我們私傷人命，怎麼辦呢。」陳凱說：「你老放心，等埋了之後再告訴長官，說你們如若走漏消息，被官家知道了，你們可全有個私埋活人的罪名，他們自然就不敢說了，現在可得問問活的，他們共有多少羽黨，窩在什麼地方，大家好預防他來報仇。」老頭子一聽說道：「不錯。」於是叫長工把那四個活的搭進來，我要問他們話。長工連忙把人搭進來，老頭子一問，那個使板斧的說：「我們就是這一伙人，還是新湊在一處的，頭兒卜庭，住在百草窪，現在也死了，你們如若把我們放開，還是你們的福氣，不然的話，告訴你們，走了的朋友，絕不能善罷干休。」陳凱一聽，說道：「你們把死的搭進來叫他認認那一個

是卜庭，那個人說不用認，撞死的那一個是卜庭。」李成自己又到了外邊一看，原來那兩個死的是前幾天那兩個賣藝的，於是進來把當初的事一說，大家方才明白，他們報復的原因，於是又叫長工搭出去，老頭子向陳凱說道：「陳大哥你瞧怎麼辦呢。」陳凱說：「你老放心，他們絕不前來報仇，因為頭兒死了，沒有主腦人了，再說你老沒聽他說嗎，他們還是新湊上的，並不是一伙，不過是人多勢衆，有爲報仇的，有爲打搶來的，你老就按我的主意去作，絕沒有錯兒，老頭子一聽，仔細一想說道：「不錯，於是叫李成先到內宅拿出了三百六十兩銀子，把十二個長工叫進來，每人賞了三十兩，告訴他們，這算酬勞。」衆長工本來全是莊稼人，幾時見過十兩一個的大元寶，於是接過銀子一齊謝賞，老頭子然後叫大家出去暗暗的掘坑子埋人，長工一聽說道：「不算什麼。」於是出去了八個，暗暗的在莊外掘了一個大坑，大家連死的帶活的，往裏頭一放，李成在旁邊看着，可就埋上了，收拾完了，大家回來，李成告訴大家，這個事，不要走了風聲，如若被人知道了，你們全有私埋人口之罪，長工一聽，連連答應，事情清楚了，天也就明了，兩個車夫因爲一路勞乏，又喝了點酒，所以倒頭就睡，一夜的熱鬧，他會滿沒聽見，清晨起來喂牲口套車，陳凱向李氏父子告辭，老頭兒李振鐸，也不相留，只說你到家葬了令叔，千萬回來，陳凱答應，於是帶着車輛奔潞安來了。

這一日到了潞安州，一直到了自己門首，一問，原來自己的一家人祇剩下叔父跟前的一個兄弟，嬸母於前年也死了，兄弟名叫陳榮，新娶了妻室，兄弟相見抱頭大哭，把靈解下來，開發了車錢，打發車回了山東，第二日，由陳凱出頭，請了陳氏的族長，商議發喪出殯，總之有錢什麼事好辦，什麼搭棚發引待客安葬，不必細表，總算是風風光光的送進祖塋，同自己的



嬸母合葬，諸事完畢，這才告訴兄弟，好好度日，自己還得仍回山東，陳榮於是安排酒飯給哥哥送行，陳凱這一回走路可輕鬆了，一路輕車熟道，這天到了曹州府洪家鎮，洪旭的門首一瞧，正赶上洪芳用白布纏着頭，立在門首，腳下的鞋蒙着白布，陳凱不由的吃了一驚說道：「師弟，你給誰穿的孝，怎麼頭上用布包着。」小子一看陳凱，說道：「師兄你可來了，我父親這兩天直念叨你。我這個頭合人家比武傷着了，我是給我母親穿的孝，你快進去瞧去吧。」陳凱一聽說道：「什麼病死的，洪芳說你到裏邊一問就明白了。」陳凱一聽，連忙跑到上房，一看，兩個丫環扶着洪旭，一個老媽子端着藥盞，正扶侍洪旭吃藥，洪旭一瞧陳凱進來，心中一喜歡，說道：「凱兒回來了，把藥端下去，我先不吃了。」陳凱一瞧老師病的骨瘦如柴，陳凱說：「師父怎麼病到這個樣子，師娘幾時故去的，弟子走的時候不是沒病嗎。」洪旭一聽不由的咳了一聲，一張口又吐出一口鮮血，向陳凱說道：「你來了我就放了心了，聽我告訴你，自從你走了三四天就出了這麼一個事。」就把洪芳如何在街上調戲人家的童子，叫人家把耳朵撕下來，要說可不怨人家，後來人家找上門來，我一問才知道不是無名之輩，這孩子是甘肅省甘谷縣博陵窪石氏雙劍的孫兒，當時來的是二爺小鍾馗太平劍客石烈，找上門來質問於我，你想爲師我若大年紀，身爲俠客，還能說出無禮的話來嗎，我打算，叫他報怨幾句，送走了他就完了。不想你那不賢的師母，疼子心切，非同人家比武不可，你想他如何能成，所以叫人家給點了中穴，用上斷穴的工夫，本來這個斷穴的工夫，只要點上三十六天非死不可，當時我可沒看出來，因爲石烈同一女子一班見識，我說了他幾句，於是言語不合動起手來，也是我這些年，把工夫丟了，所以當場敗在人家掌下，在胸膛上被他按了

一指，雖然傷了內部，可不利害，不過幾天就好了，趕到了上房一瞧你師母的傷痕，雖然當時沒事，可是三十六天非死不可，有心說他幾句，他已經受了重傷，我一着急可就吐起血來了，到了三十六天他果然一命嗚呼，我因為受了內傷，又操勞一切，所以這個病，一天比一天利害，可說是醫藥無效，准知道我病入膏肓，神醫束手，所以每日盼你回來，我把話告訴你，我死了以後，你千萬不要同人家太平劍客爲仇，你須知道此次的禍變，實是禍由自招，你師娘同你師弟素日的行爲你是知道的，所以他被人家斷穴身亡，可說是毫無足惜，就是我也因為糊塗不明，才受了重傷。所以我告訴你，你不要向人家爲仇，我這個病也是因爲自己追悔原先，才落到這個樣子，你現在藝已學成，所差的就是工夫一步，你如若在江湖行道，可要拿我作個前車之鑑，遇事不要姑息受了我這個毛病。」說道這裏又咳嗽起來，丫環在後扶着，老頭子咳嗽了幾口，又吐了不少的鮮血。這個時候陳凱已經哭不成聲了，老頭子一看雙睛一瞪，說道：「凱兒，這豈是你哭的時候，趁我有一口氣在，我必要把話囑咐完了，你若這個樣子，我還怎麼說呢。」陳凱嚇的連忙拭淚，又聽老頭子說道：「俠義道的規矩，我早已同你說過，不許錯了步法，好在你的品行十分純正，我可以不用惦記。」一回頭叫丫環把床裏那個包袱拿過來，丫環連忙拿過來，老頭子說道：「陳凱打開。」陳凱連忙打開一看，裡面是一個鐵蓮子袋，內中三顆鐵蓮子，還有一柄一尺多長的短劍。老頭子說：「你先把這個東西收起來，聽我告訴你。」陳凱連忙包上放在一旁，老頭子說：「那三顆鐵蓮子，是我一生成名的東西，我傳給你是我師徒分手的紀念，上面有我的姓氏，那口劍是你師娘的東西，聽他說是在原先一個大家得來，可見他是一個女盜，並不是一個純正的好人。不想我被他濛

混了半世。他現在已經死了，不必題了。這口劍原是一口寶劍，名叫魚腸，是戰國時歐冶子所造，能切金斷玉，水斬蛟龍，陸誅犀象，你可寶而藏之，因為你下盤的工夫練成，這口兵刃，正用的着，所以我把他傳給你。你要知道，寶刃原是凶器，兵刃要是稱之為寶，一定是凶中之凶，所以非正人君子不能用他。這叫作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若是人品不正，不但不堪佩帶甚且反叫他鬧出禍來，輕者帶傷，重則廢命。你師娘若沒有這口利刃，絕不敢，同石劍客對敵，這豈不是一個前車之鑑嗎。你要好好記着。至於你的師弟行為乖舛，他的終身，只可就着他的福氣了，很可以不管他，還有一件事，我死之後你千萬記着，不要同黃氏合葬，必須把我同原先的妻室葬入祖塋，因為黃氏這個人，我十分的痛恨。」說到這裏已經力盡聲嘶，一連又吐了好幾口血，向後一仰，咳了一聲，說道：「可惜我一世英名，與在婦人孺子之手，實可悲也。」陳凱一看，老頭子向後一仰，連忙過來扶住，再瞧老頭子已經兩日上翻，汗出如油，可惜一位成名的鎮東方，只因為一個好色的毛病，直落的身敗名裂，幸而得以壽終正寢。

這還算便宜，陳凱見老頭子一死，抱住尸骸放聲大哭，叫道：「恩師啊，想當年，不是你老人家我陳凱焉有今日，不想師徒方才見面，你老就撒手去了，可恨我陳凱命犯孤獨，只有這麼一位恩師，還早早故去，從今以後再無人教我成人了。」他這場哭，真可說天愁地慘，淚濕衣襟，斑斑點點盡成了鮮血。老媽子過來說道：「大少爺別哭了，趕緊打發人去找少爺，好給老員外穿衣裳，再說一切的事還得你辦，你若哭壞了身子，可怎麼好呢。」陳凱一聽，這才止住悲聲，於是把家人叫進來，叫他去請少爺，一面派人去安排喪禮用的柩等物。

，好在壽衣壽木，早就自己備妥，待了好大的工夫，家人才把洪芳找了來，洪芳一看父死親了他立在旁邊向陳凱問道：「師兄，我父親怎麼死的，陳凱說師弟，你怎麼裝糊塗，我師父病到這個樣子，怎麼你還不知道，莫非說你每天不瞧一瞧嗎。」洪芳說：「我方才出去好好的，怎麼就死了。」陳凱說：「死了我有什麼法子，再說我也不願意他老死呀。」洪芳一聽，說道：「你一進門，我父親就死了，我瞧着有點可疑。」陳凱說道：「你說可疑，莫非老師還是我害死的嗎。」洪芳說：「我又沒在跟前，我知道是怎麼回事。」陳凱一聽，不由的有氣道說：「師弟你少要胡說，我告訴你，老師去世了，你要一心向上方才對的起故去的老師，你若再滿口胡說，不改舊日的行爲，我要以師兄資格管教你，實在管不了你，沒旁的，我要替我老師清理門戶，你須知道，若不因你胡作非爲，老師絕不至受傷身死。」說到這裏二目一瞪，真不亞兩盞明燈。洪芳本來就懼怕陳凱，今天不過受了小人的愚弄，打算把陳凱擠兌走了，不想陳凱不聽那一套，一席話嚇的洪芳不敢言語轉身向外就走。陳凱一伸手把洪芳拉住，說道：「那裏去，趁早給我坐下好好給老師穿衣裳，等一刻壽木抬過來好成殮，你若不聽，今天當着老師的尸身，我可要打你。」洪芳一聽，不敢言語，祇可瞧着大家裝殮老頭子，一連待了好幾天把老頭子這才送到祖塋安葬。陳凱真就遵着遺囑沒同黃氏合葬，洪芳也不敢言語，喪事一了，陳凱靜坐自思好好的一家人，鬧的家破人亡，推想這個禍首，實在始於黃氏身上。可是黃氏是個婦道人家，本來識見卑鄙，再說也傷重身死，總算轍照循環，第二個禍首，就是洪芳。可是老頭子只這一個兒子，再說又被人家撕去了耳朵，也算是受了相當的處罰。但是這伙子小泥腿兒，每天帮着洪芳胡作非爲，硬把一個青年引入下流，若

不重重的治他們一下，可有點便宜他們，再說就是太平劍客石烈，若大年紀還這等心狠手黑，我若不替恩師報仇雪恨，如何對的起恩師。莫如我先把這伙子泥腿，重重處罰他們一頓，然後再去找石烈報仇。想到這裏，向洪芳說道：「師弟明天你到外邊，把你素日結交的那些朋友，一位別剩，完全請到咱們家中，因為我三二日內，就要動身往別處去，第一囑託他們照應你過日子，第二我師父故去發殯的時候，人家全來幫忙，咱們也治酒謝謝人家。」洪芳一聽，十分歡喜。到了下午，也不用家人，自己去到各家一請，這伙子人一聽十分高興。

這些人到了第二天前半天，全都來到洪芳家中，齊集在客廳之內，家人泡茶斟水，工夫不大，廚房中酒飯備齊，家人調開桌椅，五個人一座，一共擺了三座，這個時候只見陳凱由裏面出來，向大家拱手，說道：「衆位全到了，大家說你老招呼怎敢不來呢。」於是陳凱提壺讓酒，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陳凱叫家人在廳內正面設，下洪旭的靈位，點着香燭，又教家人把家中男女七八下人叫齊，這時候客廳之內足有二十多個人，陳凱，對洪芳說道：「師弟你可跪在老師靈位前邊，我有話對大家說。」洪芳一瞧陳凱的面目，可不像方才那個樣子了，二目閃光閃閃，嚇的一聲不響，跪在靈牌前面，連請來的客人，帶一衆的男女家人，全不知陳凱是什麼意思，大家全都看着陳凱，只聽陳凱說道：「衆位鄉親，同本家的一家人等，我有一句話對大家要說一聲，因為我在這三二日內要離此他去，我走之後，我師弟本是一個糊塗孩子，不明事理，難免被混障的匪人引入下流，所以我臨走對本家的人衆，告訴一聲，你們要全始全終，第一須想一想老主人素日的恩德，必須把他的後人照應到底，方算盡了你們的責任，我走之後如有人敢生異心，哄騙我師弟，你們須要思想，我認得諸位我的劍可不認得

諸位，我陳凱歸來一定拿他的頭，先奠祭亡靈，到那時可別說我毫無情面。」他說話的時候把兩隻眼瞪的圓標標的神光四射，嚇的男女下人，全都諾諾連聲，只見他一掀長衫，嗖的由腰中抽出了一口短劍，寒光閃閃冷氣侵人，嚇的大家連大氣也不敢喘，只見他磕斃一聲，把劍插在供桌之上，用手一指洪芳，說道：「師弟。」這一聲把個洪芳嚇的哆嗦了一聲，陳凱說你現在二十多歲的人了，往後也應該明白好壞，你自己想想好好的一家人口，全因為你不學正道，落了個人死財散，若不因為你隨便調戲人家的孩子，我師父，如何落得一病身亡，師母落得傷重身死，這全由於你這個下流脾氣所致，罪魁禍首，全在你一人身上，我今天本當一劍了却你的性命，念你已經被人家扯去了一隻耳朵，總算是受了處罰，暫且饒你一次，以後如再不改，等我回來，說不得，可要替我師父清理門牆。」此時把個洪芳嚇的混身亂抖，說道：「師師兄，只只只要你你饒了我，我我我再不敢胡爲了。」陳凱說：「既然知改，立起來站在一旁。」陳凱這時候嚇的，已經腿肚朝啦前了，如何站的起來，陳凱對家人說道：「把少爺扶起來。」一回頭向那夥子素日助桀爲虐的泥腿說道：「我這師弟的一家，雖然壞在我師弟一人身上，細想他作惡的原根，全是由於你們這夥東西引誘，今我把你們這夥子東西，一齊殺死了祭亡靈然後再往甘肅去找石烈報仇雪恨，你們那個動一動，我先叫他同這個東西一樣。」說着嗖的一聲拔下寶劍，向桌上一個銅瓶，嗖的就是一劍，噲的一聲，把個古瓶一揮兩段。這一來，把這一伙人嚇的全都跪在地下，說道：「陳大爺，千不是萬不是，總怨小子們不是，以後再也不敢同洪少爺在一處胡行了，請你老饒了我們大家，我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老的好處。」只聽陳凱一聲冷笑說道：「你們這伙東西，平日顛倒是非，口

裏那有實話，今天死罪饒過你們，也要給你們留個記號。」伸手把近身的一個拉將過來，這個人立刻殺豬似的喊叫，陳凱說：「你們敢叫，立刻叫你身上添一個透明的窟窿。」這一來嚇的全都閉口無言，灰白着臉色看着陳凱，只見陳凱寶劍在那個人臉上一刺，那個人就覺着臉上一涼，唵啞一聲，立刻左邊掉了一個耳朵，鮮血淋漓，那個人疼的咳嗽連聲亂嚷，陳凱說：「再驢，我立刻宰了你。」嚇的那個人不敢言語，不住的咬牙咧嘴，這個時候，陳凱不慌不忙，每人給他們割下了一個耳朵，這個客廳之內，可就亂了，疼的這伙人一個勁的轉磨，只是不敢言語，陳凱把十五個耳朵擺在桌上，從新奠酒焚香，說道：「老恩師，陰靈不遠，你老人家這口無窮的怨氣，弟子總算給你老消了一半。」一回頭對衆人說道：「我今天就要動身，先在附近住個十天半月，聽一聽你們若有一個敢首告官府，或訛詐好人，我夜間一定取他的首級，你們可要記住了，現在諸事已畢，你們給我快快的滾蛋。」這伙人一聽，好似賊囚遇赦一樣，一個個抱頭鼠竄回家去了，凱陳一瞧諸事完畢，這才由洪家鎮起身，一直奔甘肅省走下來了。

這天到了博陵窪，一訪問石烈，不錯倒是有這麼一個人，因為出門訪友十餘年沒回家了，自己一看沒了辦法，這才在北方各省到處訪友，一幌過了五年，也沒有訪着石烈，可是在江湖上創出一個外號，人稱紫面小專諸，自己一瞧名譽有了，必要訪訪這個太平劍客，仍然奔了甘谷縣，這天走到陝西富平地方住在一個村莊，名叫劉家集，住在店裏，吃了晚飯之後，自己坐在床上，運用坐功，忽聽隱隱有人呼救的聲音，自己一想，天到這般時候，有人呼救，一定非奸即盜，我何不前去瞧瞧，想到這裏，帶好了兵器，把包袱圍在腰中，出了屋門

，仍然把門倒帶，擰身上房，順着聲音一直奔正西走來，直走了有二里多路，一看在路北有座寺院，這個聲音由寺內出來，還是個女子，陳凱一瞧寺中本是和尚的住處，那裡來的女子呼聲，這一定是寺僧不法，我何不進去瞧瞧去，得手給這一方除害，於是擰身上了山門，用牆脊映住身形一看，這座廟一共三層大殿，在西跨院內露出燈光，自己跳下山門，躡足潛踪來到西跨院，上了東禪堂，向下一看，在西禪堂廊子底下明柱上細着一個男子，旁邊一個小和尚提着一個角燈，那個男子也就是二十多歲，大概是口裏塞着東西，所以一聲不响，這個時候，正房內有人說話，一個女子嚶嚶啜泣，因為誰的遠聽不清楚，陳凱一看，就明白是寺僧不法，暗中害人，於是一飄身，由後坡奔了正房好在正房後面沒有房屋，是一片菜園子，只有兩間草房，房內并無燈火，自己跳下正房一躡身，上了後廳戶，用左肘跨住廳台，用舌尖舐破廳紙，單日向裏一窺，只見這間屋子，收拾的倒很干淨，靠南山廳下擺着八仙桌子，桌上放着經卷，靠東山放着一張禪床，床上掛着帳子，北山這邊有什麼可瞧不見，牆上掛着字畫桌上擺着瑤琴，在桌子東邊一張太師椅子，上細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子，看神氣是細在椅子上了，那女子嚶嚶啜泣，在東邊椅子上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只聽那個婦人說道：「我怎麼勸了你半天，你還不明白呢，我告訴你，若打算救你哥哥，你趁早應了，那時候你同你哥哥全死不了，不然等一刻和尚過來，把你哥哥殺了，你也得歪了他。因為你一個弱女子，那能拗的住兩個和尚呢，我對你說吧，死了白死沒人給你抵償，死了不過後面非裏又多兩個尸身罷了，」想開點，陳凱一聽怒從心起，正待下去，忽進來一個和尚，問道：如何，那婦人回答說：「不願意呢，和尚說：『不用勸了，我先把外邊那個先收拾了滅口再說吧。』」



「說着脫去了大領，裏面露出一身小衣襟，挽起袖子，由牆上摘下了一口戒刀，噲的一聲拔將出來，咄咄把刀鞘子扔在床上，婦人說：「姑娘你快應了吧，應了你哥哥可就死不了啦。」這時姑娘說道：「趁早住口，我哥哥死與不死，於我何干，要叫我應了你們這一伙匪徒，除非鐵樹開花。」那個陀頭和尚說，李姐不必說了，我回來，少不得你又來幫忙，說着持刀向外就走，陳凱一看不好，大概他要去殺那個被網之人，想到這裏，一抬胳膊縱在地下，翻身上了正房，越過前脊，一看和尚已經到了廊下，用刀一指那個人，說：「你這個東西，叫你勸你妹妹你是滿口咬硬，如今我先將你送往西天，然後再同你妹妹同歸極樂，我瞧你還罵不罵。」說着右手把刀一舉，向那個人頭上劈來，眼看，刀到了頭上，只聽嘯的一聲咳嗽，噗咚，喘喘，鮮血崩流，和尚倒在地下撒手把戒刀扔出了多遠，這原來是陳凱由房上給了他一鐵蓮子，正打在和尚的腦海上，再說小和尚，正手舉燈籠，觀看這一口刀，忽聽嘯的一聲，師父倒在地下鮮血直流，連忙說道：「滑倒了，等我扶起你來，放下燈籠，過來一看，喲，怎麼師父跌死了，沒氣了，口中說道：「李姐，我瞧師父跌倒了，大概是暈了，你可瞧着姑娘。」說着提起燈籠向外走了，陳凱一看，一縱身跳下房來，先拾起自己的鐵蓮子，然後亮劍，先把這個人的繩子割斷，用左臂一夾，一聲不語，出了跨院直奔山門把他放在山門之下，悄悄說道：「不要動，等我再去救你妹妹。」那個人怪呵呵的也不言語，黑洞洞的坐在門洞裏面，陳凱這才回到跨院，一瞧小和尚還沒回來，自己抬腿進了正房，那個婦人將要說：「你是作什麼的。」陳凱的寶劍一揮，已經人頭落地，撲的一口把燈吹滅，說道：「姑娘別嚷，我救你來了。」說着用劍割斷了繩子，把姑娘向肋下一挾，出了屋門嗖的上

了東房，一直到山門洞內一廡，那個人正在裏面坐着，陳凱放下姑娘說道：「你兄妹不要說話，等我結果了他們再來救你二人，說完仍然回了西跨院將到了門首，只聽院中說道：「你師父不是跌死的，是被人打死的，怎麼鎖着的人也跑了，屋中的燈也滅了，李姐呢，這是誰幹的。」這個時候陳凱也明白了，原來也是一個頭陀和尚，身體雖壯，一身短衣襟，面如鐵鑊，他一副是誰幹的，陳凱可就等了話了，向外一躍身形，說道：「是我。」和尚一看由外面進來了一個人二十多歲，說道：「你是作什麼的。」陳凱說：「我是殺人的，我也是救人的。」和尚一聽心中明白，一伸手揚起戒刀，說道：「你救人可以，殺了人得償命，接刀吧小子。」陳凱一聽，刀到了頭上，於是把劍向上一橫，噹的一聲，戒刀削斷，寶劍一推，奔和尚的脖子抹來，只聽噹的一聲，隨着咕咚的一聲，原來和尚的腦袋掉了，陳凱胸前中了一巴掌，你道這是怎麼回事，當時和尚的刀快到了陳凱的頭上，陳凱的劍向上一邊，和尚把刀向回一撤，扇了個撒步抽身掌，左手掌向陳凱胸前打來。陳凱未等刀抽回去，一劍割了刀跟着進一步，劍可到了和尚的脖子上，和尚的掌也到了陳凱的身上了，和尚雖然死了，陳凱也受了傷了，只覺着心內發熱，頭目發暈，知道自己受了內傷，再瞧小和尚，也沒了影兒，幸虧和尚未曾發出全力，如若運用全力，自己當時就吐血倒地，不醒人事，現在雖然受傷可是不重，所以未曾吐血，不過胸中刺疼頭目發暈罷了。雖然傷痕不重，也得趕緊調治，於是連忙來到山門之前，一看兩個還在裏面等着，陳凱開開山門，說道：「現在廟內的和尚我已經把兩個全殺了，只剩下一個小和尚也跑了，你兄妹若有東西，只可前去尋找，如若沒有東西，可就趕緊走路，我因為與和尚交手身已受傷，還得趕緊回去醫治，沒有工夫同你們談話

了。」說完自己出了山門直奔劉家集而求，工夫不大到了店外，勉強跳牆進去，回到屋中，點上燈燭，一瞧桌上壺裏還有溫茶，自己這才解開包袱，取出藥來，本來這個藥是連吃帶敷，可是因為藥，帶出來的不多，又沒有帶着方子，只可先吃了再說，於是用茶把藥送下去，工夫不大，止住疼痛，這才上床休息，至於廟裏以後情形若何，同那一雙兄妹如何逃走，就不必再去浪費筆墨。

再說陳凱，到了第二天向伙計要了一面鏡子解開衣服一照，在胸膛旁邊紫了燒餅大的一個掌印，內傷雖然不要緊了，可是這個外傷怎樣治呢，於是買了幾種疏通血脈的藥先把他敷上，慢慢再行調養，按說你得是住下養着，好了有什麼事再說呀，偏遇見這位急性子的陳凱，他住了一天，第二天就走下來了，到了第三天，那塊紫印就腫了，幾天的工夫，就潰了膿血，自己這才住下調治，一搵錢也花完了，傷也沒治好，衣裳也賣了，沒賣的就是剩了一口寶劍，六隻鐵蓮子，你想他這種品行端正的人，還能偷盜竊取嗎，何況還有病呢，所以只落的沿街乞討，仍然投奔甘肅，這天將將到了博陵窪就遇上大雨，自己只可在石家店門洞內避雨，偏遇上好心的掌櫃的，一問他自己怕人知道，所以改名陳升，傷痕治好，一打聽，才知道，這座店，還是石烈的本錢，掌櫃的又一問自己打算怎麼樣，自己一想何必每日各處遊蕩，這裏既是石烈的店，石烈早晚一定回來，我何不住在此處等他呢，於是才對掌櫃的說打算白幫忙，好報答掌櫃的這份恩惠，因為他人品忠實，掌櫃的才打發他給石烈看房子，一辦待了好幾個月，石烈真就回來了，自己一瞧原來那個孩子是個姑娘，不怪老頭當初那麼發怒，仔細思想，實在不怨人家石烈，全怨當時老師寵信婦人同孩子所致，所以自己越想越難過，

有心暗害石烈，第一自己恐怕害不了，就是害的了，對自己良心也過不去，所以一連好幾天，每夜寫了老師的牌位，自己對着牌位暗暗的飲酒，不想又被石烈暗中看見，後來一聽姑娘要以武招夫，自己暗想何不看看熱鬧，所以在這半年之中又見着了不少的高人劍客，後來石烈看準了朱復，就不再讓比較武藝了，石烈這才打算離了這裏，朱復也要今夜他往，自己將要上房之時，石烈正招呼自己，自己一想，仇也就不再報了，石烈知道自己是在作什麼來的，這時石烈，對大家說明，鉄逆子的始末，到了第二日，衆人又勸朱意明答應石家婚事，朱意明這才說明原委，自己身有重樓飛騰的功夫，不能成家的原因說明，衆人一聽他小年紀竟有此絕技，那石烈也自愕然，不知如何是好，站在一旁發楞，那朱復滿面愧容，對石烈深深抱歉，石烈道：「既然如此，待我同玉芝商量商量，看他意下如何吧。」說完，回身走進內室，與玉芝商議，那知玉芝姑娘，已經心服朱復，雖未明言，暗中却表示出一萬個願意，願同朱復做個名分上的夫妻，至死不渝，那石烈歎了一口氣：「痴了頭」

於是給二人辦完了婚事，朱復便率領衆劍客，赴雲南共圖大事，佈置復明滅清之舉。

